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雾影湖传说

 **e-BOOK**
网络资源 非卖品

楔子

水谷，一处传说谷内满是奇花异草、珍珠异宝的世外桃源。

江湖上更流传着，水谷内藏有许多失传的武功秘籍。

虽然关于水谷的传闻甚嚣尘上，却无人知晓它的所在。

水谷，一处没有打斗，只有和平的地方……“死老头，你别逼人太甚！”一名十四、五岁的绿衣少女，忿忿不平地朝着一名英姿焕发的中年男子怒吼，一张俏脸因恚怒而涨得通红。

男子不以为意的扬扬眉，以轻视嘲笑的口吻喷道：“怎么，技不如人就破口大骂了？”见绿衣少女一脸的愤慨，男子狂傲大笑，“可惜啊可惜，今儿个又是我赢了。瞧你这身手，我看就算再给你练个十年，你也别想打赢我。”说完还示威般的睨了她一眼。

恨啊！绿衣少女满腔的怨恨怎么样都压不下去。像这样的屈辱她已经忍受了长达十四年之久，她再也受不了了。

但不论她如何勤练武功，她就是赢不了眼前这个臭老头。

难不成她还要再过十四年非人的生活？不！绝不！她誓死都要为自由而奋斗！

“老头，你到底要怎样才让我出谷？”少女咬牙切齿地怒瞪着踉得耍死的中年男子。

男子拍拍衣袖，扬着得意的笑容，“想出谷？简单！打赢你老爹我，你就可以大大方方地从这儿走出去。”他健臂朝谷口一扬，爽快的说着。

可是他脸上那瞧不起人的神色却十分清楚地表示——除非他放行，否则她这辈子别想有机会跨出水谷一步。

闻言，绿衣少女更加愤怒。她甩动手中软剑，恨道：“好，我今儿个非打赢你不可，否则我水灵两个字就倒过来写！”男子不屑的轻哼一声。“是吗？你可别大白天就在作梦喔。”说完还放声狂笑。

“臭老头，你接招吧！”两道人影瞬间在悬崖边缠斗在一起。

半晌，水灵使出砍向男子下盘的虚招，随即掌心运功击向他。

男子不慌不忙，以超乎想象的角度连连回旋三次，闪过了这次致命攻击。

水灵一时来不及收回掌力，娇小的身子顺势往崖外飞去。

完蛋了！这下她想不升天都难。

“爹——”她脸色惨白地惊叫出声。

“灵儿！”男子一个旋身，伸手将半个身子已飞出悬崖外的女儿揽回怀里，施展轻功跳离险境好几丈。

他正欲低头探视怀中的女儿，忽地，一阵奇异的香味缓缓从他怀中飘出……登时，男子步履不稳地晃了一下。将女儿安全放下地后，他“砰”地一声，倒在泥地上不省人事。

水灵在昏过去的老爹身旁蹲了下来，眉宇间满是得意的神色。

她奸邪的笑了两声，“嘿嘿，臭老爹，你还是中计了吧。哟荷！我自由喽！万岁！”她欢呼声未歇，远远地，一名约三、四岁的小男孩笑嘻嘻地朝她跑了过来，手中还拽着一个大包袱。

“姊，你成功啦？咱们总算可以出谷去玩玩了。”小男孩笑得合不拢嘴，对来自自由的远景向往得很。

水灵快乐的接过弟弟手中的包袱，得意道：“怎么样？不错吧！最后老爹还是败在我手上了。对了，巽巽，你把娘引来了没？”“啊！糟糕，我收包袱收得太高兴，一时忘记了。姊，怎么办？”“别急，你现在就去通知娘。等娘急着奔来没空注意你时，你就到谷口来，我会在那等你。”水灵打开弟弟刚拿来的包袱，在里面东翻西找的。

水巽应声跑开，不过他跑没几步又停了下来。“姊，你可别不理巽巽，自己跑掉喔。”“好啦，你赶快去吧。”她头也没抬地安抚弟弟。

得到保证，水巽赶紧前往目的地。

水灵在包袱中又翻找一会儿，倏地，她双眼一亮。找到了！

取出一只小盒子与一支毛笔，她眼中闪着恐怖的笑意。

奸笑了几声后，她在昏厥的俊老爹脸上尽情的画着——用的是那种要连洗一个月才会褪色的染料。

嘿嘿嘿，就算老爹要出谷捉她回家，也得等到脸上的染料褪色，那时她都不知道已经逍遥到哪去啦。

嗯！相当完美的计画。她已经看到“自由”在向她招手了。

大作完成，她背起行囊拍拍双手，送给地上的老爹一记飞吻。

“老爹，我走人啰。等我玩够了就会回家。你同娘好好保重吧。”等了十四年，她总算找到机会跷家了，哇哈哈！

至于巽巽……水灵沉思了一会儿，继续往谷口迈去。

好不容易才有机会出去玩，干嘛还带个累赘？又不是吃饱了撑着！

打从巽巽出生，她已经当了三年保母。现在难得自由了，她疯了才会拖个老弟在身边。

巽巽要真想跷家出去玩，就得像她一样，自己撂倒老爹才行！这可是他们水家的家训。

水灵兴奋不已的走出她望了十几年的牢门——谷口，旋身再望一眼自己的家，俏脸上满足笑意地道：“我走啰，大家保重。巽巽，姊姊先对不起啦。”一道纤影蹦蹦跳跳地离开了住了十四年的家园，朝不可测的未来勇往直前。

1

雾影湖——这个坐落在深山中的大湖终年云气氤氲，浓雾缭绕，即使是大白天，身处其中还是会伸手不见五指，迷失了方向。

正因为如此，这儿向来是罕有人迹。

今儿个午时骄阳正炽，透过阳光，湖心的雾气总算散了些。

一道轻风徐缓拂过，随着缥缈的雾影，隐约有道绿衫身影在湖中随波飘荡。

仔细一瞧，其实这道绿影不是别人，正是三个月前从水谷逃出的水灵。

“嘻嘻嘻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再过半个时辰，雾莲就要浮出水面了，哈哈……”水灵蹲俯在湖中的小沙洲上，一双柳眉得意地高高扬起。

传说雾莲可以克百毒治百病，更有起死回生的功效。想当初臭老爹曾夸下海口，说他三十岁以前一定会摘到雾莲，结果现在都已经快四十了，却连个荷叶边也没有摸着。

哼，等她把雾莲带回水谷，看他还踉得起来吗？只要能打败臭老爹，要她多耗上三个月都值得！

渐渐地，湖面开始起了变化，水中仿佛有株植物将要破水而出。

水灵见状连忙俯向水面，身子几乎与水面平行。

她低首看看自己，“现在要是有人往我身上踩上一脚，我肯定会扑通一声与鱼儿戏水去。”她随即又摇了摇头，笑自己的异想天开。“待在这都三个多月了，连只鸟也没瞧见，哪来的人啊？”说完，她再度凝神，专注地望着那株自水中缓缓浮起的植物。

由于她太过聚精会神，以至于没听见远处逐渐朝她奔来的脚步声。

此时，雾莲已完全伸出水面。水灵眉开眼笑，小心翼翼的将小手探向花茎，打算在雾莲花开的刹那将之摘起。她的动作必须非常快捷，因为雾莲开花只在瞬间，过后便会再度合上。

呵呵，总算要开花了。水灵兴奋之余一个抬眼，不经意地瞧见有道身影从她面前快速飞掠过去。

她正在奇怪哪来的人影时，另一道黑色身影更快速地朝她奔驰而来。她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扑通一声，她已被那名黑衣男子一脚踹进湖里去了。

挣扎地浮出水面，水灵轻咳了好几声，随即瞪大杏眼，不敢相信又心痛地望着那株她足足等了三个多月的雾莲，缓缓地在她面前合起沉回湖底。

“该死！究竟是哪个混蛋家伙敢踩我，让我错过花开的时刻？”她环视四周，想找出那名罪魁祸首的去向。

不久，水灵看到了前方渐渐隐去的黑衣人影。她眯着眼，低声再次咒骂：“老天若有眼，就让我知道那该死的家伙是谁！”她一定要报复！

显然老天是有眼的。此时，一个粗哑的嗓音飘了过来。

“向亘，你不要欺人太甚！老子早已经离开啸傲帮，你又凭什么来捉我？”湖面上疾奔的人影愤慨不平地回头朝黑衣男子咆哮。

“刑老三，你犯了帮规，理当接受刑堂处分。”向亘冷冷地开口，脚下步履丝毫没有停顿。

依然浸在水里的水灵面目狰狞地怒瞪着两道在大雾中远去的背影。

“向亘，我以水家的名誉对天发誓，此仇不报，我就不叫水灵！”她龇牙咧嘴，反复念着“向亘”这个该死的名字。第一章深夜，一阵高亢的尖叫声直上云霄。

“向亘！啊 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”“灵儿，灵儿！你醒醒啊！”紫嫣与蓉蓉摇晃着正不停尖声高叫，作着噩梦的水灵。

水灵倏地张开眼，一身冷汗地看看四周，“原来我又作噩梦了。”紫嫣揉着蒙眬的双眼，坐在床上不耐烦地看着她。“这回你又作了什么噩梦？又是被向亘踹入雾影湖？”老是作这个噩梦她不觉得烦吗？水灵哭丧着脸，“对啊，我又梦到三年前他把我踹进雾影湖的情景。”紫嫣懊恼的叫了一声，“灵儿，你当初在京城为什么不一刀毙了他算了？免得你镇日不睡觉，鬼吼鬼叫的，吵死人了。”天啊，谁来救救她呀！自从离开京城后，水灵每每睡到半夜，就作起噩梦来，还叫得大家都不得安睡。仔细算一算，这已经是第十二

次了。谁来救救蓉蓉和她，好脱离水灵这个噩梦？“大姊说得对。二姊，你早该在京城时就一刀杀了他。”向来不嗜血的蓉蓉也忍不住开口附和。

紫嫣忍住想掐昏水灵的冲动，哀号道：“灵儿，我拜托你自己想想办法行不行？你已经吵到我们必须包下客栈的后院了，你要再继续叫下去，我看我们大概要买下整间客栈，人家才不会赶我们出去。”水灵气愤地看着眼前的拜把姊妹，“你们这是什么态度？被踹下水的可怜虫是我世！

你们姊妹俩到底有没有恻隐之心啊？只不过是几晚不得好睡而已，你们竟然这样凶我？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姊妹看待？”这两个没良心的女人！

蓉蓉不敢相信的提高音量，“什么叫几晚不得好睡而已？麻烦你瞧瞧咱们俩脸上的黑眼圈，这是仅仅几晚不得好睡的结果吗？”谁快来救她脱离苦海？呜……“干嘛，你们两个过河拆桥呀！”水灵因气愤而颤抖的手恨恨地指着紫嫣，“你也不想想，是谁千辛万苦地在新婚之夜，帮你逃离那个无辜又可怜的新郎官？”她转头又指着蓉蓉，“你说，是谁冒着被武林第一大帮帮主分尸的危险，带你离开京城？”她和这两个死没良心的女人结拜做什么？瞧瞧她现在的下场，她真是没事找事做！

蓉蓉哼道：“纪龙飞要把你分尸关我什么事？”他又不是她的什么人。“你还给我装糊涂！谁不知道纪龙飞喜欢你？上回你不过靠在我身上而已，他就喊打喊杀的要宰了我。你还有脸给我装无辜！”水灵瞪了蓉蓉一眼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在跟她装蒜。

紫嫣不屑的睨了水灵一眼，“怕死？那你不会恢复女装呀！又没人拦着你。”无聊的女人！

水灵气得全身发抖，从床上跳起来，“颜紫嫣！你还敢嘲笑我？也不想想是谁用这点威胁我，硬要我帮她逃家的，你现在竟然还敢对我说这种话！”紫嫣耸耸肩，“是你自己怕被向亘知道你是女的，干我什么事？”她不过是把握机会，利用水灵这个弱点而已。

“谁教你要把向亘整得那么惨，事后还怕人家报复。”紫嫣眨眨眼，又纳闷的问道：“就算向亘知道你是女子又如何？你到底在怕什么？”水灵咆哮道：“你还不明白吗？他要是知道我是女的，一定会用这点来对付我。”这下连蓉蓉也糊涂了。“二姊，他知道你是女子，又能怎么对付你？”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关联吗？她怎么看不出来？“他可以嘲笑我啊！”水灵激动万分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她们怎么都不懂？“嘲笑什么？你是女子吗？”蓉蓉怀疑的看着水灵。她有病吗？这世上的人不是男的就是女的，这有什么好嘲笑的？水灵气愤地尖叫一声。“你们到底懂不懂呀？这事很严重的世！”紫嫣与蓉蓉互看一眼，叹了一口气。她们不懂，也都不想去懂。

紫嫣有些坏心地想着，干脆就让向亘知道灵儿是女的算了，她就不相信事情会严重到哪里去，顶多是向亘为了报复而娶了她。但这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……等等！这个主意不错哟。

如果让向亘爱上灵儿，灵儿也爱上向亘，那么即使灵儿再作噩梦，也是他们俩的事了。

到时安然入睡将不再只是个梦想。呵呵，就这么办！

蓉蓉努力忍住对水灵大叫的冲动，“要你一刀杀了向亘，你又不要，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只要能让她好好睡一觉，就算要砍向亘一百次，她都会举双手赞成。

水灵无辜的耸耸肩，“我也不想怎样，我只是想好好地折磨他，让他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。首先，我要用牛屎糊住他的眼睛，再用铁链穿过他的琵琶骨，然后再挑断他的脚筋，用榔头打断他的腿，最后再废去他一身武功，把他浸在雾影湖里三年。”紫嫣讶然地看向水灵，这样还叫不想怎样？那她想“怎样”时，到底会是怎样？算了，反正这是向巨的问题，和她没有关系。

“水灵，我警告你喔，你只要敢再叫一次，我就带蓉蓉住到别家客栈，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。”没有人能在一个月睡不好觉的情况下，还顾虑到姊妹之情的。

紫嫣不理睬水灵抗议的眼神，径自拉着蓉蓉回房间补眠。

经过三天美好又畅快的睡眠后，紫嫣终于有精力可以畅游扬州自从她上回撂下严重警告后，水灵总算不再在半夜鸡猫子喊叫。

只不过她现在晚上不吵，白天吵。

“大姊，你觉不觉得咱们出来得够久啦？”水灵一脸讨好的谄笑。

“不会啊！我还没玩够呢。”紫嫣不理睬她的聒噪。

“大姊，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出来十多天，真的该回京城了。”水灵不厌其烦，苦口婆心地劝着。

“二姊，你为什么急着回家呢？”蓉蓉也有点受不了她的缠功。

“呃，我只是……只是想到我们三人突然失踪，姨爹和姨娘一定很担心。你们也知道，自从我假冒你们的表兄弟住进颜府，你们的爹娘对我好得不得了，我怎么可以忘恩负义，让他们担心害怕？再说姊夫好了，他酒醒后突然发现新娘子不见，又没有线索可循，他一定会很紧张，所以我才劝大姊早点回家。”水灵说了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。

蓉蓉点头，“其实二姊说得也有道理。”她看向紫嫣，也跟着劝道：“大姊，不如我们早点回去吧，出来这几天也玩得差不多了。”“不要！我还没享受够自由的空气哩。”紫嫣可怜兮兮地为自己抱屈，“我这么年轻就嫁人，你们不让我趁这个时候玩个够，我以后哪有机会再享受单身贵族的自由？”水灵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瞧她现在说的，好象姊夫会虐待她，把她关在笼子里，不让她出门似的。

“大姊，拜托你别说得这么夸张行不行？姊夫那么宠你，你别把他说得像个暴君似的。”他连大姊扮男人做生意，甚至开妓院的事都不介意了，又怎么会限制她的自由？紫嫣连忙强辩道：“这不一样啊！我以前可是未嫁的姑娘，爱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可是以后就不同啦，连出个门都还要向老公报备一下，不知道有多惨呢。”她盯着水灵，很诡异的笑道：“当初也不知道是谁陷害我成亲的……”水灵连忙摇手，“大姊，这真的不关我的事。这一切都是姨娘策画的，我从头到尾都是无辜的。”反正这种事没什么好抢功的，自己在心里头得意就成了。若真让大姊知道是她设计的，她死一千次都不够！上回大姊发飙的恐怖情景，她到现在都还没忘记。

“大姊，你真的要相信我，我真的是无辜的。”水灵大声的再强调一次。

紫嫣哼了一声，“是吗？”“咦，你们瞧，那里不知为何围了一大群人？”水灵赶紧转移话题。这事可是会愈扯愈烂。

挤进人群里，水灵突然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。她抬眼往人群中央望去糟糕，大事不妙了！

她连忙拉紫嫣与蓉蓉转身，快速往外奔去。

“水灵！”一个愤怒的声音从人群中发出。

水灵听见这声音，奔得更快了。

“水灵，你不要跑，你给我纳命来！”话音甫落，一个青色的物体从人群中飞出，朝她的背心飞去。

水灵放开拉着的两人，一个旋身，挥开张嘴欲咬的毒蛇。

眼角瞥视到自人群中飞出的人影，水灵忙低声对姊妹们道：“我先走了，等会儿再跟你们会合。”话才说完，她已经拚足老命，死命地跑。

“水灵，你还跑！”嗤嗤两声，又是两条青蛇飞出。

水灵回头一望，一个大转身又往回头路奔去。因为这回两条毒蛇飞掷的方向不是她，而是被她抛下的紫嫣与蓉蓉。

在空中拉住飞蛇往后一抛，再奔近紫嫣与蓉蓉，水灵急道：“快走吧！大祸临头了。”她拉住两人，疾速的飞离。

放蛇人惊叫：“你还敢跑！”发足也跟着追去。

一个没注意，放蛇人脚步突然顿了下，而后跌倒在地。

但见放蛇人圆胖胖的身子趴倒在地上，“哇”的一声哭了起来，两条小胖腿还耍赖地在空中直蹬着。

水灵听到哭声，只好缓住身形回头一望。

她无奈地叹口长气，上前将放蛇人——一名六岁的小男孩轻轻抱起，无可奈何地道：“你啊，怎么追输人就哭了？”埋首在水灵怀里的小男孩哭道：“呜……坏姊姊，不理巽巽，还自己跑掉……”这个哭得一塌糊涂的小男孩就是三年前被水灵放鸽子的可怜弟弟——水巽。

水灵拍拍怀中的弟弟，“乖，巽巽不哭。爹和娘呢？怎么只留你一个人在这里？”水巽哽咽地低诉：“我……我自己一个人跑出来的。”“巽巽，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出得了谷？”不是她看不起自己的弟弟，只是他们想出谷都得经过老爹那关。她都打不赢爹了，今年才六岁的巽巽怎么可能打得赢？水巽听见水灵的话，哭红的圆眼霎时一亮，洋洋得意地说着他如何成功逃出水谷的经过。

“姊姊跑出谷后一直没有回家，娘很担心，就怪爹没出谷找你。爹后来也生气了，跑到山顶没回家。巽巽就偷偷跟娘说，爹怪她宠坏姊姊，然后我再骗爹，说娘怪他武功太差，被姊姊下药迷昏，姊姊才能跑出谷。爹和娘吵架，好多天不说话，没时间理巽巽，巽巽就能跑出谷了。”说完还露出天真的笑容。

厉害！水灵心中佩服不已。真不愧是她的弟弟，这种挑拨离间之计，也只有他们水家的人才想得出来。“巽巽很聪明喔！做得好，竟然能骗过老爹与娘。”水巽闻言得意极了。无所不用其极向来是他们水家的祖训，他还跟自家人客气什么。

“巽巽，你刚刚在那里做什么？身边还围了一大堆人。”经水灵这么一问，水巽小嘴一扁，大声的哭诉：“巽巽好可怜喔，跑出谷后，不小心把钱弄掉了，好多天没吃饭，瘦了好多……客栈叔叔给巽巽馒头吃，吃完了巽巽没钱付，叔叔就凶巽巽，巽巽怕，呜……”他说得可怜极了，小圆脸还哭得皱成一团。

水巽凄楚可怜的指控，让方才围观的人全对客栈老板投以不屑的眼光。

被众人指责的客栈老板哭丧着一张脸，有苦难言。

他压根儿就没做过水巽方才所说的事。这一阵子客栈同业们传了个消息，说近来有个小男孩到处吃霸王餐，吃完后还将不知从哪捉来的蜈蚣放在

剩菜里，大吵大闹一番后，也没给钱就走了。

当水巽走进客栈，老板就已经注意他了，才会将他逮个正着。他才在想该怎么办，小男孩已经又哭又闹地将路人引到客栈前。

水灵听完水巽“字字血泪”的哭诉后险些大笑出声。瞧巽巽那白白胖胖的模样，哪有瘦呀！看也知道他最近没饿着，而且极有可能还餐餐大鱼大肉，吃得好得很。

“好可怜哦！巽巽，你现在还饿不饿，我带你去吃东西好不好？”蓉蓉心疼极了。

像水巽这么可爱的孩子，怎么会有人存心为难他？水巽在水灵怀里暗自扮了个鬼脸，他刚刚吃太多了，小肚子还胀得很。

他从水灵怀里探出头，正想说自己刚刚吃馒头已经吃饱了，一抬眼望见蓉蓉，他圆眼倏地大睁。

哇！美女。他生平最爱的就是美女，小小年纪就有个大志向 要娶个超级大美女回家。

但见水巽忙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，探向前想询问虽身着淡黄色男装，但绝对是个女子的美女芳名。

一旁的紫嫣噗哧笑出声，“咱们先帮小巽巽把饭钱付了吧。”看着水巽，她觉得好象看见小号的水灵似的，两人说起谎来都是面不改色。

水巽循声望去，哇！又是个美女。他觉得她虽然没有美女娘亲和美女姊姊漂亮，但也算得上是第三美女。才想开口问她的名字，美女姊姊就说话了。

“也对，咱们先将饭钱付了，顺道找个地方歇会儿吧。”水灵出声解救差点遭路人围殴的老板。

付了水巽的饭钱，她们便包了间二楼的雅房，吃喝起来。

是夜，一声童稚的尖叫声破空而出，响遍客栈的后院。

“该死！他们水家人是不是都有这种‘屁’好，半夜不睡觉，老爱鸡猫子喊叫？”紫嫣愤怒的披上外衣，开门冲向水灵的房间。

“巽巽，你怎么了？”蓉蓉已先一步到达，她走向前低声询问因惊吓过度而躲在墙角的水巽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紫嫣也大惑不解。

水巽害怕地抬起头，颤抖的小手指向床铺的方向。

紫嫣与蓉蓉循着手指方向望去。

“她在干嘛？”紫嫣忍不住骂了一句脏话。

蓉蓉抱起水巽，温柔地安慰他，“小巽巽，别怕。”她轻轻地拍着他的背。“你姊姊只是在作噩梦而已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“可是姊姊刚刚拿剑要砍我。”水巽害怕地看着坐在床上，闭着眼睛，拿着软剑挥来斩去的水灵。

紫嫣忍无可忍，朝水灵大叫一声：“水灵！”被她这么一吼，水灵顿时惊醒，“什么事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向亘呢？他又死到哪去了？”紫嫣大步冲上前去，双手用力抓住她的肩猛摇着。“灵儿，你醒醒，你是不是要把巽巽吓死呀？”“巽巽……巽巽呢？”水灵连忙拍打旁边的棉被，惊叫一声，“糟了，巽巽不见了。”紫嫣翻翻白眼，伸手将水灵的头扳向蓉蓉的方向。“巽巽在蓉蓉那儿。”可恶！她总有一天会被这个脱线女人气死。

水灵见状，不悦地斥责弟弟。“巽巽，你这么晚还缠着蓉蓉姊干嘛？为

什么不乖乖睡觉？你这样会害得大家都不能睡的。”这人真是做贼喊捉贼呀！紫嫣双手紧抓着棉被，努力克制住想闷死这女人的冲动。

经过一番心理交战，终于理智战胜了一切。紫嫣放开棉被，深吸口气，“灵儿，你又被向亘踹下雾影湖了？”若知道会认识水灵，她一定早八百年前就叫人把雾影湖给填了。

“不一样！”水灵用力摇晃着头，“这一次真的不一样。大姊、蓉蓉、巽巽，你们快坐下来听我说，这次的梦很奇特呢。”等众人都坐下后，水灵开始述说她方才的梦境。

“在梦里，从一开始，我就知道我在作梦。”紫嫣虚应了一声，“那这是一个梦中梦啰。”水灵同意的点点头，“没错。一开始，我兴高采烈的拿着刚摘到的雾莲回到了水谷。”蓉蓉忍不住插嘴，“咦，你不是没摘到雾莲吗？”水灵骄傲的挺挺胸，“这次不同，这回我在梦里摘到雾莲了。”“没想到这还是一个自我安慰的梦。”紫嫣撇撇嘴。

水灵不好意思地红了脸，啐道：“大姊，你别这样嘛。你就让我在梦里过过瘾行不行，我等这天很久了。”紫嫣忍不住调侃她，“既然如此，那你怎么不多摘两朵？”“那怎么行！雾莲四年才开一次花，每次以得一朵而已。”水灵对大姊的孤陋寡闻颇为不屑。

紫嫣无可奈何的说：“小姐，这是你的梦世！你不会让它一口气多开几朵啊？”水灵睨了紫嫣一眼。作梦也要有逻辑啊！大概大姊那个时代的人都这样，连作个梦都随随便便的。

“哎呀，大姊，那是二姊的梦，要几年几朵都随她啦。”蓉蓉受不了地出声制止两人的争执。再吵下去，她就算等到天亮也听不完这个新梦。

一谈到正题，水灵霎时双眼一克。“这次，我骄傲的拿着雾莲回到水谷。我”水巽举起右手，大声询问，“那我有没有和你一块儿骄傲的回去？”水灵皱皱眉，“没有，你已经在水往里了。”巽巽又发问：“那娘呢？”水灵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瞧见她。”“那”蓉蓉赶紧捂住水巽的嘴。“巽巽乖，我们先听姊姊说好不好？”看水巽乖乖点头，蓉蓉才放开手。

“我拿着雾莲回到水谷，一进谷里，我就叫巽巽去把臭老爹约到悬崖。等老爹来了，我骄傲地将雾莲拿给他看，他看到我手中高高举起的雾莲，惊叫一声，然后就心甘情愿地向我认输，还不断的说我真是了不起。就在我骄傲万分之际，突然一道黑影朝我飞奔而来，不由分说地就往我的背心踹了一脚，我一个不小心，雾莲就从我手中飞出，往悬崖下落去。我纵身飞趴在悬崖边想抢救雾莲，可惜已经太迟了，雾莲已经掉到崖底下去了。我气愤的回过头，想瞧清楚这黑衣男子的长相”水灵顿了顿，看向听众，“你们猜这个黑衣男子是谁？”紫嫣与蓉蓉同时翻翻白眼，异口同声道：“向亘！”这还用猜吗？白痴也知道会是谁。

水灵激动地点着头，用力地拍了桌子一下。“没错，就是向亘！看到向亘，我气愤地站了起来，取出我腰际的软剑，准备教训他。谁知道向亘竟然对我嘲讽的一笑，哼了一声就跑了。我气不过，立刻提着软剑追上去。”“那你追到了没有？”蓉蓉好奇地问道。

水灵气闷地摇摇头。“我还没追到，大姊就把我叫醒了。所以我打算再回到梦里继续追，直到追到向亘为止。”说完，她又躺回床上，棉被一盖，准备再回梦乡。

蓉蓉看看可怜的水巽。“巽巽，你要不要跟蓉蓉姊睡？”水巽听见水灵

打算再回梦里追砍向亘，一张小脸早吓得惨白；听见蓉蓉的问话，他连忙点头答应。“要！巽巽要跟蓉蓉姊睡。”于是，蓉蓉抱着发抖的水巽，与紫嫣离开了水灵的房间。

水灵闭着双眼，疲惫地躺在房里的躺椅上。

该死的向亘！害她昨晚追得那么累，以至于今天没力气陪大姊去游湖，也没力气陪蓉蓉和巽巽去逛市集。

唉！好累喔。

叩叩。敲门声忽然响起。

水灵有气无力地喊道：“进来。”纪龙飞与向亘推门而入。

纪龙飞走到躺椅前叫道：“水痕。”水灵睁开眼，毫不感意外地看着眼前的人。“你们来啦。”动作真慢！她都刻意留下线索了，他们竟还花了半个月才找到她们，真逊。

“水痕，蓉蓉呢？”纪龙飞拉着水灵的手猛摇。

水灵不耐烦地瞪了纪龙飞一眼。“抓着我干嘛？蓉蓉和我弟弟逛市集去了。”“弟弟！”纪龙飞惊诧的叫了一声，眨眼间，人已经不见了。

“真是个大醋桶，连六岁小男孩的醋也吃。”水灵不屑地撇嘴。

“你刚刚为什么不告诉他？”向亘沉声质问水灵。

水灵瞥了向亘一眼，“干你何事？啰唆！”她又合眼打算继续睡。

水痕居然敢故意不理睬他！向亘恚怒地大步向前走去。

他走到躺椅旁俯下身子，试着用一双冰眸将这该死的水痕瞪醒，两人的脸都快贴在一起了。

感觉到他的接近，水灵倏地张开眼，睨着眼前特大的俊脸，嗤道：“你靠这么近想干嘛？咬我啊？”向亘冷哼一声，没有答话。

“我警告你喔，我数到三，你再不走开，就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”过分的家伙！昨夜害她累个半死还不够，现在还要吵她补眠。

向亘又哼了一声，直勾勾的瞪着下方的人儿。

“一 二 ”水灵沉声数着，向亘依然挑衅地没有过开。

“三！”她毫无预警地一把勾住向亘的颈子，将他拉向自己。

向亘诧异地才要开口，水灵已经二话不说地吻住了他。

“你 ”向亘震惊的张大嘴，想推开她，这时有颗甜甜的药丸从她嘴里弹向他，药丸顺势滑下他的喉际。

下一刻，他已然失去了意识。

水灵推开昏趴在她身上的向亘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向亘重重的跌落在躺椅旁的地上。

“我早就警告过你了，还不信！”得意地瞥了地上的人一眼，水灵再度合眼睡去。

雷家堡“表姊夫，你家好大、好漂亮喔。”水巽好奇的左顾右盼。他和蓉蓉姊逛完市集回到客栈后，紫嫣姊姊就宣布要大家一块儿搬来雷家堡。

“巽巽喜欢雷家堡吗？”雷霆驰微笑的问着水巽。

“巽巽很喜欢雷家堡，可是……”水巽小脸皱得死紧，一脸为难的看着雷霆驰。他可以要求这件事吗？姊姊会不会不高兴？看水巽皱着小脸，紫嫣颇不忍心，“可是什么？你尽管说，没关系。”瞄瞄水灵，水巽有些不安地说：

“我可不可以自己睡，不要和我哥哥一间房？”紫嫣和蓉蓉同时爆笑出声，异口同声地回答：“可以，当然可以。”水灵的坏毛病，她们怎会不知道。

水灵哼了一声，悻悻地扫了三人一眼。

“水痕，你弟弟为什么不肯跟你同房？”纪龙飞纳闷地问。水巽年纪那么小，怎么敢一个人睡？水灵怒瞪了水巽一眼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他从小就喜欢自个儿一间房。”可恶的臭巽巽，害她在这么多人面前下不了台。

“哇，有我最喜欢的干烧明虾世！”水巽高声欢呼，赶快转移话题。“哥，快点，你最喜欢的粉蒸排骨来了。”水灵兴高采烈地拿起筷子，“真好，今天的菜都是我喜欢吃的。”她的筷子才刚碰到一块排骨，就被坐在一旁，一直没有出声的向巨给拨开。

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，向巨毫不客气地夹起水灵原先看中的那一块排骨，往自己口中塞去。

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則，众人相当有默契地佯装没瞧见方才所发生的事，继续吃吃喝喝。

水灵意味深长地睨了向巨一眼，拿起筷子，夹了块纪龙飞面前的醉鸡。

而向巨这次更过分，直接从空中狙击水灵的醉鸡。

“喂，你干嘛老抢我哥的菜？”水巽忿忿地指责向巨，一双筷子还毫不客气地指向他的鼻子。

“不要紧的，巽巽。既然巨哥哥也喜欢这些菜，咱们就让他嘛。”水灵极有风度地笑着，眼光还不时地飘向向巨的嘴。

发现水灵不时望向他的嘴，向巨更气愤了。可恨的水痕，竟敢在客栈那样对他，他今天绝不会让这该死的家伙吃到任何东西！

眼角瞄到水灵又要夹起一块甜糕，向巨冷冷的哼了一声，用力地拨开她的筷子，一把将甜糕抢了过来。

在一旁的蓉蓉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向巨实在太可恶了！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抢二姊的菜，害她从开饭到现在，一点东西都没有吃到。

“表哥，这包子给你。”蓉蓉夹了个包子到水灵碗里。哼，她就不相信向巨敢把她夹的包子抢走。

可是出乎蓉蓉意料之外，向巨不仅把包子抢走，还连带把装着包子的碗也拿走了。

“我说向公子，你喜欢蓉蓉夹的菜就早点说嘛，我一定早早就要她夹菜给你，你也犯不着用枪的。”水灵嘴角带着一抹饱含阴谋的邪笑，别有用意地瞄着向巨手中的碗。

听到水灵充满暗示性的话，纪龙飞也沉不住气了。他一把抢回向巨手中的包子，对义弟怒道：“你要吃不会自己夹啊！”太过分了，他自己都没机会吃到蓉蓉夹的菜呢。

紫嫣摇头看着眼前这一场“包子争夺战”，低声对身旁的雷霆驰说道：“喂，你快想想法子，他们再这样闹下去，我看大伙儿今晚都别吃了。”真不知道水灵又使了什么怪招，让向巨气得不顾风度，直抢着她的食物。

“别理他们，咱们自个儿吃就成了。”雷霆驰温柔地看着妻子，对眼前上演的“包子争夺战”视而不见。

“紫嫣，吃块鸡肉，你最近实在瘦太多了。”他心疼地抚着她的脸，“你看你，小脸上还顶着两个这么大的黑眼圈。你晚上都睡不好吗？”大概是在想他吧！唉，他应该早点追来的。

“我……”紫嫣哑然的张着小嘴，想解释她为何会一副狼狈样。

“你别说，我了解。从现在起，我会好好地照顾你。乖，多吃点。”雷霆驰又夹了块鱼肉到她碗里，两人完全陶醉在新婚的甜蜜中，忘了其它人的存在。

“哥，吃不到菜，喝杯酒好了。”水巽别有用意地瞥了向亘一眼，一双圆眼转了转。

“谢谢小巽巽。”水灵正准备端起面前的酒，眼一花，向亘已恶霸地抢走她的酒，一口喝了下去。

“亘哥哥，这酒味道可好？”水巽一双大眼眨巴眨巴地望着向亘，说不出的天真可爱，但他嘴角那抹邪笑，大伙可是清清楚楚地瞧见了。

“是啊，向兄，这酒不错吧？”水灵也邪笑地看着向亘，“跟上回‘雁月亭’的酒相比，滋味如何呀？”这家伙真是学不乖，上回才被她得逞一次，这回还是上当了。

向亘顿时惨白了脸，扶着桌子站起来，吼道：“你们太卑鄙了，竟在酒里下毒！”他气愤又颤抖地指着水灵和水巽。

水巽撇撇嘴，嘲弄地一笑，“这酒是我倒给我哥哥的，你自己硬要抢去喝，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别在那鬼叫鬼叫的，乱指责人。”还来不及反驳水巽的话，向亘双眼一翻，“砰”的一声摔倒在地，已经昏睡过去。

“雷管家，你还不快把你们亘少爷扶进房里？一个大男人睡在大厅地板上，实在是挺难看的。”水灵叫着一直呆站在一旁的雷安。“雷管家，你还呆在那做什么？快点扶他进房吧。要不然赶明儿个你们亘少爷着了凉，又要怪在我头上了。”说得好象她多委屈似的。

看雷安扶走向亘，水巽做作地叹了口气，“亘哥哥也真是的，要睡觉就回自己房里睡嘛。又不是小娃娃，连这个道理都不懂。”

2

砰砰砰！震天价响的拍门声回荡在房内。

水灵不高兴的咕哝着，“三更半夜的，哪个不怕死的家伙不睡觉，跑来扰人清梦？”她翻了个身，捂住耳朵，不想理会愈来愈响的拍门声。

终于，她再也无法忍受这简直可以吵醒死人的敲门声。

抱着棉被跳下床，霍地拉开门，她正打算破口大骂“咦，怎么没人？”望着空荡荡的门口，水灵愣住了。

“大概是我作梦吧。”皱皱眉，她自我解嘲的笑着。

关上门，她再跳回床上梦周公去。

不久，一阵拍门声又毫无节奏地再度响起。

水灵猛地睁开双眼，凝神仔细听了一会儿，果然有个该死的家伙拍着她的房门。

她气愤非常地跳下床，抱着暖被奔至门前。不管是谁，她都要宰了他！

打开房门，她的双眼迸出寒光。

又没人！

是谁敢开这种恶劣过分的玩笑？不必动脑思考可能人选，答案已经自

动跳了出来。算算时间，迷药的药效也差不多过了。

哼，明天就是十五了，到时看她怎么整他！臭向亘，你等着接招吧！

水灵用力关上房门，睡意全消。她将环在身上的暖被丢上床，愤恨不平地穿上外衣，打算等那个该死的家伙再敲门。

在第一道敲门声甫响起时，水灵迅捷地拉开房门，看到高举手臂的向亘正杵在她门前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她朝他低吼，火气很大。

向亘哼了一声，一点也不为自己的行径感到羞愧。“把木箫还给我。”可恶的水痕，上回在京城用药迷昏他后，还嚣张的拿走他的木箫。

甩甩右腕，他又吼道：“把这个铜环除掉。”他又不是犯人，可恶至极的水痕竟趁他不备，将这只打不开的铜环铐在他手上。

水灵贼英两声，“要我替你除下铜环，你等下辈子吧！再说那木箫已经是我的了，别想要我还给你。”向亘闻言，瞪了她一眼，“水痕，你别太过分。把木箫还给我！”他的语气冰冷得让听者者无不退避三舍。

可惜，这人却不是水灵。

但见她云淡风清的一笑，扬起细眉，将身子更倾向向前，挑衅地看着他。“我就是要这么过分，你又能怎样？”向亘的面孔似罩上一层寒冰，“你……”自从与水痕相识之后，他就不断地找机会戏弄他，而且还变本加厉地令人为之气结。

“我什么？讲话清楚点，光说了一个字，谁知道你要说什么？”她意兴阑珊，摆明没兴致再听下去。

向亘再瞪了她一眼，“把木箫还给我，我可以不再跟你计较你在客栈和用膳时对我下毒的事。”为了拿回木箫，这些事他可以忍。

“我什么时候对你下毒了？”她摆明了耍赖。

向亘气恼地指责，“你还抵赖！用晚膳时，你和你弟弟设计陷害我喝下那杯毒酒，还有今天下午在客栈时，你……”她嚣张的仰高头问道：“我怎样啊？”“你对我……你……”“我对你怎样啊？”她既没揍他，也没有打他，他干什么那么气愤？向亘气得涨红了脸，“你还敢问我？”“我为什么不敢问你？有胆你就说啊！”她不怕死地逼问。

“你亲了我！”咬着牙，向亘忍着羞耻，终于说出来。

“我有吗？”水灵嘻皮笑脸地看着他。

“你有！”可恶的死水痕，还敢狡辩！他明明就有……“好吧，就算我有吧。”只不过是碰了他的嘴一下，他干嘛这么激动？在万蝶楼时，她就没看过有谁会在意这种小事，而且每次娘亲老爹时，老爹都很高兴啊。

难道是她的技术不好？不会吧！她只不过是碰了他的唇一下，这哪需要什么技术。

“滋味怎么样？”她还是再确定一下好了。

“你……你要不要脸，知不知羞啊？”向亘红着脸，不敢相信水痕竟敢这样问。

“哈！我知道了。”水灵绕着向亘转圈，语多暧昧。“这是你的第一次，对不对？”真令人不敢相信，向亘都已经二十有三了，竟然还保留他的“初吻”哩。

“你管我！”向亘羞得脸都要冒烟了。

水灵讶异地眨眨眼，“你真的这么‘纯情’呀。”她不过是瞎扯罢了，

没想到还给她蒙对了。

向亘又羞又怒地吼道：“我又不像你是开妓院的！”“敢情阁下是羡慕啰？”水灵邪邪一笑，忽地一把勾住向亘的脖子，“想再试试吗？”她向他抛去一记媚眼。

向亘怎么也没想到水痕会问他这个问题，红着脸手忙脚乱地推开她，转身破窗而逃。

水灵看着那扇破窗，哈哈狂笑起来。

隔夜，一阵熟悉的拍门声再度回荡在房间内。

水灵用力拉开房门，“又是你！你烦不烦呀，昨夜你不是来过了？”他晚上都不睡觉的吗？向亘哼了一声，马上拉开两人之间的距离，离她远远的。

水灵诡异地眨眨眼，以妩媚至极的嗓音诱惑他，“亘，你真的是来试我昨晚说的事吗？”她就不信这招整不倒他。

他悻悻然的瞪她一眼，忍住急速窜上脸孔的热气，暴吼道：“姓水的，把木箫还给我，还有把那个鬼铜环的钥匙拿来！”他的表情难看得很，大有想把面前的人大卸八块的冲动。

水灵对他的恶劣口气不以为意，嘴角勾起坏坏的微笑，“噢，你干什么这么见外？还站得那么远。”向亘又哼了一声，不理睬她的调侃，一双又冰又寒的眼眸直瞪着她。

水灵笑望他一眼，星眸中闪动着诡谲的光芒，“那木箫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？”看他那么宝贝，八成价值连城。嘿嘿，她这回赚到了。

上回偶然看见他的木箫，她好生喜欢，才会在大姊婚礼那晚从他身上硬抢了过来。

幸好那时她事先下了酒沉香，让他瘫在地上动弹不得，不然她哪可能在得手后还能全身而退。

向亘阴鸷地点头，不打算更进一步解释木箫对他的重要性。

那木箫其实并不是什么名贵之物，只是他幼年时，他爹亲手刻给他做为三岁生辰的礼物。收到礼物不久，他家就惨遭灭门之祸，除他之外无人幸存。因此那木箫对他十分重要，因为那是爹唯一留给他的遗物。

水灵眨眨眼，瞧见向亘微带伤愁的黑眸，不知为何，她的喉头竟有些紧缩，心头酸酸楚楚的。

轻巧地退离门扉几步，她双手环胸，状似无意地笑道：“可是我不想还给你世。再说你也拿走了我的铜环，不是吗？做人要公平点，拿了别人的东西，你总要吐出点什么回馈我嘛。”她很喜欢那只木箫，才舍不得还他呢。

水灵不说还好，这么一反击，让向亘只觉新仇旧恨全涌上心头。

抬起右手，他脸色阴沉、咬牙切齿地道：“我从不曾要过这铜环，是你硬将它套在我腕上的！”他很努力的克制住胸中翻腾的怒火，“你说要公平，那你现在把铜环的钥匙拿来，我马上将它解下还你，你也把木箫还给我。”水灵眼儿弯弯，笑容可掬，“那可不行。这铜环可是我送给咱们万蝶楼‘春香’的礼物，现在我又怎能反悔说要收回呢？人家会说我这二当家不守信用的。”她存心气死他。

向亘瞪大眼，为她唇角那抹浅笑怔住了。好奇怪，他竟然觉得水痕的笑容好……好美……等等，这家伙刚才竟然又叫他春香！

“不准你再那样叫我！”他恼羞成怒地吼着，一抹绯红慢慢攀上黑黝黝的

面孔。

另一桩旧恨霎时又爬上他心头。

上回被迫乔装成女人已经够惨了，偏遍水痕还使计陷害他，让他成了万蝶楼的春香姑娘，对他上下其手，甚至还以两千两的超低价码将他卖给他的仇人韩不群！

对向亘的咆哮，水灵不在意的耸耸肩。她旋身往房内走，没再出声搭理他。

向亘也忿忿不平地跟着迈进屋内。

水灵进入房间后，挑了张椅子坐下，双手撑腮，隔着八仙桌望着向亘。

向亘正打算开口问她在搞什么鬼时，就瞧见她转头望着窗外的月亮。

水灵微启樱唇，唇畔带着诡异的笑容，“你知不知道，你手上那只铜环有个名字？”她的目光仍然胶着在天际的白玉盘上。

四周的气氛顿时诡异起来。

“什么？”向亘满腔的怒火因为她莫名其妙的问话而暂时沉了下来。

水灵回头定定地望着他，一脸的狡诈奸险。“你手上那只铜环就叫望月龙环。”望月龙环？这名字好耳熟，他好象在哪听过。

向亘将右腕凑近眼前，头一回认真仔细地审视那只铜环。

原来这铜环是由两条金龙相互环成，龙头相对，好似满月。

“呵呵，它之所以叫望月龙环，是有特别原因的喔。”当初会把铜环硬套在他手上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。偷偷瞥了一眼仍是满脸问号的冰块男，水灵心里奸笑连连。

嘻嘻，她等这一天已经等很久了。她就知道向亘今夜会上门来讨回木箫，她才会特意留在房里等着“张”他。

奸笑几声后，水灵又继续解说：“这龙环两字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因为那两条龙。至于望月两字嘛……瞧见外头的月亮了没？今夜是十五，也就是望月，而这龙环只在满月夜起作用……”“什么作用？”向亘傻傻地反问。

“你很快就会知道了。”水灵朝向亘招招手，小嘴一张一合地吐出一连串咒语，而向亘就像是着了魔一般，两眼发直，乖乖的走至窗前。

一触及阴柔的月华，望月龙环上的两条金龙开始泛起绿光，两双龙目衬着月光，发射出一道奇诡的光芒…… 啸傲帮总舵清晨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，朝阳散发着金黄色的光芒，赶走了夜晚的寒意。

但温暖的阳光却未照射到偌大的后院中。

后院中正伫立着一名黑衣男子，他全身迸发的寒意，彷彿比千年霜雪还要冷上几分。

向亘素来寒冽吓人的冰块脸，今儿个清晨更是骇人。

只要一回想到昨夜他做的蠢事，心中那股狂炽的怒焰就翻腾不已，脸上的冰霜也就愈结愈厚。

后院的温度因为向亘的存在而降至谷底，偏偏还是有人不怕死地上前挑弄这位冰块男。

向亘抬头望见朝他而来的人影，冷漠的面孔遽然一变，漆黑如夜的眸子透出凛冽冻人的冷光，冀望能就此吓退来者。

可惜，事与愿违。

“亘，我听说你昨儿个夜里在咱们啸傲帮的大莲花池里泡了一晚，这是不是真的？”纪龙飞无视于射在他身上的杀人目光，满脸好奇地望着冰寒更

甚以往的义弟。

打从他今早跨进总舵大门，就一直不断有人飞奔来向他报告这件天下奇闻。

可惜啊！要不是昨夜他留宿在义兄雷霆驰的家中，就在啸傲帮总舵隔壁，也不至于会错过这百年难得一见的趣事。

这冰块弟竟会做出这种蠢事，救他怎能不惊讶呢？向亘冷哼一声，不肯回答纪龙飞的话。

其实打从今几个早晨起，同样的问题他已经听了不下数十遍了，但只有二哥敢无视他的目光，不怕死地问出来。

“哼？！这到底是表示‘是’，还是‘不是’？”像是存心逗弄他，纪龙飞壤坏地又问。

向亘这次哼得更大声了。

他恼怒地旋身，打算远离狂笑不止的纪龙飞，眼角却瞥见另外三道人影。

“小叔，听说你昨几个夜里……”紫嫣挽着丈夫走了进来，一瞧见院子里的向亘，双眼霎时迸出兴味的的光芒。可惜她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一声冷哼打断了。

“小子，你太没规矩了。竟敢对我的宝贝娘子这么不客气，找死吗？”雷霆驰紧皱眉头，不悦地瞪了向亘一眼。

然而，他的训话却只换来向亘一个白眼。

雷霆驰不敢相信地愣住了，向亘竟然这样对待他！

以前那个恭敬有礼的小弟跑到哪去了？向亘不理睬惊愕万分的大哥，将目光锁定在还未开口说话的蓉蓉身上。

“颜姑娘，水痕人呢？”他从齿缝间迸出“水痕”两个字。

“嘎？表哥她……她和巽巽一块上街买东西去了，应该一会儿就回来了。”蓉蓉愣了下，才结结巴巴地回答。

“好，很好！”向亘吐出这几个字后便不再理会众人，神色阴沉地在石桌旁坐下。

这时，七名圆圆胖胖的白胡子老公公急忙地奔进来，边低声讨论着。

“帮主总算从雷家堡回来了。”老公公甲开口道。

“是啊，就不知雷家有什么东西这么吸引帮主，让他每回过去，就要好一阵子才肯回来咱们啸傲帮。”老公公乙忧心忡忡呐说着。

“可别是帮主又起了脱离啸傲帮的念头才好。”此话一出，其它几位老公公也急了，赶紧加快脚步奔向立在前方的纪龙飞。

“这回又发生什么事了？”纪龙飞摇摇头，唉，他的麻烦又来了。

他一瞧见“七人小组”，就知道老人家们又在胡思乱想了。他们老是担心他会跳槽到大哥那儿不当帮主了，有事没事就爱出些纰漏让他收拾，藉此表明他对啸傲帮的重要性。

老人们干笑几声，“没事。帮主，我们只是想问您，今后还打算继续住在雷家堡吗？”纪龙飞不舍地望了蓉蓉一眼，轻叹口气才摇头道：“不了。再住下去，难保帮里又有事发生。”他很有自知之明，要再继续住下去，老人们大概又要给他出状况，好引他回帮里。为了省却麻烦，也为了节省时间，他最好先消除老人们心头的忧虑。

七个老公公闻言都松了一口气，也开始有心情谈笑了。

“帮主，您刚回帮里，可能不知道昨几个夜里发生了件怪事。昨夜也不知道是哪个蠢家伙，竟然在这种初春季节，泡在咱们帮里的莲花池内一整夜，也不怕生病伤风。”纪龙飞试着以眼神制止七位长老，照亘现在这种骇人的脾气，难保他不会一剑解决他们。

偏偏七位长老的接收能力刚巧休息了，但见他们又笑呵呵地说道：“咱们一路上问了好几个人，就是没人肯告诉我们是哪个驴蛋做的事。帮主，您也不晓得吧？”突然“啪”的一声，向亘身旁的梅树枝断落在地。

糟糕！亘现在气得连背也僵直了。

纪龙飞又赶紧对长老们挤眉弄眼一番，奈何他们像是没看见似的，继续道：“啊，左护法应该知道吧，他昨几个夜里好象就待在帮里。”老人家们灵机一动，跑近僵坐在一旁久久未曾开口的向亘，扬起和蔼可亲的笑容，“左护法，你应该知道昨夜那个白痴是谁吧？快告诉我们”问话声遽然中断。

向亘的黑眸霎时发出万道寒光，吓得老人家险些喘不过气来，七人连忙退后了好几步。

好不容易凝聚无数勇气，打算再次开口，向亘眼中的杀人寒光又吓得七人冷汗直冒，赶紧奔至纪龙飞身后寻求保护。

定下神，七位长老这才发现向亘的目标不是他们，而是自拱门缓缓走进的绿衫人。

咻地一声，一把轻巧的柳叶飞刀从众人的眼前飞过，不偏不倚地射中水灵咬在嘴前的苹果。

“哇，好漂亮的小飞刀喔！哥哥，你的朋友都这么好啊？咱们才一进门，他就给了你一把这么漂亮的小刀子。”水巽既羡慕又嫉妒地盯着苹果上的飞刀，摆明了想“染指”它。

水灵淡淡望了弟弟一眼，嘴角勾着一抹嘲讽的笑。

她轻轻拔起飞刀，俐落地削起苹果来，对方才的惊险若无所觉，镇定得很。

“痕，你没事吧？”“表哥，你还好吧？”紫嫣和蓉蓉飞快跑到水灵身前，担心地问着。

“没事。”水灵晃晃手中的飞刀，“用这种飞刀就想暗算人？让我拿来削苹果还差不多。”瞄了向亘一眼，她讥讽酌又道：“不过，这柄刀用来削苹果也嫌有点钝呢。”她边说边摇头，好似这柄柳叶飞刀是把生了锈的烂菜刀，丢在街上都没人要。

水痕这该死的家伙！他竟敢把他的飞刀批评得，无是处，还把飞刀当作玩具刀一般，丢给他身边的水巽！压抑不下心中沸腾的怒火，向亘又射出五把亮晃晃的飞刀。

在众人讶异的目光下，水灵从容地自怀中掏出五颗苹果。

一眨眼功夫，但见五颗苹果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每颗苹果上都插着一把亮晃晃的飞刀，看起来恐怖极了。

“哎哟！怎么又是飞刀，你没别的暗器了吗？”水巽一脸不屑的问着向亘。他是不是没念过《暗器九九》这本书？书中不是说了，铁莲子、纹须针、霹雳雷都是不错的暗器，他干嘛老用飞刀，真没创意。

“巽巽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呢？”水灵细声细气地责备弟弟，“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咱们一样懂得变通，我们不可以强人所难，知道吗？”两姊弟一搭一唱，摆明了要气死向亘。

向亘咬牙切齿瞪着眼前合作无间的两人。一个该死的水痕已经够让人厌恶，现在又多出了一个水巽，难道他们水家专出这种讨厌的家伙吗？“钥匙拿来！”向亘朝着水灵低吼。

“不要！”她不怕死地回答。

“什么钥匙？”纪龙飞代替大家提出疑问。

“这个的钥匙。”向亘恼怒地挥了下手臂。

“望月龙环！”水巽大叫，圆眼登时迸出光亮。

“什么？望月龙环？”七位圆胖的老人家们惊诧的喊出声。

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骤然响起，七位老人家奔上前抢拉向亘的手腕，想瞧个仔细。

“哎呀，这真的是望月龙环哩。”其中一位长老拉着向亘的手腕左转右翻的。

“可是望月教的镇教龙环不是已经失踪了近二十年吗？怎么会在左护法手上？”七人围成圈，你一句我一句地讨论起来，还不时对向亘动手动脚。

“看够了没？”向亘额上青筋浮出，牙根咬得死紧。

七位长老又吓得缩回纪龙飞身后，拍着胸脯讷讷道：“脾气这么大！怎么最近的年轻人一点都不懂得敬老尊贤？”“长老，那只铜环真的那么稀奇？”纪龙飞转头望向抱成一团的老人。

“是啊。望月龙环是望月教的镇教之宝，向来是由教主保管，可是十几年前望月龙环却连同望月教的前任教主月珏一块儿失踪。”“才不是哩！我说是魔医水独行那娃儿拐走月珏，顺道一并带走望月龙环的。”另一名长老反驳道。

“不不不，好象是月珏那女娃儿叛了教，所以她和水独行就让望月教的人给关进望月教的圣地‘毒龙洞外天’，望月龙环也在这时候跟着失踪。”七位圆滚滚的长老们各持己见，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“喂，各位胖爷爷。”水巽两手叉腰，小脚一蹬跳了过去，却发现他的身形过于矮小，七位老爷爷根本没注意到他。

水巽此时小脚再蹬，跳上七位老人家面前的石凳，终于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。

“各位胖爷爷，您们刚刚讲的统统都错了啦。”水巽眉飞色舞、神气活现地把当年的情形说了一遍。

“原来是这样。小巽巽，那你告诉爷爷们，为什么你会知道得这么清楚？”水巽扬起下巴，不可一世地说道：“巽巽当然清楚，因为水独行就是巽巽的爹，月珏正是巽巽的娘。”七位长老闻言，同意地猛点头。

“咱们瞧巽巽哥哥的容貌就清楚了嘛。这小俊娃儿同当年的水独行可是一模一样哩。

唉，那时水独行那小子可不知迷倒了多少待嫁的少女心啊。”“各位胖爷爷，现在您们都知道巽巽是谁了，可是巽巽还不知道各位胖爷爷的大名呢。”美女娘亲说过，请教不认识的人的名字是一种礼貌。而他向来就是听话的好小孩。

七位长老又激动又感动的看着水巽，这个世界还是充满希望的，还是有小朋友懂得什么叫作“礼貌”，什么叫敬老尊“闲”。

不过感动归感动，自我介绍还是应该的，毕竟已经二十年没人问过他们的大名了。

七位长老争先恐后，抢着要自我介绍，生怕动作慢了就没人理了。

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，一位长老抢得先机，趁着其它六位争得面红耳赤之际，跳了出来。

他左手握拳放在腰际，右手直指天际，大声嘶吼道：“我就是人称天枢的赵枢。”其它六位长老看到这情景，连声痛斥赵枢的无耻。经过一阵混乱后，六人纷纷以和赵枢同样的姿势，更大声地报出自己的名号。

最后，七位长老面向水巽，排成一个杓子状，又以刚才的姿势，豁出老命似地狂喊道：“我们就是江湖上鼎鼎有名，侠义为怀，济弱扶倾，劫富济贫，慈悲善良，智能与才貌并重的‘北斗七星’！”呼，终于说完了。水巽掏掏耳朵。吵死了，真受不了这群老头。下次要是有人敢不要命地得罪他，他就把那人绑到啸傲帮来，让这七个老头为他做一次“全套”的自我介绍。

不过，如果说“虚假逢迎”是他的座右铭，那么“阿谀谄媚”便是他的拿手绝活，而“寡廉鲜耻”便是他的护命神功。

基于这三个比石头还坚硬的原则，水巽马上使出他的拿手功夫——拍马屁。

“哎呀，原来您们就是名声响亮的北斗七‘猩’啊！”他鼓起簧舌对七位长老又捧又吹。“我爹常对我提起您们呢。他老说他这一生之中最欣赏、最佩服的就是您们七只‘猩猩’了。”正所谓千穿万穿，马屁不穿，七位长老经水巽吹捧之下，立刻觉得这世界是这么美好——世上还是有伯乐懂得欣赏他们这七匹老千里马的。

但是，人是不可以太骄傲的。

“水独行这娃儿也真是的，干嘛跟小孩说这些呢。这种事放在心上就好了嘛，年轻人就是这样，一点心事都藏不住。”天璇长老在欣喜若狂之余，仍十分努力要表现出那微乎其微的矜持。

“是啊！是啊！”其它六位连忙附和，兴奋得忘了纠正水巽“星星”是一颗一颗的，不是一只一只的。

“喂！你们八个聊完了没？”向亘以一记自盘古开天以来最冰寒的目光，扫视场中无聊的八个人。该死！他已经够烦了，他们还挡在中间像唱大戏般耍宝，让他找不着机会和水痕对话。

更讨厌的是水巽那个小孩。

他是白痴吗？没事叫那几个长老自我介绍，害他的耳朵到现在还在嗡嗡作响。啸傲帮里谁人不知这几个长老的自我介绍有多吓人，这个笨小孩自投罗网就算了，居然还拖他们一起下水。

水巽被向亘眸中的寒意吓了一跳，小脸一皱，“哇”的一声，哭着跑向水灵。

水灵忙将他抱在怀里。

“呜呜……巽巽……怕怕。”水巽抽抽噎噎的靠在水灵怀里，不敢再抬头看向亘。

“巽巽乖喔，别怕。”水灵低声安抚弟弟，还瞪了向亘一眼，然后就抱起弟弟转身离开。

紫嫣老大不悦地看着向亘，“喂，你真没人性世，把一个小孩子吓成这样。”她转身瞪着雷霆驰，“好好教训你弟弟，要不然我就跟你没完没了！”“紫嫣，这又不关我的事，我……”雷霆驰无辜的看着妻子。又不是他弄哭水巽的，紫嫣凶他做什么？“我理你啊！蓉蓉，咱们走了。”紫嫣不高兴的叫着

义妹。

“好，咱们走，别理会这些人。”蓉蓉一双杏眼扫边向亘和纪龙飞。看到纪龙飞时，她还不屑的哼了一声。

纪龙飞看着离去的佳人，心中的挫折感更深。蓉蓉似乎真的很讨厌他，从相遇到现在，她就没给过他好脸色。

“可怜喔！这么小的孩子竟被吓成那样。”瑶光长老直摇头叹气。

“是啊。小巽巽又不像咱们一样，老早就被吓习惯了。”开阳长老附和着。数落了几句后，北斗七里也扬长而去。

“抱歉，大哥、二哥。”向亘愧疚的看着两位兄长，抱歉连累了他们。

“算了，你自己也不好受。”雷霆驰安慰的拍拍向亘。反正他老婆这词儿是紫嫣教他的，心思本来就很难捉摸，他最好现在就开始习惯，谁要他爱上个从近千年后来的女人。

“对啊！别内疚了。不过你最好去道个歉，虽然巽巽只是个小孩，但毕竟是你有错在先。”纪龙飞也拍拍向亘，“你最近的脾气似乎不太好，是因为水痕吗？水痕才十七岁而已，难免好玩调皮了些，你就让让他吧。”“我……”纪龙飞的话，向亘也不是没想过，只不过他总是会莫名其妙地不在乎水痕。

看到他，他总是管不住自己的脾气。

“龙飞说得没错。不要整天和水痕吵吵闹闹开了，你和龙飞也都老大不小了，该为自己打算打算。”虽然他不是他们的亲大哥，但他有责任替两个弟弟着想。

“大哥，成了亲的人就是不一样喔。”纪龙飞嘻皮笑脸的问：“大哥，就你的经验看来，成亲真的这么好吗？”瞧大哥一脸春风得意，应该不错吧。

雷霆驰回给他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笑容。

纪龙飞颇为不屑的瞟了他一眼。哼，现在会笑了吧。前一阵子也不知道是谁要死要活地不肯成亲，成天喝得烂醉如泥。

他也想成亲啊！可是人家连理都不理他。

唉……

3

“亘，你知道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什么地方吗？”水灵千娇百媚地倚在向亘怀里。

向亘柔情万千地回搂着她，轻笑道：“不就是在京城的‘四海一家’客栈吗？当时你女扮男装，改名叫水痕，我们两个还因为二哥和蓉蓉姑娘的关系而大打出手。”水灵摇摇头，“才不是呢！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雾影湖。”“雾影湖？”向亘讶异地看着怀中佳人，“我怎么都不知道？”水灵委屈的嘟着嘴道：“那时你没见着我，还一脚把我踹进湖里呢。”“真的？灵儿，你不要紧吧？”向亘温柔的搂着水灵，不敢相信他竟然如此对待她。

看他一脸的愧疚，水灵忍不住娇笑出声，“我要是真有事的话，现在又怎能靠在你怀里呢。”向亘温柔的笑了，“是啊，我也真傻，问你这种问题。灵儿，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当时我真的不应该那么不小心的。”他斥责自己当时的恶行。

“傻瓜！我要是还在生气的话，早就不理你了。”水灵好笑的轻捶他的胸口。

“灵儿，咱们找个时间再到雾影湖走走好吗？那里毕竟是我们第一次相会的地方。”向亘柔声问。

水灵兴奋的仰着小脸，“好啊！我们什么时候去？怎么去？”向亘这时突地邪邪一笑，“就现在去吧。”“嘎？现在？”水灵眨眨眼，才想再细问，眼前的向亘却突然不见了。

哗啦一声，她又被人偷袭，掉进不知从哪冒出来的湖水里。

挣扎着浮出湖面，水灵一头雾水的看向湖畔哈哈大笑的男子。怎么了？亘为什么要推她下水？她疑惑的看有四周，啊，这里是雾影湖！

“亘”水灵在湖中挣扎地扬高手叫着。

向亘这时又笑了起来，瞥了水中狼狈不堪的水灵一眼，挥掸衣袖，无情的扬长而去。

水灵紧张的高声喊着：“不要走！亘，你不要丢下我一个人啊”水灵猛然惊醒，双手揪着棉被，坐在床上直喘气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这太恐怖了！”

“我怎么会作这种噩梦？”她猛摇头，告诉自己方才一切都是梦。

自从十三天前向亘不再理会她后，她就每晚作着同样的噩梦。

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她一直作着向亘抛下她的噩梦呢？她想找大姊谈，偏偏大姊又刚好陪姊夫去巡视附近的雷家产业。

说实在的，大姊这女人真的有点变态。她都已经嫁给姊夫了，还成天想着如何吃掉他的产业。像这次，她会愿意与姊夫同行，还不就是想乘机搜集情报。

可怜的姊夫，娶了个想钱想疯了的女人。

想找蓉蓉谈，那就更难了。纪龙飞那家伙也不管蓉蓉愿不愿意，整天硬拖着她逛江南，说什么尽地主之谊。

她也是客人啊，怎么就不见他来尽啥地主之谊？亏他还好意思说什么现在大家都是一家人。

最后，她只好问问巽巽的意见。巽巽小归小，但以他的聪明才智，也许能帮她找出答案。可是这小鬼整天陪着啸傲帮的北斗七“猩”在扬州城闲晃，根本没空理她。

天啊们难道她要一直作噩梦下去？都是该死的向亘！害她天天作噩梦。

想起来就有气，那个死呆子现在竟然都不理她，看到她也视而不见，就连木箫都是托大姊来替他要回去。

该死！该死！可恶的向亘为什么都不来找她？害她每夜噩梦连连。

不行！她一定要自力救济，想个法子让他自己来找自己届时她的生活就会……想到未来美好的远景，水灵不禁坐在床上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同一时间，雷家堡总管的寝室中传出了更凄厉的尖叫声。

“啊！绕了我吧！”雷安捧着头，坐在床上不住地摇头尖叫，脸上还顶着一双大大的猫熊眼。“这已经是第十三次了！”这十三天来，水少爷夜里老作噩梦，夜夜惊叫得震天撼地，更搞得堡里的人个个夜夜不得好眠。

忽然，又传来一阵狂笑声。

雷安忍不住哀号出声，将整个头埋在棉被里。少爷、少夫人，求求你们赶快回来吧！

又是一个星光稀微的月夜。

向亘一人双眼无神的坐在莲花池旁，整个人失魂落魄、垂头丧气，还不时叹着长气。

唉，他是不是有病？向亘认真的剖析自己，会有人像他一样，被整得上了瘾，没人闹就会全身不自在吗？唉，也许他真的有病。

仔细算算，他已经有十几天没和水痕说过话了，也有好一阵子没见到他。而他竟开始想念他，想念那个打从他们认识以来，就像和他结了仇似的，百般找机会捉弄他的水痕。

就连他那些恶劣非常的玩笑，他也已经回味了不下数十次。每当他闭上眼睛，他就会想到水痕在客栈亲他的那一幕……唉，他真的有病，就连天上的月亮，他都能想成是水痕的笑脸。

再叹了口气，向亘失神的望着右腕上的望月龙环。

该死！才说不再想的，他怎么又在想他了？也许他该听大哥的话，找个适合的姑娘定下来。只是……这个姑娘该上哪找？向亘登时又陷入沉思中。

“春香……”向亘突然听见一个耳熟得不能再热的名字。

他倏然抬起头，瞧见两道人影行过莲花池前，嘀嘀咕咕地不知在说些什么。不过两人的对话中不时冒出“春香”两字，他可没有漏听。

“你真的不知道？天啊！阿乙，你这几天到底在做什么？”帮众甲低声斥责不够八卦的帮众乙。“这几天全帮上上下下谁不知道这件事。”“这么说……左护法真的喜欢扮女人？”帮众乙到现在还不敢相信左护法会这么变态，他看起来不像啊。

听到帮众乙迟疑的声音，帮众甲很是激动的推了他一把，“你还不信？都有人上雷家堡找水公子证实了，这件事情是千真万确的。”帮众甲再小心的看看四周，用自以为小声的音量又说：“听水公子说，左护法还喜欢到万蝶楼兼差，花名就叫春香哩。”“不可能吧，哪有人逛窑子会找个冰块相陪的？万蝶楼难道不怕左护法坏了她们的招牌吗？”听说京城赫赫有名的万蝶楼前一阵子才重新开张，新任的三位当家也不知用了什么法子，竟然将十三省的花魁全聚集起来。现在的万蝶楼可说是美女如云，环肥燕瘦任君挑选，哪会有人要点左护法这个假女人。

帮众甲又夸张地叹了一口气，“你以为人家万蝶楼想吗？”他摇摇头，感慨道：“没法子，左护法拿雷堡主压人家啊。”“雷堡主？”这又关雷堡主什么事？真受不了他的孤陋寡闻！帮众甲忍不住翻了翻白眼。“雷堡主是水公子的表姊夫，水公子又是万蝶楼的二当家，他怎么好意思拒绝左护法的要求？他不看僧面也得看看佛面呀。”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望着离去的阿甲和阿乙，向亘气得头晕，气得目眩，气得险些栽进莲花池里。

他面色冰寒的握紧拳头，双眼射出无数道寒光，狰狞的低声咆哮，“一定又是水痕搞的鬼！我一定要宰了那个该死的家伙！”唉！他怎么还没来啊？水灵两手托腮，呆坐在凉亭内，望着月亮长吁短叹。

难道他还没听到那件事？还是她说得不够夸张离谱？要不然都已经这么多天了，为什么他还来不来呢？突然，水灵觉得四周的空气冷沉下来，温度降低了好几度。

她兴奋的转过头望向亭外，远远的就看见有个“冒火”的黑色大冰块

正朝她疾奔而来。

他总算来了！水灵双眼发出兴奋的光芒。

向亘怒极的停在水灵面前，还来不及开口骂人，就瞧见水灵像个怨妇般，万分委屈的睨了他一眼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？”她口气十分怨怼。一想到这几天在梦中受到的冷落与委屈，刚刚见到他的那份喜悦已然消失。

“我……”看着水痕消瘦的脸庞，向亘既心疼又紧张。不及细思，他一个箭步冲上前，激动的抱住水痕，才想低声安慰。水灵傻傻地从他怀里抬起头，“你干嘛抱着我啊？”向亘登时惊觉自己的行为怪异非常，俊脸一红，连忙放开怀中人，腼腆又紧张的弹离数尺远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他吞吞吐吐的，不知如何解释自己方才的行径。末了，他干脆转移话题，“你为何胡乱造谣？”水灵无辜的道：“我哪有？”向亘一想起这事就一肚子火，“没有？那你为何告诉别人我喜欢扮女人，还说我用大哥的身分威胁你让我在万蝶楼兼差？”说着说着，他的声音跟着大起来。

水灵眨眨眼，表情更无辜了。“我几时那样说了？”她才没有那么坏呢。

他狠瞪她一眼，怒道：“如果你没说，他们又怎么会知道我扮女装的事？”水灵很是委屈的扁扁嘴，“我只说了春香的事，其它的大概是他们自己胡乱猜测的。”他干嘛那么凶？事情又不是她说的。

向亘差点又狂吼出声。依她所言，谣言的发起者正是她没错。

深深吸了口气，他捺着性子问道：“好，那我问你，你到底跟谁说过这件事，为什么到最后会传出那种话来？”水灵偏头想了想，扳扳手指数着人头，“我只跟几个人提过而已，有苏州分舵的郑舵主、总舵的园丁、还有厨房里的厨大树。”向亘不敢相信地瞪大了眼。水痕竟然跟三个嘍傲帮公认最长舌的人讲这件事？！

水灵突然想起还漏了几个人，笑嘻嘻又开口道：“我还跟纪龙飞的影子护卫阿道、阿文和阿力说过这件事。我只跟这六个人说过而已。”她朝向亘伸出小手，竖起拇指和小指，可爱的比了个六字。

“只有”六个人“而已”？他跟这六个长舌的男人说，远胜过告诉二十个人！

而且他竟然还跟向来不现身的影子护卫搭上线，还熟到昵称他们阿道、阿文还有阿力！天啊！他到底造了什么孽，为什么水痕要这样子对付他？向亘低下头，杵在那哀声叹气。

水灵看他不说话，她站起身，双手背在身后，侧着头，不自觉地以撒娇的语气问：“喂，你还没有回答我，为什么这么久都不来找我？”向亘回过神，一抬头就发现水痕和他靠得很近。他心一动，又有股想抱住水痕的冲动。他用力甩着头，连忙又跳离好几尺。

他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疯了？水灵纳闷的看着向亘怪异的举动。他光摇头，她怎么明白他要说什么？再跳过去问清楚点好了。

向亘见状忙伸手阻止，惊叫道：“不要过来！你有话站在那儿讲就好了。”“你有病啊？站这么远怎么讲话？”水灵白了他一眼。

“我们大声点就是了。”他怕极了水痕再度靠近。

“你真的有病世！”水灵怪异的看了他一眼。

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她大步跳了过去，小手揪着向亘的袖子，“好了，你现在可以开始解释了。”“你……放手，拉……拉扯……扯的干什么？”向亘

手忙脚乱、惊慌失措的拉开水灵揪着他的手，冷汗猛流。

水灵不开心的嘟着嘴，又瞪了向亘一眼。“你最近为什么都不理我？”语气活像是被冷落的闺中怨妇。

“我……大哥和二哥要我别再和你斗气，又说我也该找个姑娘定下来，不要老是和你斗来吵去的。”向亘愣了一下后，乖乖回答水灵的问题，没有丝毫隐瞒。

水灵冷哼一声，“要怎样是咱们的有，他们两个操什么心？你那么听话做什么？”她遽然心烦意乱起来，心头酸得很。

“话不能这么说，大哥和二哥也都是为了我好。”不管如何，两位兄长说这番话的出发点都是因为关心他。

“是吗？”要向亘不理她已经很过分了，竟然还要他成亲？真是的！姊夫自己婚姻幸福就算了，干什么也要拖向亘下水？纪龙飞就更无聊了，他自己都还不一定娶得到蓉蓉，管向亘那么多干什么？水灵瞪了向亘一眼，语气带酸，满脸不高兴，“你自己也想成亲了，所以不想理我了对不对？”“我……我没有。”这种事他想都没想过。

“真的？你没骗我？”水灵又跳上前，欣喜若狂的握住向亘的手，娇声笑道：“那你以后不可以不理我喔。”不然她又要噩梦连连了。

向亘拉开她的手，忐忑不安的看着她，“这是两回事。”他们俩不能再这样闹下去了，他对自己日渐怪异的心感到惴惴不安，想探究，又怕答案是他所不能接受的。

心一横，他冷硬地道：“你把木箫还给我，这只望月龙环你拿回去，我们就听大哥和二哥的话，不要再吵了。”“不要，我才不要把木箫还给你。”水灵哀怨的瞟了他一眼，恼怒他绝情的语气。

说来说去，他就只宝贝他那支臭木箫，从来就没瞧他珍惜过她给他的铜环。

“你到底想怎样？”向亘忍住气，试着对眼前的人讲理。

“我不管，我就是不要还给你。”水灵孩子气的拉紧衣襟，怕向亘会上前抢木箫。

“你再跟我要那只该死的木箫，我就把它当柴烧了！”向亘咬牙吼道：“你到底讲不讲理？”这臭水痕四处造谣也就算了，现在他忍气吞声，试着和他和平相处，他却态度恶劣得像是吃定他似的。

水灵登时愀然变色。他居然为了那支破木箫对她这么凶！

她也忍不住火大地对他吼道：“总之木箫我是不会还给你的。至于望月龙环……”她冷笑两声，“快十五了吧？上回泡冰冻池水的滋味如何啊？春香。”“你……”向亘握紧拳头，再也忍不下去了。

水灵望了眼前的冰山一眼，嘲弄道：“干嘛，说不过我就要动手打人啦？你要不要先找帮手啊？反正你们啸傲帮人多嘛。”向亘一双黑眸霎时泛起寒光，全身散发出肃杀之气，“当心你说的话，不要污蔑我！”水灵对他的威胁嗤之以鼻，“不知道上回是谁以二敌一？”“你该不会忘了上回说的话吧？”上回水痕讥讽他啸傲帮以多胜少的耻辱，他想忘也忘不掉。

哼，他想雪耻？她也想报仇呢。

水灵嘴角勾着冷笑，“要打就来打，谁怕谁啊！”在腰际一按一拉，她手中握着一柄寒光慑人的软剑。运功在手，掌中软剑一阵抖动后发出嗡嗡的剑鸣声。

向亘扯了下唇角，一转眼，手中也握着一柄黑得发亮的玄铁剑。

下一刻，一道绿影与一道黑影已在空中交会，两柄利剑因为剑身相触相击，不断发出铿锵声响。

闇黑静谧的深夜，但见两道身影在偌大的庭园中飞来窜去，其间还不时迸出火光与金属相击声。

两人此番恶斗引来雷家堡中守卫的人。

得到通报，雷霆驰夫妇也赶到打斗现场。

紫嫣偎在丈夫怀里，揉着酸涩的眼道：“发生什么事？铿锵铿锵的吵死人啦。”是谁三更半夜不睡觉扰人清梦？雷霆驰抚抚妻子的发，柔声回答：“是亘和痕打起来了。”他蹙眉看着眼前打得难分难舍的两人，明明叫亘别再和水痕闹下去了，怎么这会儿又打了起来。

“真的？”紫嫣骤然双眼发亮，凝望前方飞来高去的两道人影。上次她因为担心蓉蓉而无暇欣赏高手对决，现在她终于可以专心看好戏了。

雷霆驰神色怪异的瞥了妻子一眼，“紫嫣，你不担心水痕吗？”再怎么看，水痕都是略占下风的那个。她该担心的不是吗？紫嫣巧笑倩兮地轻笑道：“有你在儿，我紧张什么？”雷霆驰扬了扬剑眉，“对我的武功这么有信心？”没想到在亲爱的老婆眼里，他还是个无敌高手。

紫嫣皱皱俏鼻，打破他心中美丽的幻想。“才不是呢，我只是认为情况危急的时候，你会出声喝阻向亘。再说……”眼眸滴溜溜一转，她娇声威胁道：“如果痕受伤了，你就等着我跟你没完没了吧。”“这又关我什么事？”又不是他叫他们打架的。

“废话，向亘可是你弟弟。再说，我和痕的关系可是非比寻常。”雷霆驰顿时醋意冲天，脸色沉了下来，“亲爱的紫嫣娘子，麻烦你记住你自己的身分好吗？”“什么身分呀？”紫嫣坏心地眨眨眼，佯装不解。

雷霆驰收紧铁臂，低声怒道：“我的妻子。”“喔——你是说这个身分啊。”她无辜地又眨眨眼。

雷霆驰怏怏不乐的哼了一声，嫉妒的酸泡泡直冲上他的心头。

紫嫣啼笑皆非的睨了他一眼，“我都已经嫁给你了，你还吃哪门子的飞醋？”吃醋的对象竟然还是灵儿，真是离谱。

“喂，相公大人，你还不快将他们两个分开？”她轻推下他。

雷霆驰气闷的瞪了她一眼，抿着薄唇不说话。

紫嫣嗤笑出声，紧偎在丈夫怀里，浓情蜜意地道：“傻相公，嫣儿最爱的人还是你啊。”雷霆驰闻言开心的露齿一笑，激动的揽紧妻子。

站在他们身后的雷安差点拍额仰天大叫。真受不了这对夫妻！就算要亲热也不必挑这种时候嘛，难道他们没瞧见亘少爷和痕少爷已经打得昏天暗地了吗？他们竟然还有空闲在那儿甜言蜜语，真受不了。

雷安上前咳了几声，“少爷、少夫人。”唉，总要有人当那根打鸳鸯的棒子吧。

雷霆驰冷觑雷安一眼，回头对怀中妻子温柔一笑后才放开她。

他脚底运劲，施展轻功朝缠斗的两道人影飞去。

“你们两个统统给我住手！”雷霆驰朝两人吼道。

等两人停下动作，他一手各拉一个斥道：“你们两个闹成这样成什么样子？！”“大哥。”“表姊夫。”水灵和向亘各自唤了一声，随即又怒瞪了对方一眼。

“姓向的，别以为我怕你。”水灵恶狠狠的说。

“彼此彼此。”向亘的语气也好不到哪去。

“别吵了。你们两个现在都回自己的别院睡觉，不准再打了。”雷霆驰威严的喝止差点又要闹起来的两人。

再重重的冷哼一声后，黑影俐落的往东边飞去，绿影则迅捷的逸往北方，不再回头。

4

好无聊喔。

水巽圆圆的小身子蹲在柳树旁，无柳的用枯枝拨弄莲花池里的水。

他觉得好无聊喔。

北斗七“猩”七位爷爷平日都会带着他四处去玩，可是今天“猩猩”爷爷们说要和龙飞哥哥开什么月会，害他没事可做，也不能自个儿跑出去玩。

本来他想去找姊姊玩的，谁知她也不在。

听说自从三天前她和亘哥哥吵嘴，打了一架后，她就气得跑去住在什么香院的，直到现在都还没回来。

唉，真的好无聊喔。

向亘行经庭院，适巧瞥见地上那一团小球。

“巽巽？”他迟疑的站在小圆球之后。

小圆球回头看了向亘一眼，哼了一声又转回去。

向亘走上前，在水巽的身旁蹲了下来，很诚恳地道：“巽巽，亘哥哥很抱歉那天对你那么凶。我那时实在是太心烦了，才会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。原谅亘哥哥好吗？”水巽微侧头瞥着他，“你为什么心烦？”反正他也没要做，看在亘哥哥向他致歉的份上，他就陪他聊聊天好了。

向亘想起自己那几天脾气那么坏的原因，苦笑道：“因为我那时在生你哥哥的气。”“生哥哥的气？为什么？”水巽皱起小圆脸，不喜欢听见有人讨厌他的美女姊姊。

“呃……”向亘有些迟疑，不知如何向水巽解释他与水痕之间的一切。

近几个月来，他被自己的坏脾气骇着了。他原本是个没什么情绪的人，少有事情能使他失控，可是近来他却变了，变得完全无法掌控自己。

像三日前，他竟然因为水痕一句话就气得和他打了起来。虽然事后他懊悔极了，可是这样易怒易喜的心绪他从来没有过——至少在认识水痕以前从没发生过。

为什么他近来会这么管不住自己？他不懂，想找个人商量，却没有合适的人选。

其实他也不是真想商量出什么结果，以是想吐吐心中苦水罢了。可是放眼望去，嘍傲帮帮众一个比一个长舌，他这么一吐苦水，大概不到一天的工夫，全嘍傲帮的人就都知道他的心事了。

至于七位长老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只怕他话还没说完，七位长老已经七嘴八舌地胡乱下了定论。

看来，唯一的人选就只有——“巽巽，如果巨哥哥告诉你一件事，你会告诉别人吗？”水巽登时觉得自己被侮辱了，他忿忿不平的挺起胸膛，傲然道：“我才不会，我又不像七位‘猩猩’爷爷那么多话，也不是嘍傲帮那些长舌哥哥们。”巨哥哥这样问他简直是瞧不起他。

向巨点点头，巽巽是不像其它人话多又爱乱说话。

“巨哥哥，你要告诉我什么呀？”水巽拉拉仍一脸犹疑的向巨。

“我……”他该说吗？可是他真的很需要倾吐一番，不然他就要疯了。

“巨哥哥，你不相信巽巽吗？放心啦，我答应你不用说出去，就绝对不会说出去。”水家人向来说话算话。

最后，向巨决定说了。两人挑了个树荫坐下，大部分都是向巨在说，水巽在听，只有偶尔出声问个问题。

“巽巽，我先告诉你我家里的情况。我祖籍在山西，家父是山西首富。当我三岁时，有天夜里突然来了几个恶盗，将家里的财物洗劫一空，还把我的家人全杀了……”向巨忍住悲伤，将二十年前的往事全盘说出。

水巽震怒的瞪大眼，不敢相信向来冷漠的巨哥哥身世竟然那么可怜。

“巨哥哥，你呢？你那时是不是不在家？”向巨摇摇头，“我那时也在家。我被人从背后砍了一刀，躺在地上就快死时，纪伯伯刚好来了，才救了我。那个纪伯伯就是我二哥的爹。”“后来呢？有没有捉到坏人？”向巨惨然一笑，“当时没有捉到，那个带头的恶盗跑掉了。”“真的？不公平！坏人就应该死掉才对。没关系，巨哥哥，巽巽帮你抓他。”水巽拍拍胸脯，很有义气地说。

“巽巽，你别急，我还没说完。”有水巽一脸不平，要是韩不群这时出现，大概会被他吐口水，再被他毒死吧。

“那后来抓到坏人了吗？”水巽急着知道答案。

向巨点点头，“前些日子我和两位兄长找到他了。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我们在我大嫂、你哥哥与颜姑娘的帮助下，终于报了大仇。”由于最后这一部分实在太血腥，不适合小孩听，向巨便草草带过。

“呢，我懂了。”水巽点点头，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，但百件事却是他不明白的。

“巨哥哥，我哥哥算起来也是你的恩人，为什么你还老和哥哥吵架？”

“我……”他自己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“大概是因为你哥哥常捉弄我吧。”说完，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牵强。

以前二哥也很爱捉弄他，他就没发过什么火。更何况他早练就冷漠看待一切的好功夫，不然光以二哥开的那些恶劣玩笑，他早离开嘍傲帮了。

“我哥哥怎么捉弄你？”水巽一听到这种事，兴致就来了。他双眼一亮，抓着向巨猛追问详细情形。

向巨不住地苦笑，“他捉弄我很多坎，数都数不清。”“那你就把其中几次比较精采的告诉我嘛。”“啊？”他是受害者，巽巽不同情他也就罢了，还要他把精采的部分告诉他？受不了水巽的缠功，向巨只好把春香那件事说出来。“唉，你哥哥陷害我扮成万蝶楼的姑娘春香，还老爱拿这件事情嘲笑我。”“万蝶楼又是什么人？当他的姑娘不好吗？”水巽圆圆的小脸上布满问号。

“呃……万蝶楼是一个地方，不足一个人。”向巨试着解释。

“原来万蝶楼是个地万喔。那是什么样的地方？”应该很好玩吧，不然

姊姊也不会老是拿这个地方嘲笑亘哥哥了。

“万蝶楼是……”该死，他要怎么向六岁的小孩解释妓院这种地方？“你不会形容啊？没关系，亘哥哥，你可以带我去那儿看看。这样你就不用绞尽脑汁向我形容了。”“不行，你不能去！”向亘厉声阻止。看到水巽疑惑的眼神，他连忙又解释道：“我是说你现在不能去，因为万蝶楼在京城，离这里很远很远。”还好及时找到理由搪塞过去。

“这样啊。没关系，等大家回到京城后，我再叫哥哥带我去。”“嗯，你以后再问你哥哥好了。”就让水痕自己向他弟弟解释吧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万蝶楼是什么地方了。

“我哥哥除了要你扮成春香外，没别的了吗？”向亘松了口气，显然万蝶楼的话题已告一段落。下面的话题他最好小心点，免得巽巽又问出一些他无法回答的问题。

“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。像是望月龙环，还有在啸傲帮散布我扮成春香的消息。”讲到后来，向亘又想起上回和水痕不欢而散的事。他轻叹口气，望着眼前的莲花池又失神了。

瞄瞄失魂落魄的向亘，水巽转转圆滚滚的眼睛，嘴角噙着一抹阴险的微笑，“亘哥哥，你在想我哥哥呀？”“我……我……没有。”向亘红着脸，连忙反驳。

“是吗？”他才不信哩。瞧亘哥哥脸都红成那样了，还说没有。

“我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”向亘急得猛挥手。

水巽安慰似的拍拍他的肩膀，“亘哥哥，我相信你。”才怪！

“呃……你哥哥最近还好吧？”他忍不住又问起水痕的事。

“亘哥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哥现在搬出去住了。”要不然他也不会无聊的坐在这里。

“那……他都没有回来吗？”向亘期期艾艾的又问了一句。

“亘哥哥，你好象很关心我哥哥？”水巽神色暧昧得很。

“我没有，我只是好奇而已。”向亘连忙撇清。

没有才怪！水巽坏坏的看着满脸不自在的向亘，他连说话的音调和声量都变了，还嘴硬。

算了，有在亘哥哥有心道歉的份上，他就发发善心帮帮他好了。

“亘哥哥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哥哥长得很美、很漂亮？”“巽巽，男孩子是不能用漂亮来形容的。”虽然水痕真的很好看，但他毕竟是个男孩，用那两字形容他多多少少都有点侮辱的成分在。“男人是不会喜欢有人说他长得漂亮的，那是在暗示他不像男人，知道吗？”“是吗？可是我哥不会介意的，你说她漂亮，她还会很高兴喔。”水巽拐弯抹角的说。

“那是因为你是他弟弟，年纪又小，他才不会介意。”“才不是呢，不管是谁说的都一样，我哥就是不会生气。”水巽说到最后，激动的站了起来。

“好好好，他不会介意。”向亘淡淡笑道。他也真是无聊，竟为了这种事和水巽争成这样。

听到向亘敷衍的语气，水巽的火气也上来了。亘哥哥是白痴吗？这么明显的暗示都不懂，气死他了。

气愤的看了向亘一眼，水巽忿忿的去下最后一句话。

“只有真正的男人才会介意别人说他漂亮！”向亘纳闷的看着水巽离去的背影，他说错了什么吗？巽巽为何生气？还有巽巽最后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

喔，他知道了。因为水痕才十七岁，只是个男孩，还不能算是“真正的”男人，才会不介意有人说他漂亮。

对！就是这样没错。

不过……真是这样吗？向亘傻傻的看着天空，为什么他总有种感觉，巽巽好象在暗示他什么……那巽巽到底在暗示些什么呢？是夜，留香院内灯火通明，衣香鬓影，好不热闹。

“赵大爷，您好久没来啦。”李嬷嬷使出浑身解数，努力想留住甫进门的中年男子。

三天她们留香院的生意实在差得紧，希望今儿个的生意能好些。只要水公子不再……“啊”石破天惊的尖叫声再次传遍留香院各大楼阁。

“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”中年男子惊跳起来。哪里来的恐怖叫声？李嬷嬷干笑几声，赶紧安抚道：“哎呀，没什么啦，只是有个客人刚被妻子抛弃，所以……”呜呜……不到一刻钟，她的美梦就破灭了。

“这么惨？怎么会叫成这样？”中年男子狐疑的回望李嬷嬷。

“唉，就是这么惨呀。我去瞧瞧他好了。”吩咐旁边的姑娘招呼赵大爷后，李嬷嬷撩起裙裾连忙奔向后院。

一到后院，李嬷嬷连门也懒得敲，直接推门而入。

“水公子，您又作噩梦啦？”李嬷嬷看向坐在床上，抱着棉被直喘气的人，强忍住破口大骂的冲动，不停地告诉自己：花钱的是大爷，她不可以得罪。

水灵双眼无神地低语：“对啊，我又作噩梦了。”李嬷嬷走到桌旁，挑了张椅子坐下来。“水公子，您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夜里老是作噩梦”

鬼叫鬼叫的。她及时收住后头那句话。花钱的是大爷哪！她再次复诵这句金玉良言。

“依我看，水公子，我就找个院里的姑娘陪您好了，这样一来，您夜里就不会再作噩梦啦。”这水公子来妓院不叫姑娘，自个儿住在后院里也就算了，偏偏夜里老作噩梦，鬼吼鬼叫的，吓得客人跑光光。

水灵摇头叹道：“这方法我试过。”大姊和蓉蓉都陪过她，她还是噩梦连连。

“那您是什么原因老是作噩梦？”“唉，我只要没见着一个人，就会一直作噩梦。”李嬷嬷建议道：“那您晚上就找那俩人陪您，您就不会再作噩梦啦。”她们也可以好好做生意了。

水灵闻言，双眼迸出光亮，“对喔，我怎么那没想到。李嬷嬷，我明儿个就回去找他。”李嬷嬷也双眼一亮，笑得合不拢嘴，“对嘛，对嘛，这样最好了。”想到明儿个夜里总算能好好做生意，她开心得眼儿都笑眯了。

“亘，你还好吧？”纪龙飞纳闷的问着在一旁发愣的向亘。

这几天他老看到亘杵在院里发呆，口里喃喃自语着什么男人啦、漂亮的，真是怪异。

纪龙飞等了半晌，没听到向亘回话。

咦，他到底在想什么，想得这么入神？纪龙飞恶作剧的在向亘的耳边大叫一声，“亘！”他就不信这样他还不回边神来。

“该死！”向亘顿时跳了起来，怒瞪着纪龙飞，“二哥，你做什么叫得这么大声？”纪龙飞洋洋得意的看着被“叫”醒的向亘。很好，终于有反应了。

“没什么，只是我叫了你半天也不见你回话，情急之下难免说话大声了些。”他会情急？看他一脸得意，白痴也知道他是故意的。“什么事？”“没什么，以是奇怪你为什么最近老是在发呆？”“我没有。”即使是在罪证确凿的情况下，向亘仍不忘强辩。

“是吗？那你刚才在干啥？”都被他逮到了，还想赖。

“我……”他总不能告诉二哥，这几天他老是在想巽巽丢给他的那句话吧？他想找巽巽问清楚，北斗七星却又霸着他不放，现在也不知道又带巽巽到哪去玩了。

唉！

纪龙飞不敢相信地揉揉眼睛，向亘那个冰块也会叹气？难道事情真的糟到这种地步，连他都解决不了？“喂喂，你还没回答我哩。”怕向亘又要发呆，纪龙飞连忙提醒的推推他。

“二哥，你会不会介意有人说你长得很漂亮？”向亘突然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。

“嘎？”纪龙飞霎时愣住，这是什么问题？“我是说，你会不会介意有人说你长得很漂亮？”向亘语带不耐的再问一次“亘，你还好吧？”纪龙飞有些担心地走到向亘身边。

“我很好，你只要告诉我你会不会介意就行了。”向亘更加不耐烦了。

“有人称赞我长得俊美，我怎么会不高兴？”亘的脑袋是不是坏掉了？

“我说的不是俊美，是漂亮！”向亘大声纠正他。

纪龙飞奇怪地斜睨他一眼，不过是个形容词罢了，他做什么这么激动？不过，他还是识相地回答他好了，谁知道在狂怒之下的人 would 做出什么事来？

“呃，人家说我漂亮，我还不至于会不高兴啦，只是……”纪龙飞停顿了下。

“只是怎样？你快说啊。”向亘催促着。

“只是身为男子，多多少少都会不喜欢人家说他漂亮，因为那样好象是在暗示他不像男人。”“真的？即使是年轻的男孩？”“应该是吧，又不是女孩子。亘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“你刚才说什么？”向亘突然激动地捉住纪龙飞的手臂。

“我说，亘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”纪龙飞乖乖回答。最近向亘实在是太奇怪了，他还是顺着他比较好。

“不是这一句，是之前那句。”向亘激动的摇着兄长。

纪龙飞被摇得七荤八素，恍惚之中听到自己说：“应该是吧，又不是女孩子。”幸亏他记忆力不错。

向亘猛然松开纪龙飞，呆愣的看着他。

突然，他叫了一声：“巽巽呢？他去哪了？”纪龙飞还来不及回话，就见向亘轻功一展，飞离庭院，留下他一个人呆愣的站在原处。

“雷安，巽巽回来了没？”向亘拉住朝他走来的总管，着急的问。

“亘少爷。”好久没看到亘少爷了，自从痕少爷负气搬出去后，就没瞧见他来过。

“巽巽呢？”向亘十分没耐心的又问了一次。

“巽少爷和贵帮的几位长老出去了，还没回来。您找他有事吗？”“他们有没有说要到哪里去？”“没有哩，他们……”雷安见向亘转身就要离去，连忙出声叫住他，“亘少爷，你等等。”咦，他这么急着走做什么？“什么事？”

向亘不耐烦的怒瞪雷安一眼，登时把他吓得吞吞吐吐起来。

“我……我是说，如果你真的有急事要找巽少爷，你可以先去痕少爷那儿，他已经回来了。”向亘双眼一亮，颤声道：“她回来了？人呢？”雷安愣愣地回答：“在房里。”他们俩不会又要打架了吧？“我去找她。”话声甫落，向亘已经在大厅消失。

水灵托着腮坐在椅子上发呆。

她决定听从李嬷嬷的话找向亘来陪她，只要他每晚坐在她房里，她就可以好好睡觉，不会再作噩梦了。

不过，他会愿意吗？如果他不愿意，她该怎么办？嗯……娘每回要老爹做什么事时，好象都是用那一招，也许她也应该如法炮制……向亘静默的站在房门口，望着发呆的水灵。

水灵一抬头就看见向亘呆呆的看着她。

“你来干嘛？”哼，八成又是来要他的木箫。

向亘不发一语走进她房里，双眼直盯着她。

“喂，你看够了没？”水灵不耐烦的吼了一句，“你到底在看什么？”向亘很专注的凝望眼前的人。有可能吗？她有可能是女子吗？走到她身前，向亘眼光闪了闪，淡淡吐了句：“我觉得你长得很美。”“嘎？你说什么？”水灵傻傻地问，怀疑她刚刚是不是听错了。

向亘仔细看着她的每一个反应，又说了一次。“我说，我现在才发现你长得很美，很漂亮。”“真的？”水灵杏眼一亮，“你真的觉得我很美、很漂亮？”一双小手兴奋地拽着他的衣袖直摇着。

向亘点点头，凝神望着水灵异于往常的喜悦小脸，轻声道：“你是我见过的人当中最美的一个。”“死相！这样夸人家。”水灵小手掩腮，害羞又高兴的拍了向亘背心一记。

向亘呻吟一声，抚着发疼的背心，心中已有八成把握。只足，哪有女人力气追么大的？他再试探一下好了。

“我想，如果你穿女装，有起来一定更美、更漂亮。”没有一个男人会喜欢别人叫他穿女装，长得再俊美都不可能。

水灵开心地笑得合不拢嘴，娇嗔道：“讨厌，连你都这么说。我本来就很美嘛，穿起女装当然更好看啰。”哈，就知道这个冰块呆子有眼光。

她嘻嘻笑了两声，又打了向亘一记，“真是的，我竟然美到连你这冰块都发现我很美了。”向亘再次抚着背心，恍然想起练武之人力气本来就大了些。他一脸诡异的看了眉开眼笑的水灵一眼，向来紧抿的唇角神秘地扬起。

水灵心喜的挽着向亘的手臂，也懒得细想为何今儿个他会对她如此和颜悦色，还直夸她漂亮，更没注意到他深邃的眼眸正直勾勾地望着她。

呵呵呵，也许她该试试娘的耶一招 “亘……”水灵轻轻偎入向亘怀中，缓缓抬起头，娇媚的眨眨眼，露出一朵媚笑，很满意的看到向亘被她迷得晕头转向。

不错，第一阶段成功。

她双手勾着向亘的颈子，慢慢拉低他的头，抵着他的脖，低声说道：“亘，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？”向亘被她迷人的气息扰得意乱情迷，傻傻的点头。“好。”水灵赶紧加把劲，“那你愿不愿意……”“姊”水巽小跑跑进水灵房里，话还没说完，差点因眼前的景象而被自己的口水噎死。

向亘一张俊脸顿时红得像是会冒烟似的。

当他看见水巽嘴角暧昧的笑容时，才发觉自己还抱着水灵，连忙放开她，脸上红彩更深。

水灵臭着一张脸，“做什么？”臭巽巽，居然破坏她的好事。

水巽奸笑两声，“你们两个处得很好嘛。不吵架了吗？”没想到亘哥哥动作挺快的。他那天才暗示他一下，今天就……噢，人怎么不见了？“亘哥哥人呢？”水灵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“还问，早被你吓跑了。”“姊，你方才在做什么？你是不是要亘哥哥替你做什么？”要不她怎么会使出娘的绝招？“巽巽，我想通了，其实我只要让向亘答应每晚在我睡觉的时候，坐在我房里陪我，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睡觉，不会再作噩梦了。”水灵兴奋的拉着水巽的小手，很高兴的宣布自己的新发现。

“这方法好是好，可是他会肯吗？他自个儿也要睡觉，哪会愿意整晚坐在你房里陪你？”水巽不愧是聪明的小孩，一语便道出了重点。

水灵不在乎地耸耸肩，“没关系，我可以搬张躺椅给他。”水巽不屑的看着异常兴奋的姊姊。奇怪，她平时那么聪明，怎么今天蠢得紧？人家亘哥哥会有暖床不睡，跑去她房间睡躺椅？唉，她大概是太久没睡好，想睡觉想疯了吧。竟然连这种蠢主意都想得出来。

“对了，巽巽，你觉不觉得向亘好象知道我是女的了？”她拉着弟弟一块儿坐下。

水巽一惊，姊姊该不会是怀疑他吧？“你……你怎么会这样想？”老天爷，千万别让她知道是他出卖她的，要不然他准没法子活过七岁。

水灵叙述一遍刚才房里所发生的事。“他还说我穿女装一定很漂亮。哪有人会对一个男孩子说这种话？所以他一定是知道了。”水巽小心翼翼的看了水灵一眼，“你有骂他或否认吗？”水灵摇摇头，“没有世。”这下水巽也好奇了，“为什么？你不是一直很怕亘哥哥知道你是女的，怎么又不否认呢？”“我本来是很怕他知道我是女孩子后，会利用这点报复我。可是跟他相处这么久，我发现他很单纯，看到女孩子还会害羞，我想让他知道我是女的，对我反而比较有利。”“有利？”知道她是女孩子跟利益有什么关系？“对啊。”水灵轻敲水巽的额头，“巽巽，刚刚我不是告诉你只要他肯陪我，我就不会再作噩梦，你忘了吗？”“我没忘。可是这和你是女的又有什么相关？”

“这简单。我问你，如果有一天有一个男孩子跑到你跟前，问你晚上可不可以陪他，因为他会作噩梦。你会答应吗？”水巽不屑的扬起脸，“当然不会，我这会一脚把他踢飞出去。一个男孩子还怕作噩梦，实在太丢人了。”水灵同意的击掌道：“这不就对了？如果他知道我是女的，一定会怜香惜玉的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如果有一天，有个美女跑来要我每晚陪她，我一定二话不说，马上拎着铺盖卷跑过去。”这么好的事，没理由不答应。

水灵得意的笑了。“对了，巽巽，你猜向亘怎么知道我是女的？”老天，她还没忘记这件事呀？他最好小心回答，别露出马脚。

“也许是他自己猜到的。”水巽小小声的建议。

水灵无法控制的大笑出声，“别开玩笑，凭他那个木头，再一百年他也猜不到。

我觉得是有人告诉它的。巽巽，你想这个人会是谁？”哪个不怕死的家伙敢出卖她，被她逮到后，看她怎么对付他。

水巽觉得有滴冷汗从他背后滑下。姊姊不会是怀疑他吧？看她的眼神，

应该不是。

他最好快推个替死鬼出来，否则日后东窗事发，他有十层皮都不够扒。想不到老姊虽然睡眠不足，反应还是挺快的，真不愧是水家人。

水巽愈想愈骄傲，水家人就是这么优秀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，仍是保持一贯的聪明。

不过骄傲归骄傲，他还是快点找个替死鬼出来。水家人除了聪明之外，心狠手辣也是挺出名的。

要找谁当替死鬼好呢？这时，水灵已经替他想好人选了。

“一定是大姊。这女人一直想报我当初在姨娘面前出卖她的仇，所以一定是她。巽巽，你说呢？”他还能说什么？难道还跳出来承认他才是那个出卖者？他又不是疯了，找死也不是这种找法。

“这女人真坏！也不想想她现在过得这般幸福快乐是托谁的福，竟敢在我背后捅我一刀。这仇我一定要报。巽巽，你说对不对？”水灵转头征询弟弟的意见。

水巽连忙点头，“对对对，你说得对极了。喂，你要去哪？”他叫住走出房门的水灵。

“我要去找向亘。我今天一定要他答应我那件事。”挥挥手，水灵一蹦一跳的离开房间。

向亘一脸傻笑的走出水灵的房间，准备回啸傲帮去。

“小叔。”坐在大厅内的紫嫣叫住正经过厅门的人。

“大嫂，有事吗？”向亘恢复冷静，一脸漠然的走进大厅。

紫嫣没有回话，只是高深莫测的望着他。

“大嫂，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”向亘顿时让她看得寒毛直起。

“你心情很好？”紫嫣天外飞出这句话。

“嘎？”向亘愣了下，这才知道原来她叫住他是别有用意。

紫嫣挑挑柳眉，“你没事情想问我吗？”她嘴角勾着坏心的笑容。

他有事要问她吗？怎么他自己都不知道？“你知道痕是女的了。”紫嫣很有把握的说。

“大嫂，你怎么知道我知道了？”未免太神了吧！他进门不过一会儿，她竟然猜得出他已经知道这件事了。

紫嫣眨眨眼笑了，脸上满是得意。“看你的表情就知道了。”向亘忍不住摸摸自己的脸，他脸上有写字吗？“亘，你真的没别的事要问我？”当然有，事实上他有满肚子的疑问。

“大嫂，水痕真是她的本名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紫嫣理所当然地回道。

“那她的本名是？”“我可以告诉你，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，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”要她颜紫嫣为人解惑，总要有点报偿，她可不会做白工。

向亘深思的看着紫嫣，“大嫂想知道什么？”“你们这回这么快就追上我们，是不是水痕给你们线索的？”向亘迟疑一会儿，该回答大嫂吗？万一她对水痕做出什么报复的举动……“哎呀，想那么久做什么？我又不会对你心爱的人怎样。”坏心的宣告勾出向亘一脸的红潮。

“大嫂……”向亘感到非常不好意思。没想到大嫂会这么直接地说出他的心事，让他当场糗得不知要说什么。

紫嫣呵呵笑道：“亘，你还没回答我呢。”向亘迟疑了一会儿，最后才

点点头。

紫嫣眼中精光乍亮，原来真是臭水灵搞的鬼。

“水灵才是她的本名，灵是灵秀的灵。”想了想，她又问道：“亘，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？”“是巽巽提示我的。”“巽巽？”巽巽倒是好心，竟会主动提醒向亘，看来巽巽对向亘的印象非常好。

不过，她得提防巽巽反戳她一刀，诬告她是那个泄密的人。

“巽巽是怎么提示你的？”向亘将水巽在庭院的话重复一遍。“我本来还有点怀疑，所以就照巽巽的话试试看。”“结果灵儿就开心得合不拢嘴？”唉，谁不爱人赞美呢。

向亘脸红红的点头，“我确定灵儿的性别，是刚刚巽巽跑进房里时，我听见他叫灵儿姊姊。”紫嫣好笑地瞄瞄向亘，没想到他会这么害羞。“老实告诉大嫂，你觉得灵儿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“她……”向亘迟疑了好久。

“不晓得怎么形容？这样吧，我问你答，如何？”看向亘点点头，紫嫣沉吟一会儿才开口，“灵儿有些行为是不是会让你觉得无所适从？”她得含蓄点，免得向亘又要不好意思了。

“这……有时吧。”向亘脸红红的回忆着。水灵的行为岂止是让他无所适从而已。

“亘，如果你想追求灵儿的话，大嫂给你一点意见如何？”不然他大概会让灵儿给搞疯了。

“好。”大嫂能给他意见当然最好了。

“你也觉得灵儿是个聪明的人吧？”向亘点点头，对水灵的聪明才智颇认同。毕竟他就常被她整治得哭笑不得。

“就像你大哥和我的婚事也是灵儿一手促成的。”虽然水灵死不肯承认。

“不过她会这么做，其实只是因为好玩。”“是吗？”紫嫣点点头。“灵儿是很聪明啦，不过她对人情世故懂得并不多，做什么事都是以好玩为先决条件。就连她当初会加入我们的‘新时代联合经营’，还兼任护院教头，都是因为好玩而已。”其实水灵根本就是小孩子心性，这一点由当年向亘不小心踢了她一脚，她都能记恨成那样，一有机会就整他、捉弄他即可看出。

“所以……”他还搞不清楚大嫂的重点在哪。

“说白一点，灵儿根本就是个爱情白痴，她对感情的接收能力有问题。这可不是我乱说，灵儿从小在水谷里长大，平常接触到的只有她的家人，所以她对很多事都认为是理所当然，也从未想过为什么。如果你真的想追到灵儿当老婆，你就必须主动出击，而且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”“主动出击？破釜沉舟？”向亘有如坠入五里浓雾之中，完全搞不清楚方向。

紫嫣用力的点头，“没错，就是主动出击！如果你不主动一点的话，灵儿永远不懂你在喜欢她。你要有豁出去的打算，能多卑鄙就有多卑鄙，该不要脸时，绝对不要客气。”“嘎？”需要这么夸张吗？向亘一脸诧异地看向出主意的人。

紫嫣像是会读心术似的，继续点头附和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要这么夸张。你手脚如果不快一点，早点追上水灵的话，等日后你们嘍傲帮那群想成亲想疯了男子知道灵儿是女子时……”她故意不将话说完，把后果留给向亘自己去想象。

向亘傻傻的重复着，“到时如果他们知道灵儿是女子……”“你现在就回房好好的想、慢慢的想，想想你以后要如何缠着灵儿。”紫嫣笑着挥挥手，

向缓缓走出大厅，陷入沉思中的向亘道别。

5

呵呵呵，总算让她报了一箭之仇了。

照她的计画，向亘从现在开始就会死缠着水灵不放，让她一点自由都没有。

到时她就不用怕水灵又作噩梦啦。万一真有什么事情发生的话，她只要把灵儿丢给向亘就好了。呵呵，完美！

雷霆驰与纪龙飞一进门，就看见紫嫣一脸灿笑的坐在大厅。

雷霆驰上前拥住紫嫣的纤腰，柔声道：“紫嫣，你在笑什么？这么开心。”“没什么啊，只是心情好而已。”紫嫣巧笑倩兮的回搂丈夫。

雷霆驰笑了笑，并不在意她的刻意隐瞒。他坐下后，将她移坐在他的腿上，毫不顾虑在场的纪龙飞。

紫嫣正想跟老公说些体己话，瞥视到一旁的纪龙飞正打算开口揶揄他们。

“我差点忘了，我一直想问你们一件事呢。”紫嫣抢先开口。

雷霆驰扬扬眉，笑望着怀里的娇妻，“什么事？”“我们上回到扬州时，一路上总听见人家说啸傲帮、啸傲帮的，到底啸傲帮是干什么吃的呀？竟然在江南这一带这么大条。”紫嫣毫不修饰的将心中的疑问说出。

纪龙飞听见紫嫣的问话，顿时瞪大了眼。

大嫂可是大家闺秀，怎地说话会这么粗俗？再瞧瞧大哥，他怎么一点也不在意的模样？“龙飞，我娘子在问你话，别傻愣着不开口。”雷霆驰瞪了纪龙飞一眼。他的宝贝娘子问话，龙飞竟然敢发呆，真是不要命了。他难道不知道就算他不计较，紫嫣报起仇来也是很恐怖的吗？纪龙飞闻言挺着胸，骄傲的说道：“我们啸傲帮可不是一般的乌合之众，我们是一群有抱负的人，为了武林和平而聚集在一块儿……”他边说边从怀里掏出一本小册子，照着上头所写的朗声诵读。

紫嫣忍不住打了个呵欠，啐道：“弄了半天，原来你们是黑社会的。直说不就成了，干嘛拉拉杂杂的说了一串，还拿书看！”真是有够丢人现眼的。

纪龙飞十分不屑的看向紫嫣，“大嫂，这本册子上为的可是我们啸傲帮的宗旨世。”不识货的女人。

紫嫣以比他更不屑的神情，一把抢过他手中的小册子，嗤道：“笑死人了！你一个帮主竟然连你们帮里的宗旨都背不起来，还敢拿小抄出来。”还有胆夸口说他们是天下第一大帮。丢人呀！

纪龙飞干笑两声，“大嫂，这册子里可有一万多个字哪！我怎么可能背得起来。”他可不能告诉大嫂，他是因为偷懒才没背那些宗旨。依大嫂的性子，她铁定会嘲笑他至死。

紫嫣对纪龙飞的借口嗤之以鼻，“我们‘新时代联合经营’的宗旨我就背得起来，哪像你，还要看小抄。”真蠢。

“那你就背你们的宗旨来听听吧。”他才不信她背得出来哩。哼！

紫嫣洋洋得意的笑道：“简单！第一是要赚钱，第二是要无耻的赚钱，第三是要无所不用其极的赚很多钱。就这三条，简单扼要。”纪龙飞不禁为之瞠目结舌，“大嫂，这些真的是你们的宗旨？”“废话！不相信啊？”紫嫣不悦的白了他一眼。

“敢情这些宗旨是你为的？”铁定是。

“那当然！”紫嫣得意极了。

“大嫂，你真的是我见过最爱赚钱的人了。”他对她真的是佩服不已。

她笑咧了嘴，“好说。不过说起爱钱，我还比不过‘包氏一族’的老板呢。”唉，一说起包氏一族，她就肉痛。

回眸警视丈夫，紫嫣怨道：“你最好了，跟黑社会挂勾，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。”“我哪有啊？”雷霆驰立刻喊冤，他做生意可诚实得很。

“还说没有？你有龙飞这个黑社会头子做后盾，想做什么有谁敢挡着你？像我们就惨啦，清清白白的商人，做的生意自然就没你大啦。”她口气酸得很。

纪龙飞忍不住嗤笑一声，“清白？大嫂，你别开玩笑，不知道是谁有‘包氏一族’的金卡喔？清白的商人需要找‘包氏一族’吗？不过‘包氏一族’的收费可是道上最贵的，像大嫂这样的人，怎么会愿意花这笔钱？”紫嫣瞪了他一眼，什么叫像她这样的人？“‘包氏一族’服务良好，给的消息又正确，我干嘛不要？像韩不群，他当初就是因为贪小便宜，找了二流的探子，才会卡在京城里动弹不得。虽然他后来记取教训，懂得花大钱找‘包氏一族’查探我们‘新时代联合经营’的底细与‘春香’的来历，不过已经太迟了，我们早就在包家布好线了。”紫嫣得意她笑弯了眼。

雷霆驰拥着妻子，谄媚地道：“老婆，你很厉害喔。”他决定以后要密切注意他亲爱的老婆，免得到时候他连自己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
也许……他该让紫嫣怀孕，这样她就只得待在家里，也就没精力去挖他的桩脚了。

纪龙飞这回真的对紫嫣佩服得五体投地。“大嫂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竟然还能在包家布线。谁不知‘包氏一族’给的消息是千真万确，从不做假。”“哼，要不是我在‘包氏一族’布线，怎能那么快拿到图吗？韩不群能那么快就被你们解决？是我让‘包氏一族’给韩不群假消息的，所以他才会那么快就玩完了。”一说起这件事，她就得意万分。

“可是‘包氏一族’怎么会愿意？大嫂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说起这件事，紫嫣就一阵肉痛。

为了让“包氏一族”的老板替她放假消息，她可是赔了十张“新时代联合经营”的金卡，少赚了五千两呢。

不过她是不会告诉龙飞这件事，好让他来取笑她的。

瞧瞧身旁一脸温柔的相公，她不禁瞪着可比电灯泡的纪龙飞。

臭龙飞，今天一大清早霆驰就出门谈生意，她好不容易有机会和老公在一起，他还杵在那碍眼，不快闪人！

收到紫嫣的警告目光，纪龙飞马上了解了。

他笑了笑，站起身说道：“大哥、大嫂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”转身前还对紫嫣眨眨眼。

临出厅门，纪龙飞突然又回头道：“大嫂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大胆，竟然敢扣住‘包氏一族’的蒸笼不还。小弟实在佩服。”前几天他刚巧瞧见雷安

拿着两个“包氏一族”的特制蒸笼到灶房去。“包氏一族”向来规定要归还这些蒸笼的，不然会遭受到严厉的惩罚。大嫂竟敢对这项规定置之不理，真的很大胆。

望着纪龙飞远去的背影，紫嫣一脸纳闷。

“老公，龙飞刚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她小脸贴着丈夫胸口，娇声问着。

雷霆驰轻笑，“我也不知道。我从没找过‘包氏一族’，对他们的规定不是很了解。”紫嫣皱皱俏鼻，酸溜溜的说：“当然啦！你都有啸傲帮了，哪需要‘包氏一族’的服务啊。”好嫉妒喔。

雷霆驰温柔的亲了亲她的额际，笑道：“你连这个都要跟我计较呀。”真服了他的宝贝娘子。

“我当然要计较呀！你是不用花钱的人，当然就不在意这种事啰。”紫嫣扬着小脸，有些眼红。

雷霆驰抿唇一笑，低下头吻着紫嫣小巧细致的耳垂，性感的低唤：“紫嫣……”他打算开始诱惑妻子，来年生个胖儿子。

紫嫣娇媚的仰头，嘟起红艳的樱唇。“少爷、少夫人”雷安从外头走进来，看见厅里的情景，想要退出去，已经来不及。

“什么事？”雷霆驰抬起头，脸色难看的看着一脸尴尬的雷安。

雷安提高手中拎着的小蒸笼，“有人送这个来给少夫人。”紫嫣从雷安手中接过蒸笼，差点哀痛。又是来催债的。

她手中的蒸笼约莫手掌般大小，其中只能容纳一个包子。这个奇特又小巧的蒸笼正是“包氏一族”特制用来传送消息的。

紫嫣打开蒸笼盖，里头有个热呼呼的包子。白胖的包子上盖着一个圆形的红戳印，印着一个“包”字。

“哇，包子又来啦。”水巽高兴地大叫，奔进大厅。

水巽身后的蓉蓉看见他那嘴馋的模样，不禁笑出声。“巽巽，你这么爱吃包家的包子呀？”跟二姊一模一样。

“对啊，这家的包子很好吃ㄝ。紫嫣姊姊，给我吃，我要吃那个包子。”水巽奔近紫嫣，拉着她的衣袖要求着。

“喏，蒸笼给你。巽巽，你吃到包子里的蜡丸要记得给我喔。”紫嫣将手中的蒸笼连盖子一起递给快流口水的小男孩。“对了，怎么没看到你姊姊？”每回包子送来的时候，她不是都抢第一个的吗？“我姊姊去找巨哥哥了。”水巽拿出蒸笼中的包子后，将蒸笼丢到一旁。

“嘻，包子，好吃的包子。”他掰开白胖胖热呼呼的包子，露出里头一个小小的蜡丸。“喏，紫嫣姊姊，你的蜡丸。”将肉包里的蜡丸交给紫嫣，他从背后的包包中拿出一个紫色瓷瓶，将一些粉末撒进肉包包里，开心的吃了起来。

紫嫣从怀里拿出条丝帕将油腻腻的蜡丸擦拭干净，低声咕哝道：“好好的方法不用，就喜欢用包子传消息，每回都弄得油腻腻的，真讨厌！”她打开封在蜡丸中的纸条，纸上赫然画着一个黑色的大骷髅，骷髅头旁还写着：颜紫嫣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！再不还债，你就等着收包家的截杀令吧！两天后我会上门收债，你不要给我跑掉！不然……将纸条折好收起，紫嫣诡异的一笑。看来她最近要远行了。

她抬起头，就有到雷霆驰一脸疑惑的看着她。“没事。”她回以一个甜蜜的笑容。

“巽巽的姊姊什么时候来的？”雷霆驰问道。奇怪，紫嫣怎么没告诉他，也没介绍给他认识，而且亘怎么会认识她？紫嫣噗哧笑了出来，“巽巽的姊姊就是水痕。”雷霆驰诧异的睁大双眼，“水痕？他是女的？”“对啊，姊夫。表哥其实是我们俩的结拜姊妹，并不是我们的表兄弟。她之所以假称是我们的表兄弟，是为了方便住在我们家。”蓉蓉热心的解释。

“她为什么不假称是你们的表姊妹？”没道理要装成男的嘛。

紫嫣不屑的翻翻白眼，“她嫌当女孩子不自由，硬要装成男子，我们只好随她了。”灵儿那丫头毛病最多了。

“水痕是她的本名？”蓉蓉摇摇头，“不是，她叫水灵。”“还有其它人知道吗？”紫嫣诡异的笑了，“向亘知道。”“他知道？！”雷霆驰和蓉蓉同时惊叫出声。

“他刚刚才知道的。是个小告密者暗示他的。”紫嫣的眼光飘向在一旁高兴吃着包子的水巽。

雷霆驰狐疑的看着水巽，小声的问着紫嫣，“巽巽不会也是女的吧？”他实在是俊美得不像男孩。

紫嫣和蓉蓉同时看向水巽，大笑出声。

“这回无论如何一定要他答应这件事，即使是用拐的也在所不惜。我可不想再作噩梦了。”水灵拉拉衣服，低头看看自己，在确定自己外表整齐后，便敲敲向亘的房门。

“进来。”一个低沉的男音从房里传出。

水灵一推开门，便瞧见向亘呆呆的看着手腕上的望月龙环，脸上还露出一抹傻瓜般的微笑。

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他干嘛看着望月龙环傻笑？一看到水灵，向亘脸都红了，连忙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“你……来有事吗？巽巽不是有事找你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”他低着头，不敢看向她。

“你不欢迎我啊？没事我就不能来吗？”水灵不高兴的挑了一张椅子坐下来。她就这么惹人厌啊，连坐都不请她坐一下，就急着赶她走。

“没……没有，我没有不欢迎你。只是没想到你会来，真的。”向亘连忙解释。不过他仍是低着头，不敢看向水灵。

水灵气愤的跑到他面前，双手用力的抬起他的脸，“你说话时为什么不看着我？”才夸她漂亮，现在却连看她都懒。哼！他说她漂亮一定是哄她的。

“我……”看着眼前的俏脸，向亘又脸红的回想起两人曹有的接触。

“你什么？说我漂亮，现在却懒得看我一眼。说，你是不是在捉弄我？”艳红的菱唇嘟得老高。

“我没有，我是真心真意称赞你。”见她生气，向亘也急了。

“真的？”水灵露出自进入他房里后的第一个笑容。

向亘认真的点点头，“真的。”水灵踮起脚尖，撒娇的环着他的颈子，“那你为什么都不看我？”向亘的脸因为水灵大胆的举动而更红了。他想拉开她，双手却又不听使唤。

“你怎么都不说话？”现在她整个人都贴在向亘身上了。

向亘试着发出声音，“你……你别这样。”“别怎样？”水灵纳闷的看着向亘。“你不舒服啊？脸怎么那么红？”她将自己的额头靠着他的，测试他的体温。

向亘摇摇头，“我没有不舒服，只是……”“只是什么？”“没什么。”向亘深吸一口气，慢慢的拉下水灵的手，自己则向后退到躺椅前坐下。

“对了，你不是找我有事吗？”“你是不是很讨厌我？”水灵嘟着嘴，生气的瞪着向亘。

“我没有。”“你是不是还在气我拿走你的木箫？”向亘缓缓摇摇头，“我早就不气了。”“那你是在气我不肯取回望月龙环啰？”“我已经习惯这个铜环了，取不取下来也没有什么差别。”“那你为什么还要拉开我？”她只不过是靠着而已，又不是要杀他，他的脸色干嘛那么难看。

“我不是要拉开你，我只是脚酸了，想坐下来。”多蹩脚的借口啊！可是他总不能告诉她“再抱着你，我就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来”吧？水灵狐疑的看看向亘，也走到躺椅前，转身坐在他腿上，挑衅道：“我的脚也酸了。”唉！向亘无奈又甜蜜的叹了口气。她爱靠着他、抱着他，就随她好了，反正说了也没用。

“你找我有事吗？”水灵转过头才要开口，就发觉如果她继续用这个姿势说话，等话说完了，她的脖子大概也完了。

她站起身，看了看向亘，拍拍躺椅道：“亘，你先躺好。”“什么？”“快点啦。”她推推他。

水灵等向亘在躺椅上躺好后，自己也跟着爬上躺椅，整个人趴在他身上，手肘顶着向亘的胸口，双手托腮道：“亘，我……”她话还没说完，向亘已经面红耳赤的想推开她，“你快下去。”要不是怕会把她摔在地上，他早就站起来了。

“不要！我喜欢靠着你。”水灵不理睬他的抗议，自顾自的拉起他的手环住自己的纤腰，“我也喜欢你抱着我。”她满意的把脸贴在他的胸口，“哎，这就跟在梦里一样世。”好棒喔！她老早就想这么做了。

向亘才打算再挣扎两下，就被她的话定住了。“梦里？你作梦梦到我？”“对啊。在梦里，你都会这样抱着我。”她绽出娇憨的微笑。

“真的？”没想到她竟会梦到他，还梦到他抱着她。

“真的。”打了个呵欠，水灵抬起右手揉揉眼睛，有些倦了。“我就是告诉你这件事。我每晚都梦到你喔。”向亘高兴的看着水灵，微微收紧抱着她的手臂。

“亘，我好累喔。”水灵忍不住又打个呵欠。

向亘心疼的抚着她眼下的黑眼圈，“你昨晚没睡好吗？”“没有。前晚也没有，还有大前晚也没有。”她微嘟着嘴撒娇。

“为什么？”奇怪，她怎么会每晚都梦到他，又每晚都睡不好？难道他是个噩梦？不可能吧，她还梦到他抱着她，不太可能是个噩梦。

水灵把头轻轻靠在向亘的胸口，满足的听着他的心跳声。嗯，这比梦中还要舒服。

“亘，我可不可以靠着你先睡一会儿？”“可以啊。”他心疼的看着疲惫的水灵。还是先让她睡一下吧，她失眠的问题，等她睡醒再问她好了。

“亘，你真好。”等她睡醒了再问他愿不愿意每晚去她房里陪她。最好是像这个样子，真的好舒服喔。

向亘心满意足的拥着水灵，这丫头就像大嫂说的一样，跟个小孩没两样，说睡就睡。

“亘”纪龙飞根据以往的习惯，未敲门便直接推门而入。反正向亘

房里也不可能有什么儿童不宜的画面。

“啊！”一阵尖叫声从纪龙飞口中传出。

不，不可能的，向亘不可能抱着水痕躺在躺椅上！

“闭嘴！”向亘低声警告纪龙飞。他知道二哥想到哪儿去了，不过他就是懒得向他解释水灵其实是女子。

“什么事？好吵喔。”水灵抬起头疑惑的看着向亘。要不是这声音实在太难听，她会以为又是她自己在作噩梦，又在尖叫了。

“没事。乖，继续睡。”向亘温柔的把水灵的头按回自己的胸口，不理睬下巴已经快掉下来的纪龙飞。

纪龙飞难过的捂住双眼，呜……他对不起爹，爹在临终前千交代万交代，要他好好照顾亘，可是现在他却让他……让他跟水痕两人……“哇！”纪龙飞哭着跑出向亘的房间。

不过在离开之前，他还是旋身把房门关上，毕竟这事不可以让太多人知道，不然大家会以异样的眼光看亘，那他连挽救的余地都没有了。

呜呜……他要去找大哥商量，再去爹和向家列祖列宗的牌位前忏悔。

向亘看着离去的纪龙飞，嘴角露出顽皮的微笑。谁教二哥平时老爱欺负他、整他，这回就让他去心急好了，就算是回报他以前的捉弄吧。

“大哥……呜呜……”纪龙飞冲进雷家堡大厅，一把拉住雷霆驰哭诉。

“大哥……呜呜……亘他……”“龙飞，你怎么了？”雷霆驰拉开纪龙飞，奇怪的看着哭得一塌糊涂的义弟。他怎么了？竟然哭成这样。

“大哥……”纪龙飞飞身过去，准备抱住雷霆驰。

“慢着！”一声娇喝阻止了纪龙飞的行动。

“你我死啊！我老公可以让你随便乱抱的吗？”紫嫣警告的瞪了纪龙飞一眼，自己连忙冲过去抱住雷霆驰。“我不管你以前怎样，从现在起，除了我以外，没有任何人可以抱我相公！”纪龙飞可怜兮兮的看着雷霆驰，“大哥……”“别看我，我娘子怎么说，你就怎么做。”他一副没得商量的模样。

“龙飞，你怎么了？一个帮主哭成这样能看吗？”雷霆驰教训着义弟。一个大男人哭得淅沥哗啦的，真是不象样。

纪龙飞呜咽的说：“大哥，你要是知道这件事，我保证你会哭得比我厉害。”水巽上前拍拍纪龙飞，无奈的安慰道：“龙飞哥哥，你可不可以不要再哭了，很吵世。麻烦你把你的眼泪鼻涕擦一擦，满脸眼泪鼻涕看起来很恶心的。”他递了条手帕给纪龙飞，“你擦完后，手帕不用还我了。”反正那条手帕他也不敢再用了。

纪龙飞感动地接趟手帕，用力擤捣鼻子。“巽巽，还是你比较好，不像你哥哥，他……他……”他说着说着，又要哭出来。

“纪龙飞，你可不可以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再哭？还有，你休息的时候，麻烦你好心的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什么事？”蓉蓉实在受不了他的哭声。他从一进门就哭哭啼啼的，真烦。

“蓉蓉，你要我不哭，我就不哭。”纪龙飞讨好的看着她。“蓉蓉，谢谢你安慰我，你对我真好。”紫嫣睥睨的看着他，把嘴凑到雷霆驰耳旁，“你弟弟有病世，蓉蓉什么时候安慰他了？”雷霆驰也把嘴凑到紫嫣耳边，轻声说着：“你就可怜可怜他嘛。你又不是不知道龙飞对蓉蓉的心意，让他满足一下吧。”“纪龙飞，你到底要不要说？不说我要走了。”蓉蓉被他看得浑身不

对劲。他总是这样直勾勾的望着她，好象永远这看不够似的，难道他真的如大姊和二姊所说，对她……蓉蓉红着脸，不好意思的低下头。

看到蓉蓉羞涩的小脸，纪龙飞愣住了。这是他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蓉蓉，一时竟也说不出话来，只能呆望着她。

看着眼前静默呆滞的两人，紫嫣差点笑出声来。看样子蓉蓉对纪龙飞并不像她所说那般无动于衷。

也许，颜府近期内又要办喜事了。“喂，两位回神啊。”听到紫嫣的取笑，蓉蓉和纪龙飞同时红了脸，连忙将眼神调离。

“龙飞，你刚才说痕怎么了？”经紫嫣这一提，纪龙飞马上想起他来这儿的目的。

“他……他不要脸！”纪龙飞气愤的骂道。

“你干嘛骂她？”水巽生气的看着纪龙飞。他竟敢骂美女姊姊，皮痒了吗？“纪龙飞！”紫嫣和蓉蓉也忿忿不平的瞪着他。

“龙飞，你为什么这样说？”雷霆驰纳闷的问。龙飞虽然个性比较孩子气，但他不是那种会出口伤人的人。

“他本来就是。”纪龙飞不顾怒视他的目光，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。“他不要脸，无耻……”“纪龙飞，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杀了你！”巽巽气得脸都红了，准备随时冲上去跟纪龙飞拚命。

“龙飞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雷霆驰连忙发问。他再不做些什么，待会儿跟龙飞拚命的将不只水巽，还有他的老婆和小姨子。

“他引诱亘！”纪龙飞余怒未平的低吼。

“她什么？”除了水巽，其它三人皆不敢相信的看着纪龙飞。

水巽不高兴的哼了一声，“那又怎样？”“巽巽，你还小，你不懂的啦。”纪龙飞不耐烦的挥挥手。

“谁说我不懂，我比你懂的还多。”水巽瞪了他一眼。“龙飞大哥，我劝你别太多事，否则日后你会后悔的。哼，见少识浅。”头一撇，他帅气的走向大厅。

“这是小孩子会说的话吗？”纪龙飞看着离去的水巽，不敢相信的摇摇头。

“龙飞，你怎么知道痕勾引向亘？”紫嫣慢条斯理的问。这个灵儿不知道又要干什么了，竟然跑去勾引向亘。这样不就正中向亘下怀了？“我亲眼所见，还假得了吗？”纪龙飞激动莫名地吼着。

紫嫣挑高了眉，“你亲眼所见？请问你到底看到了什么？”老实说，她挺好奇水灵怎么勾引向亘这个冰块。

灵儿这人向来固执，一旦决定要做的事，没人能拦得住她。再加上她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高兴怎样就怎样，所以这勾引向亘一事，一定很有可看性。唉，可惜她不在现场，没看到。

“我看到他整个人趴在亘身上睡觉，还搂着他的腰！”纪龙飞气愤的大叫。

“就这样？没别的了？”紫嫣失望的摇摇头。这不太像水灵会做的事啊。以她的性格，应该会更香艳刺激才是。

哼，八成是龙飞没看到重头戏。

“你还有没有看到别的？例如……”她暧昧的眨眨眼。

纪龙飞登时震惊得说不出话来。这样已经够严重了，大嫂竟然还嫌不够！

紫嫣淡淡瞥了他一眼，“才这种程度你就吓成这样。唉，你真的跟巽巽说的一样——见少识浅。”“大嫂，你有没有搞错，这已经十分、非常严重了世！”纪龙飞开始怀疑紫嫣的脑袋了，有些人看起来很正常，可是脑子里却有点……雷霆驰同情地看着激动无比的义弟。他知道龙飞虽然很爱整治亘，但他其实比任何人都疼爱亘这个弟弟。尤其纪叔叔在临终前特别交代他要好好照顾亘，帮他找个好姑娘，让他忘记过去的事。

“龙飞，其实水痕是……”雷霆驰话这来不及说完，紫嫣已经拉下他的头，给了他一个结结实实的热吻。

末了，她在他耳际轻声警告，“别多嘴，他们两个根本就不想让龙飞知道真相，你别搅局啦。”她转过头瞄了纪龙飞一眼，戏谑道：“下次看到这种程度以上的画面，你再来大惊小怪还来得及。”她暧昧的看看纪龙飞和蓉蓉，“蓉蓉，你就在这陪龙飞聊聊吧，我和我老公先回房了。”说完，拉着雷霆驰离开。

蓉蓉不好意思的看了纪龙飞一眼，“我也要回房了。”纪龙飞愣住了，他刚才说的事很严重世，怎么好象没人在意？他们太过分了，竟然一点都不担心亘误入歧途。

不行，他不可以就这样算了。大哥他们不肯管，总有人会站在他这边的。

对了，北斗七星！他们看着亘长大，一向也很关心亘，他们一定会跟他站在同一阵线上的。

6

水灵抬起头，纳闷的看着一室昏暗。

“怎么天黑了？”她不过才刚合上眼，怎么天就黑了？“你醒了？”一个温柔得可以滴出水来的声音在她头上响起。

“亘？”他没趁她睡着时跑掉？“嗯。你还想睡吗？”向亘低头看着怀中的水灵，温柔地拂开她额前的秀发。

“我……你先等一下。”水灵跳下躺椅，走到桌旁，拿起火折子点亮蜡烛后，又爬回向亘身上，小脸对着他的，“你为什么要点灯？”“灯亮着你不好睡。”向亘淡淡解释，没有强调自己的体贴。

水灵感动的看着向亘。他人真好，她老是整他，他这肯让她睡在他身上，还担心灯亮着会影响她睡觉。

她顿时好生惭愧——要是他们俩异地而处，她一定一脚把他踹下躺椅，然后等他睡着之后，点亮所有啸傲帮里的灯，亮死他。

“亘，你人真好。”水灵感动的搂着向亘的颈子，轻轻吻了他的颊边。

向亘涨红了脸，还是不太习惯她大胆的行径。

水灵捧起向亘涨红的脸，轻声调侃，“亘，我发觉你好容易脸红喔。”真可爱。

“我脸红是因为空气太闷了。”他很努力的辩解。

“是吗？那我为什么不会脸红呢？”她坏坏的逗他。

“我……我怎么知道？也许是体质不同吧。”水灵吃吃笑了几声，“才不是呢！我说你是因为不好意思才脸红的。”“我不是。”“是吗？”水灵邪邪一笑，“那我们来试试看。”话一说完，她就捧起向亘的脸，低头吻住他。

好半晌后，水灵双眼亮晶晶的看着他愈来愈红的脸，声音沙哑的说：“你的脸又红了。”“我……”向亘被自己低哑的声音吓了一跳，“咳，我……”水灵戏谑的用食指刮刮向亘的脸颊，“说不出来了吧。”向亘不好意思的别过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我又没有经验。”水灵笑着转回他的脸，“我也没有啊。在客栈还有在我房里那两次不算的话，这也算是我的初吻吧。”她轻轻拍拍自己的双颊，“你看，我就没有脸红。人家巽巽是个小孩子，也没像你那么会脸红。”向亘高兴的看着水灵，他一直以为她一定经验丰富，要不然为何每回搂他、亲他，都脸不红气不喘的；没想到她只亲过他而已。

二十年来，他首次有了开玩笑的心情。

“我又不像你，是万蝶楼的水二当家，生活多彩多姿。”他戏谑的笑看着她，“我只是个小小帮会的小护法，一只蹲在井里，只会望着井口呱呱叫的小青蛙，哪比得上您水二当家光鲜漂亮。”水灵抵着向亘的额际，眉开眼笑。“是喔。向小青蛙，要是你那纪大帮主和北斗七‘猩’听到你把你们这天下第一帮比成小小帮会，你说他们会把你如何处置呢？”“我不知道，刑堂又不归我管。”他喜欢这种和水灵调笑的感觉。“你说呢？他们会如何整治我？”“首先，贵帮帮主会掐住你的脖子痛哭失声，吵得你跪地求饶。再来，那七只猩猩会把你团团围住，轮流用他们那圆胖胖的身子把你压个半死后，对你进行再教育，喷得你满脸口水。”水灵笑嘻嘻的说着。

向亘大笑出声，“哇！这么恐怖啊。那你救不救我？”“再说啰！”水灵很踉跄的回答。

向亘笑着用鼻子磨蹭着水灵的鼻子，“这么无情啊？”水灵高兴的笑，“就是这么无情！”她轻轻用唇点了一下向亘的唇，等着看他脸红。

果不其然，向亘的脸又红了。

“亘，你真容易脸红。”向亘不好意思的笑着，“我没法子控制啊。”罪证确凿，再否认也没用。

水灵奸笑的看着向亘，“我倒有一个法子可以帮你。”“什么法子？”他才不相信哩。她那么爱捉弄他，这回八成又要整他了。

“这法子简单得很，你多练习几次就成了。”她捉弄的看着向亘。

“什……什么？”向亘红着脸，不敢相信的看着水灵。她要他……要他……“对啊，你多练习几次，习惯了就不会再脸红了。”她得意的猛点头。

向亘红着脸，拚命的摇头，“不成，这不成的。”“为什么不成？”水灵生气地瞪大双眼。

“因为……因为……”向亘支支吾吾，结结巴巴。

“说不出来就是赞成了。那咱们就从现在开始练习吧。”水灵闭上双眼，把小脸送到向亘面前。

向亘看着眼前的水灵，即使她一身男装打扮，仍是掩不住那绝世之姿、盖世之貌。

他心中一动，缓缓抬起头，印上水灵小巧娇艳的红唇。

水灵原本以为向亘又会害羞的推开她逃掉，可是没想到他真的吻了她。她好喜欢这感觉喔，他的唇好软、好舒服……噢，她在作梦吗？为什么她又听到纪龙飞的尖叫声了？水灵缓缓抬起头，睁开眼就看到纪龙飞气急败坏的

看着她 and 向亘。

“你为什么不敲门？”水灵气愤的问着纪龙飞。

“你又要做什么了？”向亘也不高兴的看着纪龙飞。看他那副模样，八成又要哭了。

“你……”纪龙飞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两人。下午他离开亘的房间后，他找了好多人谈这件事，大家都不理他，北斗七星甚至指责他造谣生事，要他别再乱说话。

后来他在祠堂想了一下午，决定要好好跟亘谈。这件事要早早解决，不可以在拖下去了。

他本以为现在都快用晚膳了，水痕也应该走了，他可以先来叫亘用膳，之后再和他好好谈谈。

谁知水痕不仅还没走，他们俩还在……更过分的是，这两个人被抓个正着，他们不害羞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凶他！纪龙飞愈想愈伤心，愈想愈觉得自己对不起爹和向家的列祖列宗。都是他太纵容亘，才会发生今天这件事。

可恶的水痕，竟敢勾引他的弟弟。亘那么纯情，当然挡不住他这个经验丰富的妓院老板的引诱。该死的水痕！

好，既然大嫂不肯好好管教她表弟，他会替她好好的教训他。

纪龙飞再看向亘一眼，发现他正生气的瞪着他。亘竟然为了水痕生他这个哥哥的气！

“哇”的一声，纪龙飞又哭着跑了出去，离去前也照旧带上了门。

“他是不是每次都不敲门就冲进来？下次我们要记得门上锁，要不我们在做别的事时，不就被他看光了。”水灵嘟着嘴不悦的抱怨。

听见水灵的话，向亘的脸登时红了起来。这话实在太容易让人想歪了。

“亘，你怎么又脸红了？”水灵奇怪的看着向亘。她刚才又没亲他，他干嘛脸红？向亘紧张的摇摇头，“没什么。”“是吗？可是……”为了不让她再继续问下去，向亘拉低她的头，用嘴堵住她的唇，顺道堵住她下面的问题。

直到两人都快喘不过气时，向亘才离开她。

轻抚她红肿的双唇，他声音沙哑的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太粗鲁了。”水灵撒娇的搂着向亘的脖子道：“不会啊，我很喜欢。你以后也要这样亲我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向亘温柔的搂着水灵，双眼诉说着千言万语。

不过水灵接收能力似乎有些问题，但见她嘟起小嘴，摸着咕噜咕噜直叫的肚子，“亘，我肚子饿了。”向亘无奈的摇摇头，难怪大嫂说对待灵儿要有破釜沉舟的决心。

他放下怀中的佳人，“我去请厨大厨帮我们做些吃的。”水灵吓得马上拉住向亘的袖子，惊叫：“不要！我们回雷家堡吃。”向亘奇怪的看着她，“为什么？”水灵皱皱鼻子，咕哝道：“那个厨大厨煮的东西好难吃喔！难吃到我可以把三天前吃的东西全吐出来。”向亘笑着捏捏她的俏鼻，“你不是和他很有话聊吗？”“那是两回事。再说上回我是利用他传话激你来找我，又不是要吃他做的东西。”水灵双手抱着他的腰，抬起头揶揄道：“厨大厨的厨艺要是有他嚼舌根能力的一半，你们嘍傲帮的人也不会天天往外跑了。”“你上回做什么乱传话？”她不提，他都忘了问她。

“因为你都不理我啊。我想如果你又生气了，就会来找我了。”水灵得意的说出自己做的“好事”。事实证明她的主意果然有效。

“想见我我不会自己来找我，干什么费这么大的工夫？”到现在他还是挺

介意这件事的，因为还是有人在他背后指指点点。

“亘，你还在生气啊？”水灵小心翼翼的问。

向亘没好气的瞪了她一眼，“你说呢？”水灵愧疚地垂下了头。

看着水灵可怜兮兮的小脸，向亘叹了口气，无奈地道：“要是我现在还在生气的话，我早就不理你了。”说完，还强调似的紧紧搂着她的细腰。

“不气就好了。我就知道亘最好了，你一定不会生我的气的。”水灵连忙陪笑脸。

向亘宠溺的捏捏她的桃腮，“你喔，得了便宜还卖乖。”水灵不好意思的轻笑，拉着向亘往外走去。“我们快走吧，我快饿死了。不过你们啸傲帮也真奇怪，居然请了个不会煮菜的厨师。”“你别小看他，他可有个响当当的外号，叫‘御厨’。”向亘笑着说。

水灵很是不屑的哼了一声，“凭他那种厨艺，要真是御厨的话，他就算有十颗脑袋都不够砍。”就连巽巽的手艺都比他好。

向亘笑着附和，“那倒是。其实厨大厨以前是啸傲帮的左护法，因为前任大树退休，他才接的掌厨房的工作。”水灵难掩讶异的看着向亘，“他犯了什么错，被贬到去当厨师？”八成是因为不甘心被贬，才故意把菜煮的那么恶心。

向亘摇摇头笑道：“不，他是自愿的。他一向认为自己是个名厨，尤其他又刚好姓厨，所以一等前任厨师退休，他也辞了左护法的职位，跑去当他的厨师。”水灵嗤道：“这么说，他的厨艺是天生烂，不是故意的啰。这人真是有病，谁说姓厨就一定得是厨师？你们帮里怪人真多，尤其是你们的帮主纪龙飞，根本就是人怪人一个。”虽然这是事实，不过向亘不方便赞同，只好笑笑不回答。

“原来他是以前的左护法。那他也像你一样掌管情报消息吗？”水灵好奇的又问。

“是啊。怎么了？”“他是不是都向‘包氏一族’买消息？”“你认识‘包氏一族’的人？”向亘诧异地看了她一眼。

水灵不在意地摆摆手，“我们跟他们有生意上的往来，尤其是韩不群这件事，他们出了满大的力。”她拉拉向亘，又问：“亘，厨大厨是不是都向‘包氏一族’买消息？”“是啊。”在他接掌左护法一职之前，他们的确都是向“包氏一族”买消息。

“现在为什么不要了呢？”“价钱太贵了。尤其四、五年前他们换了新头子后，就更贵了。”向亘据实以告。

水灵赞同的点点头，“对啊，那个头子很小气的，连一个包子都要一两银子呢，有够黑心。”“嘎？”“包氏一族”什么时候也卖起包子来了？“不提她了。我们快回雷家吧，我快饿死了。”水灵忙拉着向亘往雷家堡走去。

叩叩叩！

向亘躺在床上，半梦半醒之间，似乎听到有人在敲门。

叩叩叩！

咦，真的有人在敲门。

他随手披了件衣服下了床，一开门就看到水灵笑容可掬的望着他，手里还拎着一个小白包袱。

“晚安。你不讲我进去？”“灵儿，你要进来吗？”这么晚了，孤男寡女同虚一室，即使他们俩什么事都没做，传出去的话，灵儿也不好做人。

水灵愣了一下，向亘怎么会知道她的本名？哼！八成是大姊告诉他的。这女人话真多，她的真名她自己会告诉亘，谁要她多事。

不过除了这件事外，不知道她有没有跟亘说雾影湖那件事？要是亘知道她就是追杀他三年的那个人，他一定会报复的。

她本来是要来问他，可不可以在晚上睡觉时陪着她，让她不再作噩梦的，可是他若知道她就是追杀他三年的那个人，他一定会故意躲起来，然后让她一直作噩梦，最后渴睡而死。

现在她要怎么办才好？对了，只要不告诉向亘，见不到他，她就会作噩梦这件事，这样一来，即使他知道她追杀了他三年，也不会用这法子来报复她。对！就这么办。

看水灵站在门外，困惑、挣扎又担心的模样，向亘担心的轻推她，“灵儿，你还好吧？”“嘎？”水灵抬头看着向亘担心的眼神，“喔，我很好。”看样子，他还不知道她就是追杀它的人，要不然他应该早就一脚把她踢出啸傲帮了。

嗯，总算大姊还有那么一点点良心，没把她完全出卖。

向亘担心地直盯着她，“你真的没事？”水灵乖乖的点点头。

“那你要进来吗？”他稍稍退开了身子。

“当然要。”水灵毫不客气地走进，还转身关上房门，落了门。她得意的自语道：“把门门上了，我就不相信纪龙飞还能一声不响的闯进来。”“灵儿，你……”向亘还来不及问完，水灵反身丢开包袱，踮高脚，双手搂着他的颈子，“亘，你刚才睡着了吗？”向亘点点头，“快睡着了。”水灵歉疚的亲亲他的脸，“对不起，吵醒你了。”“不要紧的。”咦，这次没脸红，他大概是渐渐习惯灵儿大胆的行径了。

唉！亘真善良。她吵醒他，他还对她这么和颜悦色。哪像她，他上次吵醒她，她除了一脸不高兴外，还把他整得七荤八素的。

“亘，你好好喔。”把脸埋在向亘怀里，水灵愈想愈觉得自己很小气、很坏心。

当年他只不过是不小心踢了她一脚，她就记恨到现在，前一阵子还拚命的戏弄他。

而他对她的戏弄除了怒吼外，从来不曾真正的报复过她。想想，她真的好坏喔。

听到水灵略带哭腔的声音，向亘紧张的推开她，捧起她的小脸。“灵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”她不是那种遇事就哭的女孩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水灵摇摇头，红着眼睛问道：“亘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坏？”“不会啊，你为什么这样问？”“可是我老是整你、捉弄你，你不觉得我很坏吗？”向亘搂住她的腰，“傻瓜，我要是觉得你很坏，早一脚把你踢出啸傲帮了，哪还会理你。”“亘，你对我真好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捉弄你了。”水灵保证的搂着向亘。

“真的？你不会再捉弄我？”向亘故作惊讶的张大眼，“谢谢水二当家高抬贵手，放过我这无用的向小青蛙。”他一副感激万分，准备要痛哭流涕的模样。

水灵噗哧一声笑了出来。她知道他是为了安慰她，特地把他们下午说笑的事拿出来博她欢心。

她感动地亲了下他的下巴，“亘，你先去床上躺好，乖乖睡觉。”“灵儿，

你不是找我有事？”难道她是特地跑来问他刚刚那个问题的吗？“我是有事找你，不过你先去床上躺好嘛，睡着了也没关系。”推着向亘走回床边，水灵拾起了包袱，拎着它就往后室走去。

向亘一边脱下刚才披上的衣服，一边纳闷的看着水灵离去的方向。想了半天，他仍是猜不出她想做什么。

算了，不想了。拉开被子，向亘裸着上身，乖乖躺回床上去。要不然待会灵儿回来看到他还呆愣地站着，她又会不高兴了。

没多久，向亘察觉有人走近床边，直觉的睁开眼。这一看，他差点吓得跳了起来。

月光下，水灵身着浅绿的绸缎底衣，长发自然地披散在她身后，看起来天真顽皮又不失娇媚。

向亘全身发热的看着水灵眨着诱人的明眸向他走来。

她……她该不会是……是想……想起水灵一向大胆的行径，向亘全身愈来愈热，心跳也愈来愈快。他连忙闭上眼装睡，不敢再看。

“亘，你看我这件衣服好不好看？这是我新做的世。”水灵站在床前，娇媚的问着。

等了半天都不见向亘回话，她纳闷的低头看向他，“哎呀，睡着了。我还以为你会等我呢。”她掀开棉被爬上床，轻轻在向亘脸上亲了一记，柔声道了晚安，抱着他的腰，脸枕在他的胸口，闭上眼准备睡觉。

向亘这下子想再继续装睡都不成了。他本以为水灵看到他睡着了，就会马上回她房里去，谁知道她竟然爬上床，还抱着他睡觉。

向亘下意识地推开她。

水灵没想到向亘会骤然推她一把，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，眼看就要跌下床了，一只健臂及时搂住她的细腰，顺道把她搂回怀里。

靠在向亘怀里，水灵拍拍胸脯，抱怨的嘟着嘴，“亘，你干嘛装睡骗我，还把我推下床？”向亘低头看着怀里的水灵，拚命保持正常的语气问道：“灵儿，你要睡觉为什么不回自己房间，跑来我这做什么？”克制！克制！

“我也想回我房里睡，可是不成啊。”水灵一脸无辜。

“为什么？”天啊，佳人在抱，他却得表现得像柳下惠一样，跟她闲话家常。

“我会作噩梦，吓醒后就再也睡不着了。”水灵眨着大眼，无限委屈的低诉。

“这跟你睡在我房里有什么关系？睡哪里都有可能作噩梦，你快回你房里去。”他快疯了！不行，他一定要赶快把她赶回去。

水灵气愤的捏了下向亘的腰，满意的听到他痛叫出声。“亘，你真坏心世，我已经作了好几天的噩梦了，你还要赶我走。”坏人！

还好她没告诉他，她只要见不到他就会作噩梦。如果他知道了，他一定会跑去躲起来。

哼，才刚说他善良，马上就变得这么邪恶。男人就是不能夸。

“难道你睡在我这里，就不会再作噩梦了？”他房里的风水何时变得这么好？“对啊。”水灵笑嘻嘻的点头。

“你怎么知道你睡在这儿，就不会再作噩梦？”“我今天下午睡过了，你忘了吗？”哎呀，原来他不只是坏心，还有健忘的毛病。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向亘说完就要起身。

水灵连忙搂着向亘的腰，“亘，你要去哪？”“我去别处睡，把这儿让给你。你不是说你睡在我这儿，就不会再作噩梦，所以我把房间让给你。”向亘边说边试着扳开水灵的手。

水灵抱得更紧了，“不成，你不能走。你不陪我，我一样会作噩梦的。”“为什么我不能走？你不是说只要睡在这儿，就不会再作噩梦？”向亘又试着扳开水灵的手。

“那是因为有我陪你，我才没有作噩梦的。”坏人，一点都不同情她，还想甩开她。

哼，她要再抱紧一点。

“你可以找巽巽陪你。”既然要人陪着才不会作噩梦，那找水巽最合适了。他是她弟弟，又是小孩子，一点都不会不方便。

“巽巽不肯。你忘了他搬进雷家堡的第一天，就声明不和我睡？”他果然很健忘，才几天前的事，他就忘得一乾二净。

“你可以找大嫂或颜姑娘。”女孩子不都喜欢挤成一团，一起做一些奇怪的事吗？“你想我死啊！找你大嫂，你大哥会先杀了我的。”说来说去，他就是不肯陪她。

看来她得使出撒手柬才行。

“还有颜姑娘呀。”大嫂不成，总还有蓉蓉姑娘可以陪她吧。

“我试过了，没用的。我想只有……”水灵一脸奸诈的看着向亘。

“只有什么？”向亘被她看得毛毛的。

“只有男人陪我才行。既然你不肯陪我……”松开环在向亘腰间的手，水灵状似无奈的轻叹了口气。“我只好去找别的男人了。反正你们嘍傲帮什么都没有，就男人最多，我待会一间一间的敲门问，总会有人可怜我，肯收留我的。”说完就要下床去。

水灵脚还没来得及跨下床，就被向亘一把揽回床上。

向亘生气的瞪着她，“你哪都不准去，给我乖乖的待在这里。”可恶，她竟然要去找别的男人！他最好看好她，免得哪天他一个不注意，她真的跑去找别的男人。

水灵心中暗笑，得意的靠在向亘怀里，调侃的看着他，“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”被说中心事，向亘脸一红，低声一吼：“闭上眼睛睡觉！”过了半晌，水灵又好奇的开了口：“亘，你睡觉都不穿衣服的啊？”向亘尴尬的低咆：“我有穿裤子。”她这是什么问题？“我知道啊。可是你为什么不上上衣呢？是不是……喂，你要去哪？”她疑惑的看着要起身的向亘。

“去穿衣服。你不是一直嫌我没穿上衣？”他没好气地回道。

水灵一把抱住向亘的腰，把他拉回床上躺着。“不要，我喜欢你这样。”

“那就闭嘴睡觉。”他抱着水灵，闭上眼不再理会她。克制！克制！

水灵轻拍他的脸，要他睁开眼。“亘，是不是不穿上衣睡觉比较舒服？我爹也都是这样世。你看我是不是也该脱了上衣，也许这样我比较不会作噩梦？”她一脸天真的问。

回答她的是一记火辣辣的热吻。

半晌，向亘抬起头，声音粗哑的警告她：“快睡觉！你再多话，今晚就不用睡了。”水灵眨眨眼，双眼发亮的看着向亘，兴奋极了。“亘，你要做那件事吗？好啊好啊，我老早就想试了，可惜一直都没有对象。我以前在水谷看过几本书，但里头写得不清不楚的，又没图片解释。后来我去问大姊，她

毕竟是成了亲的人，懂得比较多。可是她只是对我暧昧的笑，还说什么以后我成了亲，自然就会懂了。亘，我们现在试试好不好？我知道你没有经验，大概也不是很懂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可以慢慢来，更何况我懂医术，又在万蝶楼待了那么久，一定没有问题的。亘，你说……”水灵之后的话变得含糊不清，因为向亘一把将她的头压回自己胸口，不让她再有机会开口。

向亘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是他太古板，还是时代变了？上回在京城听到大嫂那惊世骇俗的言论，他和大哥、二哥怎么都忘不掉；这回灵儿更夸张，竟然说他们可以试试那件事。他现在是不是应该吓得摔到床下去？他最好小心地看着她，要不然她早晚会捉个人，去试试那件她好奇很久的事。

唉，他终于知道大哥为什么老是要把大嫂绑在身边了。

喜欢上这种言行独特的女子，他们不小心行吗？

7

水灵睁开眼，打了个大呵欠，缓缓坐起身。咦，这是哪儿？对了，是亘的房间。她记得昨晚跑来他房里，要他陪她一起睡。

不过，亘怎么不见了？昨晚他明明说要陪她的，现在却没看到人，八成是昨晚趁她睡着时溜掉了。

水灵气愤的跳下床，梳洗过后，嘟着嘴走出向亘的房间。

臭向亘、烂向亘，竟敢趁她睡觉时溜掉，等她捉到他，看她怎么对付他！

一跨出房门，她就看到纪龙飞气急败坏的瞪着她。

“你干嘛瞪着我？”真不幸，一大早就看到呆子。

“你为什么这么早就来找亘？”纪龙飞像看着杀父仇人般死瞪着她。

“不是这么早，是那么晚。我昨晚就来找他了。”她恶劣的逗着他。

“你…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纪龙飞颤抖的指着水灵。

水灵拍开他的手，送给他一记媚笑，“我昨晚在这儿过夜，所以才会在一大早在这出现。懂吗？纪大帮主。”活该！气死他最好，谁教他老是打扰她和亘。

“你睡在哪？”纪龙飞仍抱着最后一丝希望。他们俩不会……不会的！

“当然是和亘一起睡在床上啰。”气死你，气死你！

纪龙飞大受打击的抱着头蹲在地上，不可能，这是不可能的！

一定是死水痕引诱小向亘的，这只男狐狸精，他要杀了他！

纪龙飞弹跳而起，奔到绿衫人面前，神情狰狞。“水痕，我要宰了你！”“就凭你？”水灵不屑的道，决定把一大早找不到向亘的气发在纪龙飞身上。

“试试就知道。”纪龙飞发了狠，拚命攻向水灵，嘴里还不断的说着：“我把你当朋友看，你竟然勾引我弟弟，你这个臭男狐狸精！”“奇怪了，我喜欢跟谁在一块干你什么事？”“住手！”向亘及时出现，飞身到两人中间，挡住了纪龙飞攻向水灵的一掌，反手握住水灵的手腕，用力一拉，把她搂进怀里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“没事。你跑到哪去了？我一起来就不见你，你是不是昨晚趁我睡着时跑掉了？”水灵抱着向亘的腰，不高兴的仰望着他。

“对不起，我没想到你会这么早起床，我刚才去替你买早餐了。”向亘低

头亲亲她的额头，又解释道：“昨晚我一直都在房里陪你，没有跑掉。”水灵还来不及回答，纪龙飞已经气愤的插了进来，“向亘，你还不放开他！这样能看吗？”都是那个臭水痕的错！

水灵抢在向亘之前，戏弄挑衅的说：“他爱抱着我，干你何事？你不要像只老母鸡一样呱呱叫的，吵死人了。”她倚在向亘怀里，朝纪龙飞吐舌扮鬼脸。

纪龙飞火冒三丈，双拳紧握。这个该死的水痕，还敢对他扮鬼脸！他一定要好好教训他，让他知道他的厉害！

他冷着脸，发掌又要朝水灵攻去。

水灵哼了一声，直接转身把脸埋在向亘怀里。反正他会帮她挡。

向亘提起手上的荷叶包，四两拨千金的化解纪龙飞的攻势。

纪龙飞又惊又怒，“亘，你……”水灵这时又转回头来，对着纪龙飞吐舌。

“你……你这只男狐狸”纪龙飞还没骂完，就看到水痕勾住向亘的颈子，给了他一记火辣辣的早安吻，吻得向亘红透了脸。

水灵挑衅的看着纪龙飞，“怎样？”“你……”纪龙飞瞠目结舌、头顶冒烟，正打算再说两句，向亘却已搂着那只男狐狸精走到石桌旁坐下。

向亘把荷叶包放在石桌上，温柔的轻抚着水灵细柔的长发，“灵儿，别玩了，先吃早餐吧。这包子听说是扬州城最有名的，你吃吃看，不喜欢的话，我再找别家。”纪龙飞奔至石桌前，看着桌上的包子，不敢相信的大叫：“你竟然买‘小狗子小包子’给他吃！”太过分了！

水灵看着向亘，迷惑的重复，“小狗子小包子？”哪有店家会取这么饶舌的名字？“小时候不知道听谁说过他们的包子挺好吃的。不过我没吃过，不知传言是真是假。”向亘拿出一个小包子喂水灵吃。

“是我说的，我小时候告诉你的！”纪龙飞大声提醒向亘，生气的质问：“你为什么买小狗子小包子给他吃？小时候我生病了，要你买给我，你都不肯。”他伤心的红了眼眶。小时候不管他怎么说，亘和大哥就是不肯替他去买包子。

“你那时候不过是小伤风而已，自己走去买就成了。”向亘淡淡的反驳。

“更何况我还要练功。”“伤风对一个小孩子来说，已经是不得了的大病了！”纪龙飞气愤的叫着，“你从小轻功就那么好，帮我买个包子又有什么关系？”他轻功那么好，一下子就可以来回，买回来的包子也不会冷掉。

“我练轻功不是为了帮你买包子的。”向亘的语气仍然平淡。

“那你现在为什么替他买包子？”纪龙飞生气的指着水灵，“他有手有脚，不会自己去买吗？”“因为她喜欢吃包子。”向亘又拿出一个小包子喂水灵。

“我也喜欢吃啊！”纪龙飞抢了个包子塞在嘴里。嗯，这么多年没吃了，“小狗子小包子”还是这么好吃。

“喜欢吃可以自己去买。你现在的轻功也不错。”向亘拍开纪龙飞又来抢包子的手。

“我堂堂一个帮主，怎么可以跑去买专做给小孩子吃的包子？”传出去他还要不要做人哪。

“那你就不要吃。要不然，你可以带巽巽一块去买。”向亘把装着豆浆的竹筒递给水灵。

“你偏心！”纪龙飞伸手又要去抢包子，再次被向亘挥开。“我要去找大哥来评理！”说完，他就气愤的跑走了。

“终于走了。吵死人了。”水灵咬了一口包子，“味道还不错世。亘，你不吃吗？”向亘摇摇头，“我一向不吃早点的。”水灵站起来，在向亘腿上坐下，搂着他的颈子。“亘，你陪我一块吃嘛，我一个人吃好闷喔。”她拿起一个包子喂他。“不吃早点对身体不好，以后我每天陪你吃好了。”她轻吻着他，等着看他脸红。

果不其然，向亘的脸又红了。

“灵儿，在外面不要这样。”“不要怎样？”拉低他的头，不给他反驳的机会，她就吻住了他。

等到两人气喘吁吁的分开，一抬眼就看到水巽一脸暧昧的坐在旁边看着他们，还边吃着包子和豆浆。

水灵满脸不高兴的瞪着弟弟，“巽巽，你怎么会在这？”“我刚才遇到龙飞哥哥，他说这有包子吃，叫我赶快来，还说晚了就会被别人吃光了。”水巽高兴的又拿起一个包子塞进嘴里。

“臭纪龙飞，看我以后怎么整他。”水灵嘟着嘴拉起向亘，“亘，我们回你房里去。”“喂，你们要去哪？”水巽暧昧的看着他们，看得向亘满脸通红。

“要你管。吃你的包子吧。”水灵说完便拉着向亘离开。

水巽摇摇头，轻叹口气，“亘哥哥真没用，我不过是看看他而已，他就羞成这样，难怪会被姊姊搞得团团转。”他又摇摇头，决定把剩下的包子吃光光。

水灵趴在向亘身上，脸埋在他的胸口，不发一言。

“灵儿，你怎么了？”向亘躺在躺椅上，担心的问着。

水灵气愤的抬起头，“我只是在气纪龙飞。他老是喜欢破坏咱们，我早晚要找个机会好好教训他。”“其实他是在关心我，你别为难他了。”向亘轻声劝着。

她皱皱俏鼻，“光说我，你自己还不是在整他。”向亘一脸无辜，“我哪有？”水灵顽皮的轻咬着他的下巴，“别想赖。你如果不想整他，早就告诉他我其实是个女子了。”“我日后总会说的。”向亘也反咬她一口。

“是喔！”水灵戏谑的笑着，“那是什么时候呢？”“等我报了他陷害我扮女人的仇后。”“那我呢？你会不会也对我报复？我也是帮凶世。”“看你的表现喽。”向亘宠溺的捏捏水灵的脸颊。

“那好，我现在要开始表现了喔。”水雾娇媚的眨眨眼，挑逗的说。“向大侠，你等着接招吧。”向亘心猛然一跳，“灵儿，你想做什么？”光看她娇媚的神情，就知道她又打算勾引他了。

水灵没回答他的话，只是低头十分挑逗的轻吻着他。

“灵……灵儿，你……别……这样。”向亘红着脸，想推开水灵，却又便不出力气。

水灵一边轻嚙着他的颈子，一边解开他的腰带。

“对不起。”一个低沉的男音在门口响起。

向亘和水灵同时看向门口，一位身材高大，面容带着几分邪气的美男子正站在那儿，诧异的看着他们。

“凌云，你回来了。你的家人好吗？”向亘尴尬的红着脸，向站在门口

的男子问候。

“灵儿，你先起来，我替你们介绍。”“不要，我不要起来。”水灵嘟着嘴，硬赖在向巨身上，抱怨道：“你们啸傲帮的人是不是不懂什么叫作‘敲门’？”她瞪了这杀风景的男人一眼。

向巨无奈的叹了口气，低声劝着，“灵儿，你别这样。凌云才刚回来，你不和他打声招呼吗？”他坐起身，顺道把水灵扶起，并招呼卫凌云进房。

卫凌云惊讶的看着向巨怀里的人。

原来巨喜欢的是男子，难怪这么多年，他从不跟任何女子扯上关系。

他再看看硬赖在向巨怀里的男孩。嗯，这男孩真的很美，甚至比他见过的女子还要美，也难怪巨会喜欢他。

不过……帮主不会说话吗？一直以来，帮主最大的心愿，就是替巨找个妻子好好照顾他、爱他，让他忘了小时候的灭门惨祸。可是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帮主的心愿大概要落空了吧。

向巨低声安抚了怀中的水灵后，才抬头看向卫凌云。“凌云，这是水灵。”他再次低头温柔地道：“灵儿，他就是我们啸傲帮负责各分舵生意和刑罚执行的右护法，卫凌云。”“你好。”卫凌云向水灵点点头。

“你好。”水灵没好气的响应，轻拉下向巨颊边的长发，要他转头看她。

“我要走了，你晚上到雷家陪我吃饭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我会和凌云一块去，你帮我跟大哥说一声。”向巨转头看向卫凌云，“凌云，你晚上可以一块过去吧？大家好久没见面了。”卫凌云点点头，“好，反正我刚回来也没事做。”向巨看着仍赖在他怀里的水灵，“灵儿，你不是要走了吗？还是你还有事？”水灵嘟着嘴，不高兴的嚷道：“你在赶我走！”“我没有，我只是奇怪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”向巨连忙解释。

“我是要走了，不过在我走之前，我要先做一件事。”不等向巨响应，水灵拉下他的头，给了他一记热吻，完全不在意一旁的卫凌云。

之后，水灵站起身，开心的轻吻向巨红透的俊脸，“巨，我要走了喔，晚上见。”说完便转身离开房间。

接触到卫凌云戏谑的目光，向巨不好意思的干咳两声。

“他住在雷家？”卫凌云好奇的问。这么说来，大家都应该认识那个水灵才对。

向巨点点头，“她和她弟弟都住在雷家堡。”这下卫凌云更好奇了。他弟弟也在雷家，他究竟和雷霆驰有什么关系？或者，是巨拜托他的结拜大哥收留水灵和他弟弟？忍不住好奇，他还是问了，“大家知道你们俩的事吗？”听到卫凌云暧昧的口吻，向巨才知道原来卫凌云误会他和水灵了。“灵儿是我大嫂的义妹，她喜欢穿男装。”“原来如此。”卫凌云点点头。“你们俩是雷夫人介绍的？”向巨摇摇头，“不，灵儿和我是打不相识。”想起初次和灵儿相见的情景，他不由得笑了起来。

瞧见向巨百年难得一见的笑容，卫凌云更好奇了。“巨，不介意告诉你们相识的过程吧？”向巨淡笑的颌首，“我们之所以会相识，是因为上回大哥、二哥和我上京城的时候……”雷家堡“巨，过来坐这里。”水灵站起身，招手要向巨过来。

向巨尴尬的看看大家后，乖乖的走到水灵身旁坐下。“灵儿，你今天一天都在做什么？”水灵勾着向巨的手臂，夸张的叹了一口气。“我什么都没做。一回来，我就待在房里想你，一直想你。”闻言，向巨的脸微微泛红，

一道暖流登时滑过心田。

他温柔的问：“灵儿，你怎么不出去走走？”以她的身手，一个人出去应该不会有什麼危险。

水灵佯装委屈的嘟着嘴，“我也想啊，可是扬州的路我又不认识，我怕我会迷路。”向亘自责的握住她的手，“对不起，灵儿，是我不好。我应该先带你四处走走才对。

“明天我陪你出去逛逛，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水灵娇笑的倚在他怀里，“亘，你不可以忘记喔。”向亘淡淡一笑，“我不会的。”看到这一幕，蓉蓉当场被茶水呛了一下。

“蓉蓉姊姊，你没事吧？”水巽担心的拍着她的背。

蓉蓉摆摆手，忍着不要咳嗽。“我没事。”只是不屑而已。

她真想冲过去吐二姊口水。什么叫不认识路？上次她们来扬州时，是谁像匹识途老马一样带着她们四处游玩？现在二姊竟然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说她不认识路，脸皮真是有够厚。

相信大姊一定跟她有同样的感受。她转头看向紫嫣，想获得她的认同，却意外地看到姊夫一脸不高兴的坐在椅子上怒瞪着大姊，而大姊则站在一个男人面前，兴奋的握着他的手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。

雷霆驰忍着怒火，努力维持正常的口气，“凌云，你这次回家，家人还好吧？”他不停用眼神暗示紫嫣放开卫凌云的手。

紫嫣转过头啐道：“哎呀，这还用问吗？他的家人当然都很好啊，要不然他怎么会回来，还来这儿和我们一块吃饭。”亏她平时还觉得自己的老公很厉害，怎么今天他老问这种蠢问题？不再理会面色阴沉的雷霆驰，紫嫣仍然兴奋不已的拉着卫凌云的手，“我很久很久以前就听过你的名字了。你真的跟传言一样，一副坏男人的长相。”她高兴的拍拍他的脸。好棒喔！她摸到天下第一花心浪子的脸了。

卫凌云被紫嫣的大胆举动吓了一跳，连忙退了两步。“雷夫人？”紫嫣三三的轻捶着卫凌云，“哎呀，你干嘛那么生疏，叫我紫嫣就行了。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别那么见外嘛。”咦，她是不是在万蝶楼待久了，怎么愈来愈像朱嬷嬷？雷霆驰气得站起来，把紫嫣拖回他身边坐下。“你给我安分点，要不然我就休了你！”紫嫣闻言眨眨眼，看了他一眼，又站起来跑到卫凌云身边。“凌云，你听到了没，他要休掉我。那你要不要娶我？我很不错的，既年轻又貌美。更重要的是我很会赚钱，你娶了我，包你一辈子衣食不缺。要不要考虑一下？”卫凌云还来不及回答，紫嫣又被怒火沸扬的雷霆驰拖回身边。

她不怕死的问：“你生气啦？”“哼！”他已经气得说不出话了。

紫嫣坐在雷霆驰腿上，讨好的轻吻他的脸，“哎呀，你别气了嘛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只是在开玩笑。”雷霆驰又冷哼了一声，“这并不好笑。”紫嫣搂着他的脖子，“不会啊，我觉得还满好笑的。”转头又有了卫凌云一眼，她低声道：“唉，当初真不应该为了一棵树，放弃了整座森林。”听到她的话，雷霆驰再也忍不住了，火冒三丈的吼道：“紫嫣！你……”紫嫣连忙转头吻住他。看他气成那样，她再不帮他降温，今晚卫凌云大概没法子活着走出雷家堡了。

卫凌云惊讶的看着雷氏夫妇。这雷夫人未免太奇怪了，对个陌生男人手来脚来的，还在众人面前吻雷霆驰，实在是太开放了。

再看看其它人一脸淡然，见怪不怪的模样，好象这事常发生似的。

今天下午他才觉得水灵的行为惊世骇俗，现在他才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

嗯，雷夫人和水灵真不愧是结拜姊妹，两个人一样的怪。

紫嫣缓缓抬起头，双眼迷蒙的看着丈夫，柔媚地问道：“还在生气？”
“你说呢？”雷霆驰余怒未消的看着她。

紫嫣妩媚的笑了，用食指轻轻刮了刮他的脸，“大醋桶，我那么爱你，怎么会不要你呢？”没想到她亲爱的相公那么会吃醋。

“真的？”雷霆驰高兴的笑问。

“当然是真的。”她保证。

雷霆驰宠溺的捏捏紫嫣的俏鼻，状似无奈道：“你老爱气我，看我吃醋。”紫嫣得意的笑了两声，“不这样，我怎么知道你爱不爱我呢。”“喂，两位，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巽巽已经快饿昏了。”蓉蓉出声提醒这对鸳鸯。

这两人老是这样，一恩爱起来就忘了旁人的存在。她再不出声，大概直到明天天亮，他们都还吃不到晚饭。

卫凌云轻咳几声，看了看在场的众人，“帮主呢？他今天不过来吃饭吗？”紫嫣耸耸肩，“谁知道。今天一大早，他奔进来大叫着什么小包的，也不懂他在气什么。”雷霆驰小声地在她耳旁提醒道：“是小狗子小包子。”紫嫣没好气的睨他一眼，“对啦，小狗子小包子。”什么怪名字嘛！

“帮主又想吃包子啦？”卫凌云诧异的问，他已经好久没听见帮主说他想吃包子了。

他年纪还小时，帮主就老爱装病，骗他去帮他买那家的包子。

紫嫣不屑的皱皱鼻子，“天知道。他这个人老没个正经的，连吃的包子都这么奇怪。”这时，纪龙飞匆匆忙忙的跑了进来。

“你们吃饭为什么不叫我？”太过分了，这群人吃饭竟然不叫他，还把他留在啸傲帮吃厨大厨煮的东西。

看见右护法也在座，他和卫凌云打了招呼，眼角一扫，看到向亘和水灵坐在一块，连忙跑了过去，高声斥责，“亘，我不准你跟他坐在一起。”“要你管。”水灵故意更坐近向亘身边，挑衅的看着纪龙飞，“亘喜欢跟我坐在一起，干你什么事。鸡婆！”“哼，我不要跟你说话。”他伸手就要把向亘拉走，“亘，跟我去坐那边。”“亘，别理他。”水灵拍开纪龙飞的手，“我警告你，你要再碰他一下，我就对你不客气！”除了她以外，谁都不许碰向亘，即使是他的结拜哥哥也不行。

“臭水痕，我偏要碰他。”纪龙飞边说边摸向亘的脸，“你又能拿我怎样？”水灵气愤的站起来，拔出腰际的软剑指着他，“我警告过你别碰他，你还不听。

可恶！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教训你。”敢当着她的面摸亘，找死！

“来啊，谁怕谁！咱们到院子解决。”死男狐狸精，竟敢死缠着亘。今天他非打死他不可。

纪龙飞转身往院子走去。

向亘拉住也要跟着出去的水灵，“灵儿，你别和他吵了。乖，坐下来吃饭。”“不行！”水灵收起软剑，用力的擦着向亘被纪龙飞摸过的脸。“除了我之外，谁都不准碰你。我今天一定要教训他。”向瓦无奈的叹了口气。没想到到灵儿的醋劲这么大，连男人摸他都不行。

他不顾水灵的抗议，硬拉着她坐下来，保证道：“我以后不会再让他有机会摸我了。”

先坐下来吃饭，好不好？”他不等水灵回答，就夹了块鱼肉喂她。

水灵囫囵吞下口中的鱼肉后，移坐在向巨腿上，双手搂着他的颈子撒娇道：“巨，这是你自己说的，不可以反悔喔。下次他再摸你，你一定要躲开，然后再告诉我，我会去教训他的。”向巨淡淡一笑，“好，我会的。”跟个小孩子一样，这点小事也要计较。

纪龙飞在院子里等了半天都等不到人，难道水痕怕了，偷偷跑掉？他狐疑的跑回饭厅一看，没想到水痕竟然坐在向巨腿上，还让他喂他吃东西！

其它人都瞎了啊，竟然不阻止他们，还让他们俩那么亲热的坐在一起！

纪龙飞正要破口大骂“龙飞，你耍宝耍够了吗？”紫嫣不耐烦的瞥了他一眼，“如果耍够了，麻烦你自个儿找个位子坐下来乖乖吃饭，别影响其它人。”“大嫂……”又来了！她每次都这样，明明是她表弟不对，她都不骂他，只会一味的指责他。

雷霆驰看着纪龙飞忿忿不平的脸，淡淡的道：“龙飞，有事吃饱再说。”纪龙飞憋着怒气在蓉蓉身旁坐下。

哼！大哥也一样，老是护短，只护着他那个势利的娘子。

不久，雷安走到紫嫣面前，“夫人，您的客人来了。”“我的客人？”奇怪，她什么时候邀请人了？紫嫣才想再问仔细一点，一抬眼就看到厅门口站着的一个一身红衣的女郎，她诧异的惊叫一声：“通通！”死了，她怎么来了？

“没错，就是我。”红衣女郎走进来，恶狠狠的瞪了紫嫣一眼，“好久不见，我的杜大少爷。”她娇媚的凤眼在水灵和蓉蓉脸上停留了下，又娇哼一声，“很好，水二少爷和杜三少爷也在。”水雾不停往向巨怀里缩，讪笑道：“好巧喔，你也来了。”蓉蓉也紧张的干笑两声，“对啊，你怎么有空来？”她边说边把水巽抱到怀里。要是待会儿通通翻脸的话，她可以先拿他来挡一阵。

红衣女郎只是抬高下巴，一声不吭。

“紫嫣，这位姑娘是……”雷霆驰奇怪的看着眼前的红衣女郎。怎么她一出现，紫嫣她们三人便怕成这样？她到底是谁？“对了，差点忘了为你们介绍。唉，都是因为看到通通太高兴了，一时忘了。”看到通通不屑的撇撇嘴，紫嫣连忙又干笑两声，“各位，这位姑娘是包通通。”就这样？雷霆驰不敢相信的看着紫嫣，哪有人这样介绍的。

看到老公疑惑的脸，紫嫣淡淡的解释：“通通知道你们是谁。”她最好别泄露太多通通的底细，否则待会儿她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

卫凌云迷惑的看着眼前的红衣女郎，他从来没看过这么妖媚冶艳的女人，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大家闺秀。奇怪的是，颜紫嫣她们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女人？还有，这红衣女子刚才为什么叫她们杜少爷、水少爷？感觉到卫凌云的眼光落在自己身上，包通通转头回看他，嘴角噙着性感的微笑。

“卫右护法，你做什么一直望着我瞧？”声音柔媚得让人差点酥了骨头。

听到包通通叫出卫凌云的名号，雷霆驰等人不免一惊。

卫凌云愣了好一会儿，才要回答，包通通已经不理睬他，径自跑到水巽面前。

她摸摸水巽的脸，“你是谁？我怎么没看过你。”这个漂亮小孩从哪来的？看到美女，水巽登时眼睛一亮，甜甜的对她一笑。“漂亮姊姊，我是水巽。你可以叫我巽巽。”小手指向水灵，“我是她的弟弟。”包通通摸摸水巽

的头，还来不及回话，就被水巽一把抱住。

“包子，包子！”水巽高兴的喊着。从刚才通通姊姊一进门，他就闻到包子的味道，等她一站到他面前，他就更确定她身上有那些好吃的包子。

包通通被水巽吓了一跳，“什么包子？”她疑问的看向水灵。这小鬼干嘛一直叫她包子？她又不是包子。

等等，这情况有些熟悉。

她想起水灵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，也是抱着她猛叫她包子，然后把她身上所有的包家包子抢光光。她老弟该不会也有一样的毛病吧？他们家的人也未免太奇怪了。她家的包子有毒世，连她家的人都不敢吃了，他们姊弟俩倒吃得不亦乐乎。

她敢说今天要不是颜紫嫣她们欠钱不还，理亏在先，水灵老早就冲上来抢她的包子了。

“哎呀！”包通通突然尖叫一声，把水巽丢在地上，啐道：“小色狼，你在我身上乱摸什么？”“包子，给我包子！”水巽又要冲上去搜包通通的身。

“不行！”包通通伸出手阻止水巽再靠近她。“要吃包子可以，不过你得拿钱来买。”“多少钱？”他身上只有十文钱，大概只能买两、三个。

水灵拉拉向亘的头发，“我也要吃包子。”向亘低头看向她，轻声问道：“她的包子这么好吃？”看水灵猛点头，他抬头看向包通通，“包姑娘，请问你的包子怎么卖？”看了向亘和水巽一眼，包通通缓缓比出一根手指，“一两银子一个。”在场众男子登时哗然。这女人土匪啊，一个包子要一两银子！一两银子可以买几十个包子了。

水巽可怜兮兮的看着包通通，“通通姊姊，我没有那么多钱，你可不可以算便宜一点？”包通通坚决的摇摇头，“不行！没钱免谈。”她再看了水巽一眼，“不然你拿值钱的东西来换也成。”众男子不自觉地张大了嘴。这女人也未免太死要钱了，连小孩子都不放过。

水巽挣扎的看着包通通好一会儿，最后无奈的叹了口气。好吧，他只有把心肝宝贝拿来跟她换包子了。他心疼的从背后的包包中拿出一样东西，递给包通通。“喏，这个跟你换。”这东西可是他找了好久才找到的。

看到水巽手上的东西，包通通开始尖叫，“啊！快拿开，你快拿开！”水巽看看手中的蛇，再看看包通通，随即一脸天真的问：“通通姊，你怕蛇呀？”“对，你快拿开！”包通通吓得又退了两步。

水巽看着吓得花容失色的包通通，嘴角露出一抹邪笑，“那把你身上的包子给我。”“免谈！”包通通又退了三步，仍然坚持着“没钱没包子”的原则。

水巽二话不说，拿着蛇追着包通通抢包子。

“救命啊！水痕，你还不快点拉开你弟弟！”包通通边跑边叫。

水灵窝在向亘怀里，笑嘻嘻的开口：“你把包子给他不就好了。”呵呵，等巽巽拿到包子，她再去抢。

要是知道通通怕蛇，她上次就不用跑去包家偷包子，直接捉蛇威胁她就好了。

向亘低头笑看偷笑的可人儿，“在想什么？”她八成是想等巽巽拿到包子后再去抢。

水灵轻吻下他的脸，“不告诉你。”转头看向已经被水巽吓得抱住柱子的包通通。

“你……不要……再过……来。”她已经被吓得说话都不顺溜了。

水巽得意的伸出手，“包子。”包通通这时早被吓得忘了原则，她把身上的红包袱丢给水巽，颤声道：“包……子给……你，你……快……把蛇收……起来。”水巽把蛇收进自己包包后，高兴的打开红包袱，取出了五个印有“包”字的小蒸笼。

在场的男人诧异的看着水巽手上的蒸笼，这才明白原来包通通是“包氏一族”的人，难怪她可以知道大家的底细。

“雷安哥哥，请你帮我蒸包子。”水巽笑嘻嘻的把蒸笼交给雷安，交代道：“蒸完包子的水有毒，你不可以碰到喔。还有，水要记得倒掉。”雷安接过水巽递来的蒸笼，转身就要离去。

“雷安哥哥，等等。”水巽又叫住他，“你不可以偷吃我的包子喔。”雷安低头看看手中的蒸笼，很坚定的说：“我不会的。”他又不是疯了，去偷吃毒包子。

雷霆驰疑惑的看着妻子，“紫嫣，你怎么没告诉我们包姑娘是‘包氏一族’的人？”紫嫣瞪了雷霆驰一眼，“我说了。”纪龙飞决定置生死于度外，站出来当证人支持大哥。“大嫂，不是我不给你面子，不过你真的没告诉我们包姑娘是‘包氏一族’的人。”“我刚才不是说了她叫‘包通通’吗？都说她姓包了，不就是告诉你们她是‘包氏一族’的人了。”紫嫣不屑的看着他们，这些男人是怎么回事，这么简单的事竟然都没联想到。

众男子不敢相信的瞪视着她。

她也未免太天才了吧，哪有说出她姓包，就等于说出她是“包氏一族”的道理？对颜紫嫣的说法，在场的男子也只能无奈的摇摇头。唉，女人真是难懂啊！

8

包通通忿忿不平的看着水巽把蒸笼交给雷安。

不可爱的臭小孩，竟然用蛇威胁她，抢走了她的包子，害她少赚五两银子。哼，这仇她早晚要报。

放开柱子，包通通拢拢头发，努力恢复以往的镇定。

再瞪了水巽一眼，她走到圆桌旁，径自挑了个位置坐下来。

卫凌云看了看坐在他身旁的包通通，从怀里取出一方手帕递给她，“喏，把汗擦一擦吧。”包通通毫不客气的接过手帕擦汗。

卫凌云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花心浪子，连对不认识的女孩子都这体贴。

紫嫣虚假的笑问，“通通，你不是说明天才要来的吗？”“哼，我要是明天来的话，还遇得到你吗？”包通通顺手拿起卫凌云手边的茶喝了一口，紫嫣干笑两声，“通通，你这是什么话嘛。你都传消息来说你要来了，我当然会在这等你。”早知道她昨天拿到包子后就该溜了。谁会想到一向不说假话的包家这次会放假消息出来。

包通通轻哼一声，“是吗？”她直接从卫凌云手上拿走他的筷子和碗，开始吃东西。

卫凌云好奇的看着包通通，她一向都这么自动的吗？问都不问一声，就拿走他的碗筷。还有刚刚那杯茶他喝过了世，她竟然还敢端起来喝。

“嗯，包姑娘……”“什么事？”包通通瞥了他一眼，又低头努力剥着虾子。

“呃……你拿的是我的碗筷。”端着一碗虾子，包通通边吃边看着卫凌云，“我知道啊。可是我没有碗筷用。”“你拿了我的，我就没得用了。”卫凌云试着和包通通讲理。

包通通想了想，嗯，他说得也对。“那我们共享吧。”“嘎？”共享？怎么共享？一人一根筷子不成？那碗怎么办，把它切成两半？他还是叫人再添一副碗筷好了。卫凌云看看四周，咦，怎么一个伺膳的仆人都没有？原来自从紫嫣来到雷家堡后，她就规定吃饭时仆人只要把菜端上来，就可以离开，不必在一旁伺候。她的说法是，没道理要人家饿着肚子看着她吃，还要伺候她。

看卫凌云一脸傻愣，包通通不耐烦的再重复一次，“我说我们共享。”这男人是怎么回事，这么简单的事都不懂。

“怎么共享？”他真的不懂，两个人怎么共享一副碗筷？“你喂我啊！”包通通把碗筷塞回卫凌云手里，“我要吃鱼。”她指指摆在水巽面前的红烧鱼。

卫凌云十分无奈的叹了口气，“包姑娘，这不成的。”他干脆不要吃，把碗筷让给她好了。

包通通奇怪的看了他一眼，“为什么不行？你看大家不都是这样。”纤指一伸，指了指其它人。

卫凌云看看在场的众人，雷大哥正喂着他的新婚妻子，亘也在喂他怀里的水灵，颜姑娘在喂水巽，而帮主则不停的夹菜到颜姑娘碗里。

“这……”看着一脸坚持的包通通，卫凌云淡淡一笑。“好吧，你想吃些什么？”包通通先是死盯着卫凌云，而后十分豪气的拍拍他的肩。

“你真不愧是天下第一花心浪子，随便一笑都这么有魅力，难怪没有女人可以拒绝得了你。”她拿起杯子又喝了一口茶，“对了，我说我要吃鱼，你忘了啊？”“喔，我没忘。”谁说没女人拒绝得了他，这厅里的每个女人都不受他的魅力影响。

尤其是他眼前的这一个，才刚要他夹鱼给她吃，然后又转过头去和另外三位姑娘聊天，完全忘了他的存在。

“包姑娘，你的鱼。”卫凌云试着唤回包通通的注意力。

包通通转过头，张口吃了鱼，又转回去和紫嫣她们讲话。

卫凌云自嘲的撇撇嘴，眼前的事实让他愈来愈怀疑自己的魅力了。

包通通这时又转回头，随意说了句，“我要吃鸡。”又转回去继续长舌。

不久，雷安捧着一只托盘走到水巽旁边，托盘上面叠着五个小蒸笼。

“巽少爷，您的包子蒸好了。”水巽高兴的欢呼一声，“谢谢你，雷安哥哥。”他取走小蒸笼放在桌上。

“巽巽……”水灵低声唤着正要吃包子的弟弟。

水巽假装没听见她的叫声。哼，想跟他要包子，门都没有。

水灵轻拉向亘的长发，“亘……”向亘低头看着她，“怎么了？”水灵嘟着嘴嚷道：“巽巽不把包子分我，你帮我跟他要啦。”“他都不肯给你了，怎么会愿意给我？”“会啦，你跟他要，他一定会给你，巽巽很喜欢你的。”

水灵撒娇的说：“亘，你最疼我了，帮我跟他要包子啦。”看着在一旁吃得不亦乐乎的水巽，他戏谑的笑道：“这么嘴馋，连弟弟的包子都要抢。”“亘

“好，我知道了。”他抬头看向水巽，“巽巽。”“什么事？”哼，一定是臭姊姊要亘哥哥来跟他讨包子。

“可不可以给我一个包子？”向亘客气的问。这些包子是巽巽“千辛万苦”抢回来的，如果他不肯给，他也不想勉强他。

水巽看了水灵一眼，“好吧。”看在亘哥哥这么客气的份上，他就“施舍”一个给姊姊吧。

向亘把包子拿给水灵，宠溺的看着她。“高兴了吧？”水灵兴奋的直点头，掰开包子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小瓶子，撒了些粉末在包子上后，开心的吃起来。“亘，你要不要也吃一口？”向亘摇摇头，“不了，你自己吃吧。”“通通，你的蜡丸。”水灵把吃到的蜡丸丢回给她。

包通通哼了一声，接住水灵丢来的蜡丸，气愤难平。“大的偷包子，小的抢包子！”听到包通通的话，向亘讶异的看向水灵。“灵儿，你偷了人家的包子？”她真这么爱吃包家的包子？“我只拿了几个而已，谁教她不肯给我，小气鬼。她家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包子一大堆，给我几个又不会少块肉。”水灵理直气壮的说。

包通通瞪大了凤眼，“拜托，五十几个包子还叫‘而已’？是啦，少了包子是不会少肉，是会少银子。”她推推身旁的卫凌云，“喂，我要那块甜糕。不是那块啦，是旁边比较大的那一块。”向亘简直不敢相信，“你一口气吃了五十多个包子？”“才没有哩，我吃了好几天才吃完的。”为了避免被通通捉到，把包子抢回去，她还特地躲了五、六天，把包子吃完。

“那包子里的蜡丸呢？”向亘好奇的问。

“包氏一族”一向把写有消息的纸张封在蜡丸里，再把蜡丸跟着包子馅一块儿做成热呼呼的包子之后再送出去。听说这代表他们的消息是第一手，就像他们送去的包子一样，到手时还热呼呼的。

不过为了怕有人误吃了包子发现里头的蜡丸，包家的人还在包子里下有剧毒，据说除了包家人外，无人能解。

“里面的蜡丸我都还给她了，而且我也没有打开来偷看喔。”她把五十几颗蜡丸全放在一只酒瓶里，半夜偷偷溜进包氏古宅，把酒瓶放在通通房里了。

向亘无奈的摇摇头，“你真是嘴馋，竟然连人家传送消息的包子都偷来吃。”水灵笑嘻嘻的窝在向亘怀里，小声的在他耳边轻诉：“亘，那包子真的很好吃喔，下次我偷两个给你试试，好不好？”向亘偷瞄了一眼正在指挥卫凌云舀汤的包通通，打趣的说道：“我看包氏古宅现在一定布了天罗地网在等你，你还敢去？”“为什么不敢？他们又捉不住我。”水灵骄傲的笑着。

“亘，你到底要不要吃包家的包子嘛？”向亘笑着摇头，“不了，我不喜欢吃包子。”“你什么都不喜欢吃。”水灵心疼的摸着向亘的脸。“你太瘦了，要多吃一点才是。

你不要老顾着喂我，自己也要多吃一点呀。”向亘心动又感动的看着水灵，“我知道了。我会多吃一点把自己喂得胖胖的，好不好？”有人嘘寒问暖的感觉真好。

“好。”水灵心疼又担心的看着他，“我想我还是先开两帖补药给你补一补好了。”“好，都依你。”向亘温柔一笑，心里有种暖暖的感觉不断的冒出来。

包通通喝完最后一口汤后，把碗还给卫凌云，“喏，现在换你喝汤了。”说完，她再次转向紫嫣等三人，轻咳几声，打算算帐了。

她眨眨杏眼，娇滴滴的道：“我说，三位大少爷，你们可以还债了吧？”“嘎？”一听到包通通的话，紫嫣差点被口中的糕饼噎死，身旁的雷霆驰连忙斟杯茶给她。

喝完茶，顺了口气，紫嫣无辜的道：“通通，你在说什么债啊？”她打算赖掉。反正有她老公在，通通就算想谋杀她，也得先过她老公那关。

包通通眯起凤眼，低声道：“姓颜的，你想赖帐是吧？”紫嫣耸耸肩，反正当时也没有订契约，所以不算违约。

再说，以后想查资料的话，她直接找啸傲帮就行了。反正只要水灵出马，向亘一定会愿意帮忙的，到时她得了情报又不用给钱，多好。

包通通愤恨的瞪着紫嫣，很清楚这臭女人心里打什么主意。她转头看向蓉蓉，“蓉蓉”蓉蓉连忙摇手加摇头，“通通，这件事和我没关系喔，我很早就把帐批下去了。”通通的表情吓死人了，她不赶快撇清，大概不到半盏茶的工夫，她就玩完了。

包通通将杀人般的目光调向水灵，“水痕……”水灵害怕的将脸埋在向亘怀里。

“通通，你别瞪我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问大姊，是她将东西挡下来的。”她努力将一切责任都推给紫嫣。

紫嫣不敢相信的看着水灵和蓉蓉。

她们这算什么姊妹嘛！当时可是大伙儿都同意赖掉这笔帐的，现在她们竟将事情全推到她头上来了。

“紫嫣，敢不把事情给我，看我怎么对付你！”该死的女人，竟连她包通通的帐都敢赖。“包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雷霆驰连忙出声问道。看来紫嫣她们欠了这位包姑娘债。不过，以紫嫣的财力会还不了吗？还是她存心赖帐？“你问她啊。”包通通狠狠瞪了紫嫣一眼。

“紫嫣？”雷霆驰疑惑的看向妻子。

紫嫣偷偷看了包通通一眼，害怕的吞吞口水，“其实这是……呃……”

“哼，说不出来吗？好，我替你说。”包通通气愤的转向雷霆驰，“雷公子，你娘子说话不算话。她当初跟我们‘包氏一族’约好了，只要我们替她放假消息给韩不群，她愿意以十张‘新时代联合经营’的金卡做为代价。现在事情完了，她就想赖帐不还。”

雷公子，你说我应不应该生气？”纪龙飞恍然大悟，“大嫂，原来你是用这法子要‘包氏一族’替你放假消息啊。”包家在江湖上市出了名的死要钱，大嫂这般大手笔的重利诱惑，难怪包家会愿意自砸招牌，毁了一向不给假消息的好声誉。

不过说到底，包家还是赚，因为韩不群死后，又有谁会知道包家放假消息？真不亏是“包氏一族”，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算盘总是可以打得辟哩啪啦响。

“紫嫣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当初你既然答应了人家，现在怎么可以赖帐。”雷霆驰轻声指责妻子。

当初多亏了“包氏一族”，韩不群的事才能这么快就解决。现在事情告一段落，就打算过河拆桥，怎么说他们都是理亏的那一方。

紫嫣扁扁嘴，努力装出一脸无辜。她提起雷霆驰的衣袖擦擦眼角，无限委屈地道：“我又不是不给，只是一时忙忘了嘛。前一阵子又要忙成亲的事，又要注意京城郊外房子的进度，哪记得了那么多事情呀。”说完还吸吸鼻子。

雷霆驰见状连忙搂紧她，低声道歉。“对不起，紫嫣，我不是在教训你，真的。你别哭了，好不好？”紫嫣忍住笑，倚进丈夫怀里，低着头轻声的说：“可是你好凶喔。”雷霆驰自责不已，“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大概是我说话太大了。你别介意好不好？”“好。”紫嫣抬起头柔顺的回答。

包通通着实佩服紫嫣，这女人太厉害了，三两下就从无耻的赖帐者变成无辜的受害者。

“喂，你到底什么时候要还债？”她和紫嫣虽然是朋友，但是生意归生意，没得商量，欠债就得还钱。

紫嫣瞪了包通通一眼，“好啦，待会儿就写一张收据给你，你自个儿拿去京城换卡啦。”这女人真是死要钱，算起来也是好朋友了，就没见过她给过任何折扣。

包通通得意的笑着。这次的任务算是完成了一半，现在该是清算另一半债务的时候。

“还有呢？”紫嫣气愤不已的大叫，“还有？你土匪啊！当初说好了十张金卡的，你别贪心想再多要。”可恶的包通通，被她 A 去十张金卡她已经够肉痛了，她还想要再多拿？下辈子吧！

包通通睨着她，“我不是想跟你多要金卡。不过如果你硬要给，我也没什么立场反对。”紫嫣对包通通扮了个鬼脸，“你等着吧！要卡可以，拿钱来换。”“我是要我家的蒸笼啦。”包通通决定不再打哈哈，开门见山的道。

“蒸笼？”紫嫣纳闷的看着她。

包通通忍不住出声痛斥，“你还给我装傻！你扣住了我家二十四个蒸笼不还，还死不承认。”“我什么时候拿了你家二十四个蒸笼？”“怎么会没有？”包通通气呼呼的站了起来，“每次你拿到一个包子，同时也收到一个装包子的蒸笼，我前前后后一共送给你二十四个包子，所以你应该有二十四个蒸笼。”“那又如何？”啧！她还以为是什么大事哩。

“你为什么不把蒸笼还我？”“我怎么知道那些蒸笼要还，你一开始又没说清楚。”紫嫣喂雷霆驰一小口糕饼，完全不在意一旁激动无比的包通通。

“你这是什么话？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拿了包子之后，要把蒸笼送还到包家的任何一个堂口，你还敢说你不知道！”她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半。

“我本来就不知道。更何况我又不是江湖上的人。”“好，就算你不是江湖人，你总该认识字吧。蒸笼上明明写得一清二楚，你别想赖。”紫嫣耸耸肩，“这你就不能怪我了，每次包子送来都不是我收的。”她指指水灵，“我只拿到蜡丸而已，其它的都不关我的事。”臭水灵，刚刚竟敢出卖她，现在就让她自个儿去应付通通。

包通通转向水灵，“我的蒸笼呢？”水灵瞪了紫嫣一眼后，一脸惭愧的看着包通通，“丢了。”每回拿到包子后，她就把包子吃掉，再把蜡丸交给大姊。她留着那些没用的蒸笼做什么？又不会再生出另一个包子来。

包通通面容狰狞的看着水灵，“你竟敢把我家的蒸笼丢了？！说，你为什么不还给我们？”“我怎么知道要还？”水灵虽然害怕，但仍鼓起勇气大声辩解。

“蒸笼上不是写了吗？”“哪有啊？”她吃了这么多包子，从没看到哪个蒸笼上有写那些字的。

包通通咚咚咚跑到水巽身边，拿走了一个蒸笼，把蒸笼的底部朝向大家，“喏，这不是有写。”水灵不屑的撇撇嘴，“你写在那里，谁会看见啊？”要写也不写在明显一点的地方。

写在蒸笼的底部，谁会注意到。

“为什么不会看见？”包通通忿忿不平的把蒸笼高高举起，“这么可爱的蒸笼，只要是正常人都会喜欢，一喜欢一定会拿在手上把玩，玩久了一定会不小心看到上面的字，看到之后，不就知道要归还蒸笼了吗？”才怪！水灵忍住吐舌头的冲动。谁会那么无聊去玩蒸笼？“我不管，你丢了我的蒸笼就得赔钱。”包家人是永远不吃亏的。

哼，说来说去还不是要钱。紫嫣淡淡的开口：“赔多少？”一个包子都要一两了，天知道一个蒸笼要多少钱。

包通通放下蒸笼，对紫嫣微笑，“平常呢，收到蒸笼三天内不归还，每多一天要罚半两银子。你们欠了三、四个月了，如果一天一天算，恐怕你们也吃不消。看在咱们朋友一场的份上，我不和你们计较那么多，蒸笼就算你们买走好了，一个算你们二两银子就好。”每个人都讶异的看着笑容满面的包通通，朋友一场，一个原本才三、四十文钱的蒸笼还要二两银子，如果不是朋友，那还得了。

紫嫣各瞪了水灵和包通通一眼，“好啦，待会连金卡的收据一块儿给你。成了吧？”就会死要钱。现在不赶快把蒸笼的钱给她，等会她后悔了，一个蒸笼又不知道要多少钱了。

纪龙飞不敢相信的看着包通通，他今天终于见识到什么叫“势利鬼”了。

难怪江湖上传言如果拿了“包氏一族”的蒸笼不还，或逾时归还，就会受到严厉的处分。如果一天不还不就罚半两银子，那欠个把月，不就赔到破产了吗？他再看看包通通和紫嫣，心头顿时浮出一个疑问：现在的女人都这么恐怖吗？

吃完晚餐后，一群女人全聚集在蓉蓉房里。

“通通，你今天来就只为了要价啊？”水灵跷着脚，边咬苹果边问。

拿到收据，包通通心情顿时开朗许多，总算有闲情逸致聊些别的了。

但见她神秘的笑着，打开从水巽那儿拿回来的红色包袱，取出两个卷轴，“你们还记不记得我上回告诉你们的事情？”紫嫣翻翻白眼，“通通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好象告诉我们很多事。你现在这样问我们，谁知道你在说什么？”一旁的蓉蓉也同意的点点头。

包通通摸摸鼻子，不好意思的笑笑。“不好意思喔！没办法，我心情太好了。噢，看你们的样子，好象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难道我还没说吗？”水灵必须费尽心力，才没将手中的苹果核去向包通通。

蓉蓉也被包通通的迷糊震得手肘一滑，差点整个人摔下椅子去。

“通通”紫嫣深吸一口气，努力扯动僵硬的唇角，“你说了这么多，好象还是没说到重点。”“真的？”包通通诧异的瞪大明眸，“你真的不知道我在说什么？上回还是你建议我这么做的世。”三人再也忍不住了，齐声朝一脸“单纯”的包通通大吼：“重点！说重点！”她除了对钱精明外，其它事一概蠢得可以。

“你们真的忘了我说过想找个人生孩子的事吗？”唉，说到这她就伤心。谁教她实在是太优秀了，说她是包家百年来最优秀的接班人都不过。

她是很厉害没错，可是她担心有朝一日，她辛辛苦苦管理的“包氏一族”会毁在下一任傻蛋身上。上回和紫嫣三人聊过这项隐忧后，基于她不想成亲的原则，紫嫣就建议她找个人生个孩子算了。

后来她想想也对，找个同是优良品种的男人，生下的孩子铁定会更好。

“你是说你已经怀孕了？”紫嫣一脸惊骇。上回她只是开开玩笑而已，没想到通通竟然真的听进去了。

包通通推了紫嫣一下，嗔道：“哪有那么快啦！我只是找了几个恰当的人选，想找你们商量看看哪一个比较适合。”她晃晃手上的两个卷轴。

“这些都是？”蓉蓉瞪大眼看着她手中的两大卷轴，“通通，你不觉得人太多了吗？”包通通摇摇纤手，“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多啦。”她将手中的红色卷轴放在桌上，“这个卷轴内是我觉得最最理想，但也最不可能达成的候选人。”她感伤的摸摸卷轴，长吁短叹。

然后，她又将另一个卷轴放在桌上，“这个卷轴则是我列出十大可能达成的理想人选。”“通通，我们可不可以先看红色的那卷？”大家最感兴趣的是她心目中最理想的候选名单。

包通通一脸满足的说：“这真的是最棒的。”她将卷轴打开后，紫嫣、水灵与蓉蓉马上凑了上去。

“啊”水灵震惊的大叫一声。

不理睬尖叫的水灵，紫嫣不解的问道：“通通，怎么只有一个名字？”

“唉，我之所以将他独自写在这里，是因为他是最棒的，无人能比。他既是神医，人又长得俊俏无比，当年还有江湖百年第一美男子的称号。可惜他二十年前失踪了，不然的话”紫嫣截住她的话，“通通，我觉得这名字好熟悉喔。”她转向水灵，“灵儿，这人是不是你老爹呀？”她记得以前曾听水灵提过她爹的名字。

蓉蓉轻声读着，“水独行……没错，是水伯伯的名字。”她以前也听二姊说过。

“他有什么好的？”水灵不屑的撇撇嘴。没想到她家的老头那么有名，都隐居二十年了，还有姑娘为他痴迷。

“水独行是你爹？”包通通双眼霎时一亮。

“别想了，他不会愿意的。”水灵淡淡打破她的美梦，“就算我娘答应，我老爹也不会肯的。”可能还会因为娘答应，而闹个十几二十年。

“真的？你爹真的那么爱你娘？”传说中望月教的教主月珏是天下第一美人，也难怪水独行对她那么痴心。

“如果你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巽巽。”水灵指向一进房间，就坐在角落猛吃包子的水巽。

“嘎？找老爹生孩子？”水巽干脆的说了句：“他不会肯的。”老爹才舍不得离开娘呢。

“真的？”水巽肯定的点头，“爹爱死娘了，天天黏着她，就连我和姊姊的醋都吃，他绝对不会答你的。”包通通突然直勾勾的瞪着水巽，而后一把抱住他，兴奋的直叫：“就巽巽好了！巽巽年纪小小就长得这么漂亮，长大后一定比水独行更好看。”水灵冲过去一把抢抱过水巽，骂道：“你这女人有病啊！这么小的孩子也不放过。”

你想生小孩想疯了是不是？”她瞪了包通通一眼，“朋友弟不可戏，不准你打巽巽的主意。”包通通叹息又叹息，无奈的打开另一个卷轴，“好吧，那我就只能从这些人选里挑了。”这次换紫嫣大叫了。

包通通掏掏耳朵，“紫嫣，你干嘛叫这么大声，想吓死人呀！”早知道就不坐她旁边了。

紫嫣怒冲冲地死瞪着她，指着名单上的第一个人选，“你干嘛写我相公的名字？”说完，她拿起毛笔将“雷霆驰”三字涂掉。

“哎呀，你这么小气做什么，我又不是要跟你抢丈夫，只是想借一下而已。你相公是个挺不错的男人，生下来的孩子肯定很优秀”她还想再说，瞧见紫嫣杀人的目光后，连忙干笑两声，摸摸俏鼻，“没关系，我人选还很多。”自己也拿了笔又在雷霆驰的名字上再画上几条线。

看看名单上的人名，再瞄瞄一旁的水灵，包通通趁水灵还没发作时，赶紧将第二个人名向巨涂掉。

水灵莫名其妙的看着她，“通通，巨不好吗？”包通通淡淡一笑，“没什么，同行相忌而已。”“喔。”众人了然的应道。

蓉蓉突然拉拉紫嫣和水灵，“你们看！”手指着名单上的第三个人名。

紫嫣和水灵同时惊呼出声，“韦天鹏！”包通通诧异的看向惊叫不已的三人，“你们认识他？”紫嫣率先开口，“前阵子他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”她简单叙述当初与韦天鹏相识的经过。

“原来如此。”包通通点点头，“也只有他才有能力做到那些事了。”水灵马上讨好的拉着她，“通通，你知道他是谁啊。告诉我们好不好，当初他说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他的身分。”包通通看了众人一眼，“好吧。”她一脸神秘的说：“他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还是一位王爷呢。”紫嫣三人闻言暗吃一惊，“他是王爷？”难怪当初他可以……包通通再看了看名单，叹了口气，拿起毛笔也把韦天鹏的名字涂掉。

紫嫣奇怪的看着她，“你干嘛不选他？他很不错世。”包通通抬起眼，欲言又止。“总之他不行就对了。”紫嫣看包通通不想回答，也就不勉强她。

“通通，为什么没有纪龙飞的名字？”“他不好，家累太多。而且啸傲帮的北斗七星太厉害了，万一他们以后跟我抢孩子怎么办？”看到名单上没有纪龙飞的名字，蓉蓉不自觉的笑了。“那卫凌云呢？他怎么也没在名单上？”卫凌云也是难得一见的美男子，更何况他又是啸傲帮的右护法，地位也不低。

“是啊，他长得又好看，体格也很好。”紫嫣连忙附和。她最好赶快把通通推给卫凌云，要不然改天这女人真的跑去勾引她相公，那还得了。

通通叹了一口气，“我本来也考虑过他，毕竟他长得那么好看，人又不错。可是……他是出了名的花心浪子，谁知道他有没有毛病？”她暧昧的朝众人眨眨眼。

“你没去查查看吗？”紫嫣好奇的问。包家不是宣称没有他们查不到的事吗？“这事怎么查？躲在他床底下偷听，还是偷看？”包通通不屑的哼道。紫嫣看起来这么聪明，没想到竟问出这么蠢的问题。

“直接问他不就成了。”水灵建议。既然暗的不行，就来明的嘛，做什么那么辛苦的查来查去。

“他会说吗？”这主意是不错啦，可是他会愿意回答吗？听说男人对这种问题很敏感的。

“不说就算了，反正你也没什么损失。”水灵轻弹了下手指。

“也对，那我待会儿就去问他。”包通通高兴的把卷轴收进包袱里。“不过问了之后我要怎么做？勾引他吗？可是我不会呀。”紫嫣一脸神秘的对包通通招招手，打算对她面授机宜。

“哎呀，灵儿你过来干嘛？我又没叫你。”她推开一直靠过来的水灵，“你別再过来了。”水灵不高兴的嘟着嘴，“为什么我不能听？我也可以帮忙出意见啊。”看她一脸坚持，紫嫣叹了口气，决定干脆与大家分享好了。

不过还是有一人不能听。紫嫣走到水巽面前蹲下，“巽巽，你去找其它人玩好不好？”她不等水巽回话，就把他抱到门外，接着“砰”的一声把门关上。

四人低声交谈一会儿，包通通又有疑问了。“可是，万一他还是不要呢？”紫嫣想了想，也对喔，人家卫凌云什么阵仗没见过，通通这种不入流的勾引手段，他大概不放在眼底。

“那我也没有办法了。灵儿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”水灵奸笑两声，从水巽没带走的包包里掏出好几瓶瓷瓶，再从自己怀里也拿出几瓶，各倒出一些粉末和一和，拌一拌。

她将粉末包起来交给包通通，“有这个就成了。你只要将它加在茶水中就行。”紫嫣、通通与水灵同时露出坏坏的笑容。

一旁的蓉蓉不解的望着得意的笑个不停的三人，“那个纸包里是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会有效？”紫嫣看看水灵与通通，再看看蓉蓉，淡淡的笑道：“蓉蓉乖，你年纪还太小，这种事你不可以知道。等你再大些，我再告诉你。”蓉蓉应了一声，也就不再问了。

紫嫣一脸暧昧的勾着包通通的肩，在她耳边轻声的说：“通通，你明天一定要记得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喔。”她一直觉得卫凌云怪怪的，可是又说不出是哪怪，今天正好让通通去试试他。

“再说吧。”包通通挥挥手，转身离开。

看着包通通离去，紫嫣转过头，直勾勾的看着水灵，嘴角带着一抹戏谑的笑容。

“灵儿，这两天怎么老找不着你，你是不是跟谁在一块啊？”水灵骄傲又甜蜜的说：“我都和亘在一起，你们当然找不着我啰。”紫嫣轻哼了一声，“叫得那么亲热。前一阵子还对人家喊打喊般的，现在却成天黏着人家不放。我说灵儿啊，你怎么突然转性了？”水灵笑嘻嘻的拉住紫嫣，“大姊，我前一阵子不是老作噩梦吗？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思考我作噩梦的原因，后来终于给我想出来了。你们猜是什么？”“是什么？”水灵笑道：“原因就是亘。我发现我只要一不见着他，就会作噩梦。”紫嫣奇怪的看着笑得得意无比的水灵，“所以……”“所以我就决定一直跟着他，这样我就不会再作噩梦。就连留香院的李嬷嬷也这么建议”她话还没说完，突然“砰”的一声，房门被撞了开来。房里的三人被吓得跳起来。

向亘全身扬着怒火，站在门口直瞪着水灵。

原来这几天她突然对他那么好，只是为了利用他来避免作噩梦。没想到他的一片真心换来的竟是这种结果！

向亘心痛的再看了水灵一眼，一语不发的转身离去。

“亘”水灵才要追出去，就被紫嫣拉住了。“大姊，你放开我啊，我要去追亘。”“你不可以去。”紫嫣摇摇头，“他现在那么生气，再让他看到你，岂不是火上加油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谁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来。”跟随向亘一

块儿出现的雷霆驰也出声劝告。“紫嫣说得对。巨现在那么生气，你说什么他都听不下去，弄不好他会……”水灵眨眨眼，“真的？”雷霆驰语重心长的点头，“真的。所以你……”他话还没说完，水灵就飞也似的奔出房间。他转头疑问的看着紫嫣，“她要去哪？”紫嫣惊叫一声，“糟糕！”“怎么了？”雷霆驰被她叫的也紧张起来。

紫嫣叹口气，转头跟蓉蓉道晚安，便拉着雷霆驰走出房门。

“紫嫣，你还没回答我啊。”雷霆驰站在门廊，不肯再移动半步。

紫嫣拍拍他的手臂，“唉，向巨危险了。”

9

水灵站在向巨的房门口，看着坐在椅子上，已经气得脸色发黑的向巨。

好现象，他比她想象中的还要生气。不过她最好还是让他更生气点，这样一来就保证万无一失了。

水灵无声的走进房里，转身关上门后，看都不看向巨一眼，就自个儿跑到后室换衣服，准备睡觉。

向巨眯着眼，看着忙进忙出的水灵。难道她不知道他在生她的气吗？进门后都不看他一眼。她就这么不在乎他，连他是喜是怒，她都不在意？难道在她心中，他只是她避免作噩梦的工具，他的喜怒哀乐之于她，一点都不重要？向巨会想愈气，会想愈伤心，看着水灵的眼光也愈来愈冷。

水灵背对着向巨，兴奋得眼睛都笑弯了。要不是她一直告诫自己不可以笑出声，只怕向巨早就瞧出她的诡计了。

水灵笑咪咪的跳到向巨身边，“巨，你气完了吗？如果气完了，我们就可以睡觉了。”闻言，向巨的火气更旺了。

看向巨气坏的模样，水灵得意极了。呵呵，事情愈来愈顺利了，今天她一定可以……“巨，你别不说话嘛，我好困喔，我们快点上床睡觉吧。你不陪我，我又要作噩梦了。”水灵撒娇的推推向巨的背。

听到水灵最后的那几句话，向巨顿时爆发了。

他霍地起身站在水灵的面前，咬牙切齿的说：“水灵！你到底把我当成什么，你睡觉抱的玩具，还是你的枕头？在你眼里，我只是一个避免你作噩梦的工具，是不是？”要不是水灵太兴奋于即将发生的事，她早就被向巨的表情吓死了。

看她仍是一脸不在乎，也不为自己辩解，向巨再也受不了了。

“好，你爱利用我，我今天也让你尝尝被利用的感觉！”揽腰抱起水灵，向巨大步走到床边，毫不怜惜的将她丢在床上。

水灵看着站在床边脱衣服的向巨，兴奋得差点就要笑出来。

不行！她不能笑出声来，不然巨就会知道她是故意气他的，那他就不愿意和她一块儿试那件事了。

对了，大姊以前说过，这时候愈挣扎，男方就愈无法控制自己。嗯，她最好假意挣扎，这样巨才不会怀疑她。

“巨，你……你要做……什么？”不错，声音够逼真。水灵满意的想着。

向巨冷哼一声，“你说呢？”他俯下身子慢慢靠近她。只是他总觉得好

象怪怪的，有些事情不大对劲，但他又想不出来。

“亘……你……别这……样……”哈，愈装愈像。

向亘愈靠近水灵，那种奇怪的感觉就愈明显。好象有事情不大对。

只不过他实在太生气了，气到失去平常的冷静，气到无法静下心来仔细思考。

水灵假意推着向亘的胸，嘴里还不停的说着：“亘……你不要……这样……”向亘抓住水灵挣扎的小手，固定在她的头顶上。他低下头，目光冷漠的看着水灵，“怕了吗？”水灵连忙点头，“对，很怕。”真的不对劲。向亘努力想从水灵眼里看出不对劲之处。

看到向亘怀疑的眼神，水灵更努力的挣扎。

挣扎中，她的衣襟不经意的松开了。

看到她襟口露出的雪白肌肤，向亘不能自己的低头亲吻她。

他的唇随着他的手愈吻愈低、愈吻愈热。“灵儿”等等！他想到哪里有问题了。

向亘突然抬起头。果然，他看到水灵笑得像只偷腥成功的猫，脸上除了激情外，还夹带着一抹兴奋。

该死！他又被她骗了。

向亘瞪了水灵一眼，气闷的离开她身上。

“你又骗我！”他背过身，气愤的指责。他不敢回过头看她，现在的她比平时更难令人拒绝。

水灵坐起身，瞪着向亘僵直的背，嘴里咕哝着：“我哪有？”真可惜，被发现了。

向亘怒火冲天的转过头，却又连忙转了回去，声音沙哑的低吼：“把你的衣服穿好。”“不要！”“你……”向亘转过头闭上眼睛，不顾水灵的抗议，草率的帮她拉好衣服，才又睁开眼生气的咆哮：“你设计我！”“我哪有？”她就是死不承认，怎样！

“你故意让我更生气，然后我就会……就会……”向亘又恼又气，这女人老想着要试那件事，平时就不停引诱他，没想到她今天更过分，竟然趁他生气的时候算计他。现在他根本不知道是该哭还是该笑。

再待在这，谁知道待会儿他会不会又被她骗回床上去，完成她最想做的事，他今晚最好还是睡别处吧。

向亘直起身就要离开。

水灵一把将他推回床上，自己恨恨地下了床。“你不用走！这是你的房间，你用不着离开，我会走的。你放心，从今以后，我都不会再来吵你了！”呜呜……她就这么差吗？不管她怎么引诱他，他总是无动于衷的推开她。

大姊说过，一个男人是无法拒绝自己喜欢的女人的，可是他却三番两次推开她，也许他根本就不喜欢她，只是又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

没关系，就算他不喜欢她，一定还有别人喜欢她、欣赏她。天底下的男人又不是只有他一个。

可是，她真的很喜欢跟亘在一块，很喜欢他抱着她的感觉……怎么办？她还没离开这个房间，她就已经开始想他了。

她真的完蛋了。

水灵哭丧着脸，准备到后室去换回衣服离开。

听到水灵的话，向亘脸都白了。他紧抓住她的手腕，颤声道：“你……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“你不用那么兴奋。我知道你讨厌我，根本不喜欢跟我在一起。你放心，从今天起，我不会再来烦你了，我会离你远远的，不会再让你心烦气闷。”水灵红着眼，努力要甩开向亘的箝制。

这女人有病啊！他什么时候说过那些话了？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已经为她疯狂了，现在她却说他讨厌她、不喜欢看到她。难道因为尊重她而不信侵犯她，换来的就是这种结果？好，既然她把他尊重她，不肯和她随便发生关系想成是不肯要她，那他就让她知道他有多喜欢她、多爱她、多想要她！

向亘用力一拉，把水灵拉到自己怀里，不给她任何说话的机会，低下头热情的封住她的唇，抱着她一起倒向床上。

水灵睁着迷蒙的双眸，小手攀着向亘的颈子，低声唤着他的名字，快乐的承受他的重量。

向亘热情又怜惜的吻着水灵，解着她衣服的当儿，也腾出手拉下床前的丝帐，掩住了一室的缠绵。

包通通站在卫凌云的房门外，整整衣服后，敲着房门。

“包姑娘，有事吗？”卫凌云意外的看着门外的红衣女郎。

包通通娇媚一笑，“卫护法，我有件事想请教您，可以吗？”卫凌云直觉的点点头，“什么事？”“我可以先进去吗？外头有点冷呢。”说完，她直接推开挡在门口的卫凌云走了进去，还转身将门关上、问好。

“包姑娘？”卫凌云诧异的看着包通通。

包通通娇笑两声，“卫护法，你不介意我开门见山的问你问题吧？”“不会呀。”他早该习惯她的自动自发了。

包通通眨眨眼，暧昧的看着卫凌云，“你有没有毛病？”“什么？”“我说，你那么花心，有没有染上什么毛病？”包通通无视卫凌云一脸的惊吓，依然故我的提出问题。

卫凌云涨红脸低吼：“没有！”包通通有些怀疑。“你确定？有没有找大夫看过？”卫凌云又羞又气，这女人究竟是怎么搞的？竟然问他这种问题！

“喂，你还没回答我呀。你到底有没有找大夫看过？”包通通拉着卫凌云的衣襟娇声问着。

“我根本就没有过……算了！我说没有就是没有。”卫凌云怒吼着。

包通通眨眨眼，还是有点不太相信。“你很确定？”“你要不要试试？”卫凌云气得头顶冒烟，不经思索的冒出一句。

包通通点点头，“好呀。”她拉着他往床铺走去。

卫凌云张口结舌的看着开始轻解罗衫的包通通，“呃……包姑娘，你……”“哎呀，云，你别这么见外，叫我通通就成了。”她开始解着卫凌云的腰带。

“你……你在干嘛？”卫凌云一惊，连忙推开她。

包通通娇嗔的瞪了他一眼，“云，你干嘛推我啦？”说着又搂住他的腰。

卫凌云红着脸，想拉开包通通，又怕碰到她的身子。“包姑……娘，你快……放手。”包通通抬起头，疑惑的看着卫凌云。他不是有名的花心浪子吗？怎么她一抱住他，他就紧张成那样？难道他……不会吧！江湖上每个人都说是出了名的花心，怎么可能不会的，除非传说有误。

再看看他那张脸，怎么看都像是花心浪子；除非他也和她一样，有一

副不实的外表。

愈想愈有可能，他八成是因为长成那样，大家便硬栽赃他是什么花心浪子。

嗯，再试试就知道了，如果他不是什么花心浪子就更好了，至少她不必担心他有什么毛病。

包通通放开环在卫凌云腰上的手，一双凤眼娇媚的望着他。

卫凌云看到包通通放开他，立刻松了口气；正打算劝她离开时，又被她下面的举动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
包通通动作迅速地除去身上的外衣，现在的她只穿了件肚兜而已。

“云，你干嘛光站在那看着我，动也不动？”她说说着就偎入卫凌云的怀里。

卫凌云这回真的被包通通吓呆了。她她她……不会真的想……一回神，他发现包通通已经解开他的外衣。

“你……你别乱来。”他就是不敢伸手拉开包通通。他现在只要一拉她，就会碰到她雪白滑嫩的肌肤，他实在是不想也不敢。“你……你别又……脱我……的衣服。”“哎呀，你干嘛这么害羞，又不是没经验。”包通通撒娇的轻捶卫凌云的胸口。

“我……我是没……”一阵敲门声打断了他的话。“你快把衣服……穿起来，有……人来了。”他再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连忙推开怀里的包通通，深吸口气，转身去开门。

“帮主。”他意外地看见纪龙飞站在门外，“有事吗？”纪龙飞奇怪的看着衣衫不整的卫凌云，“凌云，你睡了吗？”时辰还早呢。

听到纪龙飞的问话，卫凌云不禁想起房内的包通通。想到她曼妙的身段，他脸愈来愈红。

纪龙飞担心的看着他，“凌云，你还好吧？”他的脸为什么那么红？他不过是问他睡了没，又不是什么奇怪的问题。

卫凌云才要回答，就感觉到一双滑腻的小手从身后环住他的腰。

“云，你在跟谁说话？”包通通环抱着他，从他身后露出半个身子。“纪帮主，是你啊。你来找云聊天吗？”纪龙飞不敢相信的瞪大眼，看着身穿卫凌云外衣的包通通。“没……没有，我……我就要走了。”凌云真不愧是江湖第一花心浪子，他和包通通用晚膳时才认识，现在两人却……奇怪，凌云小时候明明很害羞的，怎么才几年光景，他就变成这样？看到纪龙飞转身要走，卫凌云连忙拉住他，“帮主，你既然有事找我，我们就到庭院去谈吧。”纪龙飞看了包通通一眼，暧昧的笑了。“不用了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理我了。”他拉开卫凌云的手就要离开。

“别……你别走啊。”卫凌云连忙又拉住纪龙飞的手臂，眼睛不停的向他打暗号。

“凌云，你……”纪龙飞话还没来得及问完，就看到包通通拉开卫凌云拉住他的那只手，整个人依入卫凌云的怀里。

“纪帮主，你真的不进来坐坐？”她眼眸带娇、唇角含媚的问。

“不了，我要走了。”纪龙飞非常识相的转身离开。

包通通一等纪龙飞离开，转身就把卫凌云推回房内，然后落了门闩。

卫凌云紧张的看着又要脱衣服的包通通，“包……姑娘，你……你别……别又……脱衣服。”包通通性感的睨了卫凌云一眼，“不成世，天气太

热了。”她依然故我的脱着衣服，“还有，叫我通通。”“包姑……通通。”看到包通通瞪了他一眼，他连忙改口。

“什么事？”愈看他愈觉得传说有误。她敢肯定卫凌云一定不像传说中一样，是个没心少肺的花心公子。

卫凌云被包通通看得毛毛的，紧张的干笑两声。“通……通，你要……不要喝茶？”不等她回答，他颤抖的倒了杯茶，放在她面前。

包通通别有深意的看了眼卫凌云颤抖的手，嘴角浮起一抹了然的笑，慢慢走近他身边。

“你……别过来啊。”卫凌云退了又退，最后跌坐在床上。一察觉自己坐在床上，他连忙跳了起来。

包通通站在床边看着手足无措的卫凌云，忍不住娇笑出声。“云，你很紧张？”卫凌云红着脸，嘴硬的说：“我……没有！”“是吗？”她一把将他推倒，低头俯视着他。

看着离他愈来愈近的包通通，卫凌云紧张得语无伦次，“通……通，你……别这样，你……”他干脆闭上眼，不敢再看她妩媚的娇颜。

卫凌云感觉到包通通温热的唇紧贴着他的，之后的事，他再也无心理会了。

最后浮上他脑海的念头是：遇到这样自动的女人，他还能怎样？唉，也只有认了吧。

水灵一张开眼，马上觉得全身酸痛不已。她眨眨眼，嘴角带笑的摸摸身边。咦，亘怎么不见了？她心一惊，连忙拉着棉被坐起身。

“你醒了。”向亘面无表情的坐在床边看着她。

水灵一看到他，高兴的就拉他的手，向亘却站起身，避开了她。

“亘？”水灵被他的动作吓了一跳。他是不是后悔了，所以不想她碰他？向亘深深看了水灵一眼后，就转开了头。“对不起。”声音中没有丝毫温度。

水灵闻言红了眼，“你说什么？”他真的后悔了，不然他不会躲开她，不肯看她，又跟她道歉。

“我们成亲吧。”他的声音更冷了。

水灵愣住了。忽然，她“哇”的一声，抱着棉被痛哭起来。

亘一定是不喜欢她，才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。呜……他要娶她一定是为了昨晚的事。

她不要他为了负责才娶她，他要他因为喜欢她而娶她。

呜……她那么喜欢他，他怎么可以这样对她？！水灵愈想愈伤心，愈哭愈大声。

向亘握紧拳头，一直命令自己不要转头看她。因为他怕看到她脸上的得意，更怕看到她脸上出现后悔、恨他的表情。

但是所有的伪装在听到她的哭声后就消失了，他再也无法保持冷静。

他大步走到床边坐下，心疼的看着她，想伸手揽她入怀。但一想到她不喜欢他，跟他在一块儿只是为了利用他，伸出去的手又收了回来。

“灵儿，我知道你并不想嫁给我，但是经过昨晚，我不认为我们俩之间还有别的选择。”水灵抬起满是泪痕的小脸，低位道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嫁给你。”她不要他为了负责任而娶她。

“你没有选择的余地。”忍着心痛，向亘冷冷的看着她。她真的只是在利

用他，对他没有半分情意。

“谁说我没有！我要回水谷去，我要去找我爹娘，一辈子都不要再离开水谷了！”水灵伤心的叫着。

“你不准走，我们三天后就拜堂成亲。”“不要，我就是要走！”“你如果走得了的话，你尽管走。”向亘冷冷的吐出一句，“我相信没有啸傲帮留不住的人。”“你……”水灵气愤的看着向亘，他竟然威胁她！

她气得扑上前，哭着捶打坐在她面前的向亘，口里还不断的喊着：“我讨厌你！我不要嫁给你，我不要……”向亘白着脸，任由水灵捶打，不反抗也没有推开她。

水灵愈想愈伤心，愈打愈小力，最后，她再也打不下去了。

激动的抱住向亘，她边哭边叫：“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我那么喜欢你，那么爱你，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，为什么不爱我？”听到水灵的话，向亘登时愣住了。她喜欢他、爱他？水灵又一把推开向亘，目光坚决的看着他。“我不会嫁给你的，就算要我死，我都不会嫁给你！”看着一脸愤恨的水灵，向亘突然轻笑出声。他温柔的用衣袖擦干她脸上的泪水，不顾她的抗议，连被带人的把她抱到腿上，紧紧的拥着。“灵儿，你会嫁给我的。”“我不要。”她死命的想要挣脱他的怀抱。

向亘柔情万分的看着她，轻声问：“为什么不要嫁给我？”“你又不喜欢我，我不要你因为负责才娶我。你放开我！”“我不放，一辈子都不放开你。”向亘将她拥得更紧，爱宠的亲了她额际一下。

“谁说我不喜欢你的？”水灵放弃了挣扎，颓丧地低语：“我自己可以感觉得到，不用人家来告诉我。我又不是笨蛋。”“是吗？”他挑高眉，戏谑的看着她。

“死向亘，你不喜欢我就算了，还取笑我！”说着说着，她又要哭了。

向亘连忙柔声安慰，“灵儿，你别哭，是我不好，我不该取笑你。你不要哭好不好？”“不要，我就是要哭！”水灵使性子地叫。

“灵儿乖，是我不好，我求求你不要哭了。”向亘不断的向她认错。

“不要！”她把脸埋在向亘怀里，语音不清的说：“我就是要哭，我要用眼泪淹死你。”向亘淡淡的笑问：“我淹死了你不心疼吗？”水灵哼了一声，仍然不肯抬头看他。

向亘把下巴靠在她头上，轻笑道：“灵儿，你这个样子教我怎么示爱？这可是我的第一次喔。我已经够紧张了，你这样子会让我更紧张，说不出话来的。”水灵仍埋首在他怀里，不肯看他。

向亘低头看着她，状似无奈的叹了口气。“好吧，既然你不爱听，那我就不说好了。”水灵立刻忿忿不平的抬起头，猛然伸手捏住他的脸，不停的拉扯，“你这个烂人、坏人，竟敢欺负我，还捉弄我！我要把你的脸捏得像馒头一样肿，让你见不了人。”向亘忍着痛，不敢拉开她的手，口齿不清的求饶，“灵儿，我错了，你放开我好不好？”水灵哼了一声，放过向亘已经肿起的脸。

向亘伸手抚抚脸，讨好的看着水里，“我就知道你会心疼我。”水灵又冷哼一声，把脸转向床内。

向亘轻轻扳回她的脸，两手珍惜的捧着，柔声的说：“灵儿，我真的爱你，非常非常爱你。你愿不愿意嫁给我？”水灵看着他，努力忍住要流下的泪水，点点头。

向亘终于松了一口气。紧紧抱着她，他戏谑的道：“一个百年鸡得一见的好相公。向夫人，你走运了，恭喜你找到了……” “亘，这里的风景好漂亮喔。”靠在向亘身边，水灵笑吟吟地指着眼前的美景。

向亘轻笑，“这附近还有一座瀑布，我小时候常一个人在那里练功。” “真的？那我要去看。亘，你带我去嘛。”水灵依在向亘怀里撒娇。

“好。”向亘拉着水灵的小手，往瀑布的方向走去。

“哇，这瀑布好大。”水灵张大眼看着眼前气势磅礴的瀑布。

向亘神秘的一笑，“灵儿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。”他牵着她的小手，带着她踏过水面，往瀑布内行去。

穿过水帘，眼前赫然出现一个大洞口。

“这个山洞好大喔。”水灵在偌大的山洞内跑来跑去，好奇的东摸西看。

“咦，这里怎么有毯子和蜡烛？”角落里有着折叠整齐的毯子和几支蜡烛，“还有几本书呢。”水灵侧着头，看着微笑不语的向亘。“有人住在这儿吗？不然怎么会有这些东西。”向亘上前搂着她的纤腰，两人一同坐了下来。

“是我住在这儿，不是别人。”看见水灵疑惑的眼神，他继续解释道：“我小时候练功时都待在这儿，想一个人清静的时候也会躲在这儿。”“都没人来找你吗？”水灵心疼的抚着向亘的俊脸。她明白他丧亲的痛苦。

“只要我一不见，二哥就会来这附近找我。”他回想起小时候的事。

听见纪龙飞的名字，水灵扁扁嘴，没有作声。

“除了我，没有人知道这个山洞的存在，所以当我心情烦闷、不想见人的时候，我就会躲在这儿。每当二哥来找我，又找不着时，就会在外头叫个不停，四处乱找。”他突然轻声笑了起来，“以前二哥只要一找不着我，就会边哭边喊着我的名字。他老是怕我想不开，我只要不见一会儿，他就会紧张的四处寻找。”好象从小只要有关他的事，二哥就变得特别爱哭。

水灵感动的眨眨眼，没想到纪龙飞那么疼爱亘。“好吧，看在他有替我好好照顾你的份上，我就不和他计较昨儿个晚膳的事。”“你喔！”向亘轻捏她的俏鼻，“这么爱吃醋，连二哥揍我一下都不行。”揽着向亘的腰，水灵甜蜜又骄蛮的宣告，“你是我的，怎么可以让别人乱摸。就算是纪龙飞也不行。”向亘笑了，为了她的霸道。

水灵心疼的抚着向亘半肿的俊脸，“对了，你昨晚怎么会突然跑来？”她差点忘了问他这件事。

“因为巽巽突然跑过来，大哥问他你们在说些什么，巽巽支支吾吾的也说不清楚，大哥怕大嫂又想跷家出去玩，就和我去找你们了。之后……”水灵哼了一声，“你昨晚干嘛跑那么快？我本来要说我后来发现自己喜欢上你的，结果你竟然气得跑走，今天早上还对我那么凶！”想起早上爱的冤枉气，她气得又要伸手捏向亘的脸。

向亘连忙掩住脸，讨好的说：“是我不好，都是我不对。你就别再捏了，你瞧我的脸都已经肿成这样了。”他到现在还在痛。

水灵又哼了一声。

向亘赶紧转移话题，“灵儿，我一直有个疑问。为什么你会作与我有关的噩梦？”他长得又不凶恶，应该不会使人作噩梦才是。

水灵依在向亘怀里，娇媚的睨了他一眼。“还不都是因为三年多前雾影湖的事。”向亘纳闷的看着水灵，“雾影湖？”传说中的雾影湖？水灵惊叫，“你竟然不记得了！我们以前在雾影湖见过的，那时你还对我……”她怨怼

的脱着他，委屈的跑到旁边，摊开毯子将自己里住，不再看他。

该死！他什么时候到过雾影湖？他连雾影湖在哪都不清楚。他还对灵儿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他一点也不记得了？向亘紧张的跑向水灵，将她拥入怀里。“灵儿，你相信我，不论我做了什么，我都是无心的。”“你是故意的！”水灵指控的喊着，“你没及时停下来就算了，还害我……还害我……”想到雾莲，她更伤心的掩住脸。

“嘎？”看灵儿难过成这样，他到底对她做了什么？“灵儿，我一定会补偿你的。”他以后一定会更疼爱灵儿。但是……他究竟对她做了什么？怎么他一点印象也没有？“好，那你把雾莲还给我。”“雾莲？什么雾莲？”向亘一头雾水。怎么又扯上传说中的雾莲？水灵愤恨的大叫，“你根本就不记得了，对不对？”向亘摸摸鼻子，乖乖的点头，歉疚的说：“对不起，灵儿。可是我真的不记得了。”“你踢我！”“什么？”水灵恨恨的戳着他的胸口，“你踢我！三年多前，我在雾影湖等雾莲开花，等了三、四个月。好不容易雾莲总算要浮出水面开花时，你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还踹了我一脚让我跌进湖里。等我浮出水面时，雾莲早就沉下去了。”向亘诧异的张大嘴，“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？”他连雾影湖在哪都不知道，怎么可能去过。她会不会是认错人了？“你还想赖！”水灵气愤的指着他。

“我没有。”向亘紧张的解释着。“我只是没什么印象。灵儿，我当时在那做什么？”水灵没好气的瞪着他，健忘的家伙，才三年前的事就不记得了。

“你当时不知道在追哪个该死的家伙，你只顾着追他，没看见我蹲在湖心的沙洲上，大脚一踹，就把我踹进湖里了。”向亘心疼地亲了下水灵的粉颊，柔声道：“我真的踢了你？灵儿，对不起。你那时不要紧吧？有没有受伤？”原来那个地方就是雾影湖。这么说来，他会和灵儿相识还得感谢刑老三啰。虽然他已经没法接受他的感谢了。

水灵又呵呵娇笑，“没事啦，我只是喝了几口水而已。”向亘一脸歉疚，不断斥责自己当时的罪行。“灵儿，你还生我的气吗？当时我真的不应该那么不小心的。”水灵甜媚的轻捶了下他的胸口，“傻瓜！我要是还在生气的话，早就不理你了……等等！”她突然一脸怪异的看着向亘，喃喃自语：“我现在该不会是在作梦吧？”不然他们俩的对话怎么会和她的梦境那么相似。

她赶紧看了看四周。好险，他们不是在雾影湖，总算安心一点点。

“灵儿，你怎么了，怎么突然不说话了？”向亘奇怪的看着一脸深思的她。

水灵抬起头，担心的看着向亘。这不会是梦吧？她毫无预警的捏住向亘的脸颊，用力扯动。

向亘痛呼出声，“灵儿，你为什么又捏我？”水灵松开手，担心的问：“亘，你觉得痛吗？”向亘抚着脸点点头，完全不明白她的动机。

“很痛吗？”水灵又问道。

向亘又点点头。

水灵松了一口气，“那我应该不是在作梦了。”幸好。

向亘狐疑的摸摸自己的馒头脸，“灵儿，你在说什么，为什么我听不明白？”轻轻揉着向亘的俊脸，她叹了口气。“我以为我又在作噩梦了。因为我们刚刚的对话和我的噩梦很像。”“我们刚刚说的话跟你的噩梦很像？”不会吧！这种对话算是噩梦？“唉，因为在我梦中，每回你搂着我说了一段话后，就会突然把我踹进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雾影湖，然后你会抛下我，一个

人跑掉。所以我才说是噩梦嘛。”“真的？灵儿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”向亘自责不已。

看他一脸认真，水灵忍不住噗哧笑出声。“呆子，那是梦，做不得准的。”她轻轻靠在他的胸口，“亘，你知道吗？我是因为那些噩梦才知道自己喜欢你的。”“为什么呢？”水灵抬起头柔情的看着他，“我发现我一直作着相似的噩梦。每回在梦里，你总是弃我而去，而我总是不停的在追你、找你。一找不着你，我就会好伤心、好难过。”向亘动容的看着她，伸手轻抚她的脸。

水灵握住他放在她脸上的手，“惊醒之后，我发觉那个感觉还是在。后来我终于想通了，我会作那种梦是因为我害怕，害怕在现实生活里你也那样对我，总是离我而去，对我不屑一顾，连头也不回。”向亘温柔的笑了。“所以你不痛的整我，要我记得你？”水灵朝他眨眨眼，“大概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吧。”“好吧！”向亘打趣的看着她，“看在你对我一片痴心的份上，我就不再计较你的冒犯之罪。”水灵朝他打躬作揖，“谢谢向护法不罪之恩。”向亘宽宏大量的拍拍她的脸，“好说，好说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

“亘，这还你。”水灵从怀里掏出木箫递给他。

向亘摇摇头，没有接过来。“灵儿，你留着它吧。”“为什么？”他不是一直想把这木箫要回去吗？“它是我爹去世前做给我的，对我来说，它是我爹留给我最有价值的东西。以前每当我想起我爹娘时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，睹物思人。”他珍惜的轻抚着木箫，“它的价值胜过任何奇珍异宝。”再看了木箫一眼，向亘把它塞回水灵怀里，“这木箫给你。”水灵伸手又要把木箫取出还给他，但被他阻止了。

“可是，它……”向亘摇摇头，“就是因为它对我这么重要，所以我才希望你留着它。”他突然顽皮的对她一笑，“我拿了你的望月龙环，总要吐点什么出来。”他晃晃手腕上的望月龙环。

水灵伸出手轻抚着望月龙环，想起当初把它套在他手上时的情景。她抬起头，温柔多情的看着向亘的眼，再摸摸怀里的木箫，语气十分坚定的说：“我会好好珍惜它的。”向亘满足的拥着心上人。二十年来，这是他头一次认为他还能再像他三岁时那样，过着幸福的日子，有灵儿，有他们的孩子，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家。

“我知道你会的。”他轻柔的吻上水灵艳红的唇。

向亘牵着水灵，两人打算循来时路回啸傲帮。

突然，前方不远处传来一阵小女孩的哭声。

“亘，我们过去看看好吗？”水灵扬起头问道。

向亘点点头，“也许有人受伤也不一定。”两人穿过小树林，赫然在一棵大树下发现一名跪在地上，两手交握，边哭边向上天祈祷的胖娃娃。

“老天爷啊，求求你派一名英俊的哥哥来救救我这个迷了路的漂亮小妹妹吧。求求你！”年约三岁的胖妹妹看着天空，不停说着自编的祷语。

突然，她听见一阵轻笑声，循声望去，“哇，谢谢老天爷，你真灵。”

胖妹妹感动的向上天道谢后，转身跳了起来，往水灵与向亘奔去。

胖妹妹一脸祈求的拉着水灵的衣摆，“两位英俊哥哥，你们是来救我的吗？”水灵蹲下来与胖妹妹平视，用衣袖擦干她脸上的泪痕，戏谑的说道：“对啊，我们是来救你的。”“真的？”胖妹妹高兴的拉着她的衣袖。

“真的。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看见她，就让她想起三岁时的巽巽。

“我姓庞，我娘都叫我涓涓。”庞涓涓乖巧的回答。

水灵抬头看了向亘一眼，两人相视而笑。这妹妹真的是人如其名胖妹妹。怎会有爹娘替小孩取这种名字？水灵忍住笑，“妹妹，你一个人在这里做什么？这里很危险的。”庞涓涓委屈的扁扁嘴，“我迷路了，找不到路回家。”“亘，你看怎么办？”水灵回头望向他。

“妹妹，你知道你家在哪里吗？”向亘也蹲了下来，面无表情的问着正瞪大眼睛看他的小女孩。

“冰块哥哥，你好酷喔！你都不笑的吗？”庞涓涓好奇的眨眨眼，也不害怕的拉着向亘的衣襟。

向亘唇线微微上扬，“妹妹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你家在哪里。”如果她不知道，他们也只有先将她带回啸傲帮，之后再派人出去探查她家的所在。

庞涓涓乖乖的点头，“冰块哥哥，涓涓知道家在哪里。我娘要我把地址记起来，免得找不到路回家。”她乖巧将地址背给向亘和水灵听。

于是，向亘与水灵就带着这名迷路的胖妹妹回家去了。

站在家门前，庞涓涓在向亘怀里高兴的笑着，“冰块哥哥、绿衣哥哥，这里就是涓涓的家。”向亘轻轻将她放下。

水灵轻笑，拍拍庞涓涓的圆脸，“妹妹，你既然已经安全到家，那我们就要走了。”庞涓涓连忙拉住水灵的衣角，“可是我还没向你们道谢呢。”“你打算怎么道谢？”水灵疑惑的看着黏着她的小女孩。

庞涓涓在水灵与向亘的脸上来来回回看了好几遍，最后她总算下了决定。“绿衣哥哥，我要把我最好的东西送给你。”她甜甜的笑。

水灵纳闷的看着她，“你最好的东西？”为什么她觉得她笑得有点恐怖？庞涓涓点点头，“我最好的东西就是我自己，所以我决定要嫁给你，以身相许来报答你。”晚上睡觉时，娘常告诉她一些知恩图报的故事。里头有些女孩为了报恩，最后都嫁给她们的恩人，所以她也要以身相许来报答她的恩人。救她的人有两个，虽然冰块哥哥也很英俊，可是绿衣哥哥长得比他这要好看，而且他又笑咪咪的，不像冰块哥哥都不爱笑，所以她决定报恩的对象就选绿衣哥哥好了。

“你要嫁给我？”水灵诧异的看着已经黏进她怀里的小女孩。

“对呀！”庞涓涓笑得更甜了。

水灵尴尬的轻咳几声，眼角瞥到向亘一脸好气又好笑。“亘，怎么办？”早知道刚刚就不救她了。

向亘忍住笑，上前将庞涓涓轻轻抱起，“妹妹，她不能娶你，她已经和别人有婚约了。”庞涓涓难掩脸上的失望，“这样呀。那冰块哥哥，我嫁给你好了。”“不行！”水灵惊叫一声。“妹妹，冰块哥哥的年纪对你来说太大了。不如这样吧，我还有一个弟弟，你嫁给他好不好？他只比你大三、四岁而已。”不论是谁都不能和她抢亘，所以她干脆就出卖巽巽好了。

“他帅不帅呀？”她择偶的第一要诀：一定要很英俊。

水灵连忙点点头，将庞涓从向巨怀里抱出来，不想让她再黏着向巨。“我弟弟很英俊喔，比我还好看。”“这样呀……”庞涓低头思考着。突然，她瞧见远方奔来的人影，“那是我娘！”

绿衣哥哥，你刚好可以向我娘提亲。娘”她转身不停的叫唤水灵趁她没注意，拉着向巨赶快跑掉。

在回啸傲帮途中，向巨疑惑的看着水灵，“灵儿，你这样随便帮巽巽订亲，巽巽会喜欢她吗？”据他对巽巽的了解，巽巽最爱的就是美女，还立下宏愿要娶个世界超级大美女做妻子。胖妹妹的长相以巽巽的标准来说只能算是可爱，这样的女孩，巽巽会喜欢吗？“哎呀，我当时只想着要脱身，哪顾得了那么多。反正一切都还要靠缘分啦，如果他们俩真的是一对，以后他们自己就会遇到的。”水灵非常不负责任的摆摆手，下了结论。

“你喔！”向巨只能无奈的笑。

一阵尖锐的童音破空而出。

“你这个臭老头，快放开我！”水巽被一名俊美异常的男子毫不留情的踩在地上，小胖手和小胖脚还不停的晃动，活像只小胖龟。

而他原本圆胖的双颊如今更是肿得半天高，很明显是被打肿的，而且凶手正是踩着他的俊美男子。

俊美男子听见水巽的咒骂声，又用力的踹了下他的背心。

紫嫣趁雷霆没注意时，溜烟跑了过去，纤手轻拍俊美男子的后背。

男子回头看了她好一会儿，面无表情的问了句：“什么事？”她干嘛对他笑得那么开心？紫嫣笑得甜极了，“你一定就是水独行，水大哥了。”正如紫嫣所言，这名男子就是水灵与水巽的爹，有江湖百年来第一美男子之称的水独行。

水独行好奇的看着对他猛笑的女孩。嗯，第一眼就让他很顺眼。“不错，我就是水独行。”紫嫣笑得眼都弯了，素手指着从进啸傲帮大厅，就自个儿挑了个位子坐下喝茶的美女，“那么那位一定就是江湖第一美人月珏，月姊姊吧。”水独行挑起剑眉，“那你又是谁？”紫嫣笑着指了指自己，“我姓颜名紫嫣，是灵儿的结拜姊姊。”水独行唇边勾起一抹笑意，“既然你是灵儿的结拜姊姊，为什么叫我水大哥？”这怪异的小丫头非常合他脾胃。

紫嫣三八的拍了下他的右臂，“水大哥，你长得这么俊帅，又这么年轻，叫你叔叔不是把你叫老了吗？”水独行朗声笑了，觉得她非常有趣。“那么我又应该怎么叫你？”紫嫣爽朗一笑，“叫我紫嫣就行了。咱们都是一家人，何必拘泥这些繁文缛节。你说是吧，水大哥。”水独行笑看着这个特立独行的女孩，“那么紫嫣，你叫我有什么事吗？”反正他向来就不是个遵从礼教的人。

“紫嫣姊姊救我！”水巽在地上挣扎着，小胖手还不停的举起求救。

紫嫣低下头，看了他一眼。“水大哥，不知道你可不可以先放开巽巽？”她出声解救被踩得快断气的水巽。“再怎么，他也是你儿子，这样对他似乎不怎么好。”水独行瞥了儿子一眼，哼道：“今天要不是有紫嫣帮你求情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”他才要提起脚放开水巽，就闻到一阵特殊的味道。他微弯身，抄起水巽的包包，从里头拿出一只小巧可爱的蒸笼。

“哎呀，臭老头，那是我的啦！”瞧见爹爹发现他的包子后，水巽挣扎得更用力了。

“吵死了！”水独行又踹了儿子一脚，才把他放开。

“我的，我的，那是我的包子。”水巽不停在水独行旁边跳着，想夺回他手中的蒸笼。

水独行不悦的瞪着他，“你再吵，小心我揍你！”“哇 臭老头！”抢包子不成，水巽哭着跑向一旁的月珏，“娘，呜……”月珏抱起水巽，淡淡地道：“被你爹打了吧。坏孩子，骗爹娘吵架。”她本想再责骂几句，看见水巽肿得像馒头的小脸，她心一软，伸手轻轻抚着，柔声问：“还痛不痛？”“呜……巽巽好痛，痛死了。”水巽捂着肿颊呜咽着。

“谁教你不听话，偷跑出谷。”她从怀里取出一个小瓷瓶，细心轻柔的帮他上药。

水独行打开蒸笼盖，边问道：“紫嫣，我那个不肖女呢？”“灵儿和向亘出去了，应该一会儿就会回来。”水独行皱皱眉，“谁又是向亘？”“向亘……”紫嫣暧昧的笑笑，“待会儿你就会知道了。”“喔。”水独行点点头。反正那个向亘只是个不相干的人，他压根不想知道他是谁。

他将包子凑近鼻尖闻了闻，“这包子哪买的？闻起来很不错哩。”回水谷前，他得记得多买几笼回去。

“真的？”紫嫣诧异极了。难道包家的包子真这么好吃？也许她该跟通通商量一下，合伙开几间包子专卖店。

“嗯，这包子真的很不错。”他拿起包子咬了一口，“尤其是这毒药下得好，正好把馅儿调制得更香嫩。”边说边吃着温热的包子。

紫嫣瞪大眼，急道：“水大哥，你没放解药世！”水灵和水巽吃包子前，都会先撒些解药在上头的。

水独行不在意的挥挥手，“如果下了解药，就会破坏包子的鲜美了。”“那中毒怎么办？”“这种小毒需要什么解药。”水独行不屑地看了儿子一眼，嗤道：“只有功夫太差的人才需要吃解药。”吃完包子，他把玩起小巧可爱的蒸笼。“这只小蒸笼真可爱。”翻过蒸笼，他看见蒸笼底下的几个大字，“真有趣，卖包子还要人家还蒸笼。”紫嫣还来不及说话，门口就出现了一黑一绿两道身影。

纪龙飞怒瞪着手拉手的向亘和水灵，正要破口大骂，水独行已经抢先发作了。

“臭小子，你拉着我女儿的手做什么？”“女儿？”纪龙飞听了，呆愣的叫出声。

雷霆驰瞧见他诧异的表情，淡淡的补了句：“水痕是女的。”紫嫣看了眼气得冒火的水独行，贼笑道：“那个人就是向亘。”嘻，这下有好戏看了。

“臭老头，你是谁呀？”水灵睨了水独行一眼，不想理他。

“姊”水巽哭着跑向水灵，泣道：“他打我！”小手指着大厅中央，傲视一切的水独行。

“哎呀，臭老头，你跑到嘍傲帮撒野就算了，居然还打我弟弟！”水独行气黑了脸，“灵儿，我是你爹世！你竟然不认得我！而且那小子本来就该打，谁教他害我跟珏珏吵架。”“灵儿，别对你爹这么没礼貌。”向亘看不过去，出声纠正水灵。

水灵正想反驳，水独行已经愤怒的冲了过来。

“想打架呀？臭老头！”她将向亘轻推到一边，正打算拔出软剑，却讶异的看见老爹冲向向亘，二话不说的跟他打了起来。

“哎呀，臭老头，竟敢打我的向亘！”她正打算上前修理臭老爹，却被人从身后抱住了。

“灵儿。”水灵回头，乖乖的叫了声：“娘。”“你这坏孩子，一出门就是三、四年，也不回家。”月珏搂着水里，哭得非常伤心。

“死小子，我家的家务事关你什么事？还敢教训我女儿！找死！”水独行边说边攻向向亘。

向亘不住后退，不想和灵儿的爹动上手。

在他不还手，水独行武功又高过他许多的情形下，向亘闪得非常狼狈，好几次险些丧命。

“亘，你快还手！娘，你快放开我呀。”水灵焦急的大叫，担心的看着快被老爹打死的向亘；偏偏娘亲像是没听见似的，抱着她猛哭，也不放手。

水独行非常不悦，毫不容情的攻向向亘，“臭小子，敢不还手，你等着被我打死好了。”心里十分妒恨女儿对向亘的关心。

向亘虽然听见水灵的叫唤，但他还是没有还手。

水灵看到向亘有危险，连忙出声喝止水独行，“臭老头，你再打他，我一辈子都不跟你说话！”水独行险险收回袭向向亘的一掌，震怒的回头，“你竟然为了这个丑男人不跟我说话？！”可恶的臭小子！

水灵这时已挣脱娘亲的搂抱，冲上前去护住向亘，“亘，你有没有受伤？”向亘摇摇头，“我没有受伤，你别担心。”水灵温柔的帮他拭去额角的汗水。

水独行恼怒的看着恩爱的两人，“灵儿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竟然不理我？我不准你拉那个丑小子！”他眼角瞥到向亘右腕上的望月龙环，吼道：“臭小子，你竟敢偷我家的望月龙环？”说完，又要上前教训他。

水灵连忙挡在向亘前面，“望月龙环是我套上的，臭老头，不准你胡乱诬赖他。”水独行气得又要出招，突然身后伸出一只小手拉住他。

“珏珏……”他无奈的回头。

月珏轻道：“灵儿要选他是她的自由，你别插手。”“可是……他……”水独行眼眶有些发红，“我不喜欢他！我不准他跟灵儿在一起。”月珏安抚着闹脾气的丈夫，“独行，你别这样，不然等会宠儿又不理你了。”不再理会他，她高兴的跑上前，拉住向亘的手。

“水夫人。”向亘很恭敬的唤了一声。

月珏上下左右的瞧了他好一会儿后，轻笑一声，“灵儿，这个人不错喔。”她摸摸向亘手上的望月龙环，“难怪你会把望月龙环套在他身上。”水灵从向亘身后搂住他的腰，向娘亲献宝似的笑道：“娘，亘很疼我喔。”她又皱皱柳眉，“可是，这跟我把望月龙环套在他身上有什么关系？”月珏睨了女儿一眼，“灵儿，你难道忘了我当初将望月龙环交给你时，说过什么话吗？”水灵纳闷的看看向亘，再看看望月龙环，“我没忘。娘教我的咒语我都有背起来，也没有背错。我上回还试过了。你说对不对，亘？”向亘想起上回泡莲花池的事，苦笑地点头。

月珏了然的望向水灵，她知道问题出在哪了。

“灵儿，娘教完你咒语后，不是告诉你这龙环是用来套住你未来夫婿的吗？你当时没注意听，是不是？”“嘎？有这种事？我怎么不记得。”她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，“娘教完我咒语后，我就一直很努力的在背咒语，怕会记不得。”月珏好笑的看着女儿，“那写着咒语的羊皮纸呢？上头也有写呀。”

水灵干笑两声，“我想我都背熟咒语，也不需要羊皮纸了，就把它放在装望月龙环的木盒里。”月珏叹息一声，指指向亘，“如果你不知道，为什么会将龙环套在他手上？”水灵吐吐舌头，又看看向亘。“只是碰巧的。不过没关系，反正我们就要成亲了。”

对不对，亘？”向亘嘴角带笑的点点头，将水灵拥进怀里，很诚恳的向月珏请求，“希望水夫人能同意我和灵儿的婚事。”“好呀，只要灵儿愿意，我都没意见。”月珏高兴的看着向亘。

水独行这时面色阴沉的插进来，“不行，我不答应！我不准你这臭小子娶我女儿！”“臭老头，谁问你的意见了！”水灵不开心的瞪着老爹。

“灵儿，你不能这样。”向亘轻声责备她。

水灵嘟着嘴，不依的叫道：“可是他……”水独行忍不下这口气，伸手打算揪住向亘。

水灵拉着向亘连退好几步，“臭老头，你愈来愈过分喔！”水独行不理睬女儿的怒吼，打算要狠揍向亘一顿；手才刚伸出去，一条乌黑的鞭子便扫了过来。

他不敢相信的看着阻挡他的鞭子，“珏珏，你……”水灵乘机拉着向亘闪离大厅。

“既然灵儿喜欢他，你就别插手了。”月珏收起鞭子，娇媚的拉着丈夫。

“可是……”“别可是了。”水独行还是很愤怒，遂打算寻找迁怒的对象。他带火的黑眸在大厅内扫视，马上在厅门旁找到了目标。“臭小子，你想去哪里？”他迅速的上前，将想偷溜的水巽拎起。

“臭老爹，放开我！”水巽两只小胖腿不停在空中蹬着。

“臭儿子，把‘水龙吟’拿来。”水独行拎着水巽晃了晃，却没有东西从他身上掉下。“你把水龙吟放哪去了？”“我才没有拿呢，你放开我啦！”水独行伸出左手在他胸口摸了摸，一把扯开他的衣襟，露出里头层层的布条。

纪龙飞见状，惊叫一声，“巽巽该不会也是女的吧？”众人诧异的看着水巽缠在胸口的布条，一时都忘了即使巽巽是个女娃儿，在这个年纪，也还不需缠胸。

水巽心眼一转，立刻呼天抢地起来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禽兽爹爹，你想对我怎么样？哎呀，你还摸我！禽兽啊！呜……你们大家快救我！”紫嫣等人听他这么一叫，心一惊，才想出声救他，就看见月珏坐在一旁猛笑。

水独行撇撇嘴角，将水巽往空中一抛，右手成刀在他胸口一划，力道拿捏得恰到好处，割开层层布条，却没伤到儿子。

随着布条断裂，有样东西从水巽胸口掉落下来。

水独行眼尖的从半空中攫住一块翠绿玉佩，冷哼一声，任由水巽“砰”的一声掉在地上。

“臭小子，下回你再偷拿我的玉佩，看我怎么修理你！”他已经完全将对向亘的怒气转移到儿子身上了。

纪龙飞怒瞪着坐在他左前方的向亘。

他们现在在开会世！亘不专心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发呆傻笑，简直是藐视他的存在嘛！

而且亘还骗他……他从来没有这样对他过。

自从水灵出现以后，亘不止瞒骗他水灵的性别，还凶过他。什么时候

开始，他的小向巨竟然变了？看见向巨嘴角的那抹傻笑，纪龙飞努力忍住冲上前吼他一顿的冲动。

向巨忍不住叹了一口气。虽然他和灵儿的婚期已近，但他总希望能够得到水灵父亲的赞同。为了这件事。他已经向水伯伯请求很多遍，可是他就是不答应，而且还老找机会打他、偷袭他，让他不知要如何了结这件事。

抚着手腕上的望月龙环，他情不自禁的露出笑容。

原来望月龙环是灵儿家用来选夫婿用的，幸好他以前没让灵儿取下来。它可是他们俩的定情之物。

聚在议事厅的帮众，全都担忧又害怕的看着傻笑的向巨，和一脸怒气的纪龙飞，心想不知什么时候，帮主会忍不住上前摇醒左护法？想着想着，坐在他们两人附近的帮众，都很有默契的将椅子拉离他们远一点。

就在这时，议事厅的门口出现一抹绿色的纤影。众人惊艳的看着已换上绿色女装的水灵，惊叹声从一张张咧开的嘴里不住的传出。

水灵在偌大的议事厅中来回顾盼，想从围坐着的二、三十人当中找出向巨。

下一刻，她在众人的惊呼声中飞扑向向巨。

她一把抱住发呆的向巨，坐在他腿上娇声轻喊：“巨。”向巨反射性的抱住扑过来的绿影，“灵儿，你怎么来了？”真巧，他才刚想到她，她就出现了。

水灵娇媚的笑着，“我想让你看看我新做的女衫。你瞧好不好看？”她张开双臂，在空中晃了晃，活像绿蝶展翅。

向巨着迷的看着她，傻愣的忘了回答她的问题。

水灵失望的叫道：“不好看呀？”早知道她就穿另外一件了。

一旁的卫凌云伸手推推僵住的向巨。

回过神的向巨瞧见水灵失望的垂着小脸，担忧的托高她的下巴，“灵儿，你怎么了？”“我就知道这件新衣不好看。”她气愤的扯着衣袖，“我应该穿另外一件的，这样你就不会觉得我不好看了。”“谁说不好看了？我觉得你穿这件绿衫很美、很漂亮。”“真的？”水灵双眼一亮。

向巨点点头，“你本来就很漂亮，现在穿上女装就更美了。”水灵巧笑倩兮的倚在向巨怀里，“那我以后天天穿女装给你看，好不好？”向巨紧揽着她，温柔笑道：“当然好。”这一番浓情蜜意差点把在场的人吓昏。曾几何时，他们冷峻的左护法也会笑了，还会对姑娘甜言蜜语！

水灵掩住嘴，秀气的打了个呵欠，揉揉眼睛将脸靠在向巨的胸膛上。

“灵儿，你没睡饱吗？”他低头看着快睡着的佳人。

水灵又揉揉眼睛，应了一声。“早上你走了以后，我本来还想继续睡的，可是爹又跑来吵我，硬要我跟他回水谷。我让他吵得烦了，只好换个地方继续睡。回到雷家堡后，我才睡了一会儿，我订做的衣裳就送来了。”她又打了个呵欠，“然后我就赶紧打扮好，让你瞧瞧我穿女装的模样。”向巨心疼的抚着她眼眶下的阴影，“灵儿，以后等睡饱了再忙这些也不迟。你这样我会心疼的。你要不要回房再睡一下？”“不要，我要在这里陪你。”她撒娇的抚着他垂落在颊边的长，“好不好？”纪龙飞眼红的看着眼前恩爱的两人。

哼，他是绝不会答应让水灵留在这儿的。他们是在开会世，又不是在聊天。更何况这两人简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居然敢在他这个帮主面前卿卿我我。

待会亘问他可不可以让水灵留下来时，他一定要大声的拒绝他。哼，这就是不把帮主放在眼里的下场。

谁知向亘看都不看他一眼，直接对怀中的水灵柔声说着：“好吧，可是你要乖乖的。”水灵柔顺的点点头，“好。”看她这般柔顺乖巧，向亘忍不住低头轻吻她的粉颊，“灵儿，这会议很沉闷的，你闭上眼先睡一下，等会开完了，我再叫醒你。”纪龙飞闻言，心头一把怒火直飞九重天。

呜……亘没认识水灵以前很尊敬他的，没想到他现在眼里只有水灵，连她闯进他们的会议都不在乎，也没询问他，就让她留下来。

纪能飞生气又伤心的重击一下桌面，大声吼道：“不开会了！”随即冲出议事厅。

众人愕然的望着他怒气冲冲地奔了出去。

“左这法，帮主他……”“没关系。”二时爱闹脾气的老毛病又发作了。

“可是……”众人还是有些迟疑。

抱起已睡着的水灵，向亘冰冷的望了众人一眼，“会议明大再开。”说完就抱着水灵离去。

日子匆匆又过了数日，向亘与水灵的婚礼也在水独行的抗议下举行了。水灵端着碗，快乐的跨过门槛，步进啸傲帮总舵的大厅，朝向亘走去。

“亘，你快把这碗补汤喝了。”她将手上捧着的汤药端给夫君。

向亘将汤药放在桌上，把水灵搂进怀里。“灵儿，你别忙，先坐下歇会儿。”自从和灵儿成亲以来，她每日总会为他煎炖补品。

“亘，你趁热赶快喝嘛。今儿个我在鸡汤里加的可是药中圣品，喝了不但可以强身，还会增加功力。”水灵端起桌上的鸡汤，递给他。

向亘接过鸡汤，张口要喝 “等一下！”一声暴喝如狂风般从厅外扫入。

水独行忿忿不平的奔向向亘，“臭小子，那是我女儿炖给我喝的鸡汤，你竟敢偷喝！”“臭老头，你胡说什么，那是我炖给亘喝的！”水灵赶紧将鸡汤从水独行手中抢回，“亘，来，你的鸡汤。”“灵儿，爹喜欢，你就给爹喝吧。”“不行！”水灵大声拒绝。“臭老头，你很过分喔，每回我炖东西，你都来强抢。”她炖好的东西泰半是被老爹硬抢走的。不行，这次她绝不能再让老爹得逞。

“灵儿……”水独行发出哀怨的悲鸣。

水灵撇过头去，不理他。

“灵儿，”向亘也出声了。“你不能对爹这样。”对向亘的援助，水独行在心里不屑的哼了一声。他可不敢将他的不满表现出来。

他本来要大闹灵儿婚礼的，但是珏珏严厉警告他，不准他轻举妄动。他想，不能阻止婚礼，那揍揍向亘出出气总不为过吧。可是灵儿威胁说要是他敢找向亘麻烦，她就再也不理他了。

哼，光听那丑小子叫他爹，他就有股冲动，要把他打得不成人形。

呜……早知道灵儿出谷会遇到这个臭小子，他一定把她五花大绑，再把她关在水谷十几年。

“可是，这是人家要炖给你喝的。”臭老爹，老爱和亘抢东西。

向亘温柔的抚着她的发丝，“没关系，先给爹喝，下回你再炖给我。”水灵不甘不愿的点头，又心疼的摸摸他俊俏的脸，“下回你可不能再让给爹

喝了。

还有，你要改掉不吃早膳的坏习惯，那样对身体不好。”她轻啄他的脸颊，柔声道：“以后有我照顾你，我一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”“灵儿。”向亘动容的拥紧妻子。

“灵儿。”水独行哀怨的看着女儿。呜呜，灵儿自从成亲以后就不跟他玩了，现在她只向着那个臭小子。就连他想喝碗鸡汤，还得向她千求万求，而且还不见得有得喝。

呜呜……他这个做爹的真没面子。

“喏，老爹，你的鸡汤啦！”水灵将汤碗递给水独行，顺便赶他离开。

之后，她跑回她的老座位 向亘的腿上坐好。“亘，你最近很忙吗？”“还好，事情都处理得差不多了。”他伸出衣袖帮她拭去额上的汗水，“怎么了，有事吗？”水灵双眼发亮的凝望着他，“亘，你记不记得我们是在哪里遇见的？”向亘淡淡笑了，“雾影湖。”看来她是想去雾影湖，才会突然问他有没有空。

水灵撒娇的赖在他怀里，“亘，我们到雾影湖去看看好不好？那里是我们第一次相见的地方，很有纪念的价值呢。而且……”“而且什么？”向亘低下头，疑惑的看着她。

水灵咯咯一笑，“亘，从我们第一次相遇到现在，已经快四年了喔。”向亘恍然大悟，“我看去雾影湖的主要原因，是因为雾莲要开了，不是要纪念什么吧？”水灵不好意思的扯着他的衣襟，“哎呀，都是一样的嘛，反正还不是要去同样的地方。”向亘好笑的点点头，“好好好，向夫人，不管你要去哪，我向小青蛙随时奉陪，行吗？”终曲雾影湖一黑一绿的两道身影蹲靠在湖中的小沙洲上。

“亘，你看，那就是雾莲。”水灵指着自水中缓缓升起的花苞。“其实我们应该要感谢雾莲呢。那时要不是有它，你也不会有机会踹我一脚，我也不会追了你三年。”向亘凝视着水灵兴奋的笑颜，温柔似水的颌首道：“是啊，要不是因为这雾莲，我们也不能认识了。”他揽紧娇妻，又笑道：“我很高兴你来找我，报那一脚之仇。”水灵笑倒在他怀里，“算了吧！我仇还没报到就嫁给你了。”“你仇还没报？哼，不知以前是谁竭尽所能的整我喔？”向亘佯装被整得很惨的模样。

水灵噗 o 赤一笑，轻吻他的俊脸，娇声道：“对不起嘛，我又不是故意要整你。你自己说过你要原谅我的，你能再怪我了。我不也发了誓，以后不再整你。”向亘摇摇头，拿她没辙。“灵儿，要你不整人太困难了。”水灵嘟嘴抗议，“哪有这回事，我才不会乱整人呢。”向亘斜睨着她，宠爱的笑道：“是吗？”水灵气呼呼的撇过脸，“不理你了啦！”突然，她大叫一声，指着水面，“亘，快看，雾莲要开了。”她忙将小手探向雾莲，打算在最佳时机将它摘下。

不久，向亘讶异的看着雾莲再度缓缓沉下。

他看向水灵，疑惑的问：“灵儿，你怎么没摘下雾莲？你不是一直很想要它吗？”水灵摇摇头，甜甜的对她笑道：“我本来很想摘的，可是当我要摘下它的刹那，我突然觉得很感谢雾莲；要不是有它，我也不能认识你了。想了想，我觉得应该让雾莲待在它该待的地方，也许以后也会有人像我们一样，因雾莲而结缘。”向亘柔情万千地将水灵拉起，牵起她的小手，两人缓步离去。

“灵儿，你以后都不再想摘雾莲了？”他开玩笑地问。“你舍得吗？雾莲可是很珍贵的喔。”水灵甜笑的扑进向亘怀里，“我只要有你就好了。”向亘喜悦的笑了，心中充塞着满满的感动与爱意。

他反手紧搂住她，低哑地道：“我也是。”温暖的阳光洒落地上，将相拥的人影缓缓拉长。

当浓雾渐渐散去时，在雾影湖畔某个不起眼的角落，一座石碑缓缓露了出来。

老旧的石碑上满布着厚厚的青苔，上头隐约可见题有一首诗 皓烟雾影湖缥缈，终年蒙境绝人影雾莲隐身难谋面，救命圣药乃上品远世流传仙降临，荷莲轻点负使命三生说情谱爱恋，花蕊绽放结缘因雾影湖传说外一章水巽一蹦一跳的走出雾影湖。

在湖畔的石碑处停下来，他得意洋洋的晃晃手中这沾有水珠的雾莲，再回过身去，望望那依旧雾气氤氲的湖泊。

“哈，这有什么难的，凭我水巽一人，不也摘到雾莲了。”等他拿雾莲回嘯傲帮，看大家还敢不敢看扁他。

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油纸，他将雾莲包好，放进包袱里。

这回的赌约，他是赢定了。

往前走了一段路后，他突然听到一阵哭声。一时好奇，他循声走了过去。

“呜……我要死了……臭蛇、烂蛇，竟然咬我！呜……来人呀，快来救我啊！可怜年轻貌美的我就要香消玉殒，真是红颜薄命啊！”一名身材圆滚滚、胖嘟嘟，约六、七岁的小女孩抱着右脚坐在河旁哭得死去活来。

水巽忍住想仰天大笑的冲动。

有没有搞错呀！这么胖的小女孩也叫貌美？这真是他活了十年来听过最好笑的笑话了。

而且她一张圆脸还沾满了泥沙，脏兮兮的。

“喂，胖妹妹，你别再叫了行不行？很吵世！你的嗓音又不好听，声音又那么大，可不可以请你收收口，别再叫了。”水巽帅气的倚在树旁，夸张的掏掏耳朵，向前方哭得很惨的小女孩抱怨。

小女孩看到突然出现的俊美小男孩，双眼倏地一亮。但在听见他的抱怨后，她难掩愤慨，一股怒气猛地窜了上来。

“这位哥哥……呜……你是来救我的吗？”小女孩勉强将愤怒隐藏起来，可怜兮兮的看着这个帅哥哥。说不定他可以救她，还是先别急着翻脸。

水巽走上前，将包袱搁在地上，抬起她的右脚查看伤势。

“天哪，胖妹妹，你这只腿怎么这么重啊。哥哥劝你最好克制一下，你再这样重下去，以后铁定嫁不出去。”他一边帮她疗伤解毒，一边数落她的身材。“哥哥我有一帖减重药，你要不要？很有效喔。”小女孩忍住挥他一巴掌的冲动，哽咽地道：“哥哥，你会解蛇毒？”她故意忽略他刚才算是好心，但刺耳得紧的问话。

“胖妹妹，算你走运，哥哥我正是毒蛇克星、解毒高手。这种蛇毒我三岁就会解了。”水巽拍拍小女孩的脸，戏谑的说：“你的脸也好肿喔，是不是也被蛇咬了？”小女孩死瞪着又低头为她解毒的水巽。

臭小子，敢取笑她胖。她哪有多肥！他瞎了他的小猪眼是不是？算了，看在他教了她一命的份上，她大人有大量不和他计较。

“哥哥，你好厉害喔。我叫韦青湄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已经报出自己的大名，他可以不要再叫她胖妹妹了吧。

水巽看都不看她一眼，仍低着头帮她处理伤口。

包扎完毕后，水巽拍拍韦青湄的小象腿，“好了，没事了。回家请你爹娘帮你买些清血消毒的药吃吃就可以了。不过你的腿也真够粗了，这布条寻常人都可以用来捆两只腿，你看你，连捆一只腿都不大够用。你真的应该减肥了。”他忽然想起她刚刚的问话，“对了，帅哥哥我叫水巽。”看她满脸的眼泪和泥上，他好心地用衣袖帮她擦擦脸。没想到除去脸上的泥土后，这个胖妹妹倒长得还满可爱的。

韦青湄感动的看着水巽，这个坏小孩虽然挺没家教，不过人还算不错。看在他帮她治疗又擦脸的份上，她就不跟他计较叫她“胖妹妹”和嫌她“腿粗”的无礼之罪。

谁知她还没来得及感动完，又被水巽下面的话气得差点吐血。

“瞧你一脸蠢相，大概没念过什么书，巽哥哥就好心的教教你吧。‘巽’为风，是易经里的第五十七卦，又解为逊，有谦虚、退让的意思。懂了吧，胖妹妹。”韦青湄努力忍住冲上去咬死他的冲动。死家伙！才刚觉得他人不错，他又开始取笑她了。哼，亏他名字取得那谦虚，人却自大得要命。

而且她说了她叫韦青湄，不是胖妹妹，他是猪吗？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。还敢取笑她蠢没念过书，他才大字不识几个哩。

不行，她要报复！居然敢取笑她韦青湄，简直找死！

韦青湄眨眨眼，趁水巽还没站起身，她飞身扑过去，将他扑倒在地上。

她趴在水巽身上，眉开眼笑的说：“巽哥哥，谢谢你救了我。”她亲热的搂着他，亲得他一脸口水。

“喂，胖妹妹，你还不快下来，你很重世，我快被你压到没气了。”水巽拚命想推开趴在他身上的韦青湄。

压死你最好！韦青湄掩住得意，甜蜜的笑着。“巽哥哥，你救了我，我无以为报，只有以身相许，一辈子做牛做马来报答你了。”水巽登时愣住了。

她疯啦？他才不要娶她呢！她这么胖，若跟她成亲，他不是被她压死，就是被她吃垮了。

水巽更加努力地想推开韦青湄。

这时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叫唤声，“郡主？小郡主，您在哪？”听见这叫唤声，韦青湄心眼一转，甜道：“巽哥哥，有人来找我。你跟我回家去，我们找我爹娘先为我们定下婚约，等我们再大点，就可以拜堂完婚了。”又亲了水巽一脸口水后，她跳了起来，往远方高声叫道：“我在这边，你们快点过来。”此时不逃，更待何时！

水巽看了韦青湄最后一眼，抓起包袱连滚带爬的逃走。

韦青湄转身看着水巽逃离的身影，嘴角带着得意的微笑。“敢取笑我？哼！”翻开手掌，她右手一抛一接，一块鲜绿玉佩在阳光下闪烁着璀璨的光芒。

《全书完》

